凡尔纳选集

蓓根的五亿法郎



蓓根的五亿法郎

儒勒·凡尔纳著　联　星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蓓根的五亿法郎
〔法〕儒勒·凡尔纳著
联　星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6.25 印张　2 插页　115 千字
195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25,001－225,000 册　　定价 0.52 元

内 容 提 要

“蓓根的五亿法郎”是一本科学幻想小说，同时又是一本揭露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小说。作者通过两个学者的形象阐明了两个科学家的道路。

印度贵妇人蓓根的一笔五亿法郎的遗产，三十年后终于找到了继承人：一个是法国的善良的医生沙拉赛恩；另一个是德国化学教授苏尔策，这两人平均分得了这笔遗产。沙拉赛恩医生用他分到的遗产建设了一座理想的城市。城市一天比一天繁荣，居民们过着劳动、幸福、和平的生活。而苏尔策教授却相反地建立一座军火工厂，生产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其目的是屠杀人类，破坏和平居民的幸福生活。青年工程师马尔赛为了人类的理想，他深入虎穴，探悉了军火工厂的秘密，粉碎了苏尔策的阴谋。最后，苏尔策教授终于被他自己发明的冷气弹炸死在自己的密室里，而这座兵工厂也就为和平的人民所有，不再制造武器，而制造为人类幸福所需要的农业机器和工业装备了。

JULES VERNE
LES CINQ CENTS MILLIONS
DE LA BEGUM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1929

目　　次



1 夏尔泼先生出场

“这几份英国报纸编得真不坏!”这位和善的医生坐在一张皮靠背椅上，向后一仰，自言自语地说。

沙拉赛恩医生从小到大就好自言自语，他把这当做一种解闷的方式。

沙拉赛恩医生有 50 岁了，五官端正，银丝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清澈有神，相貌庄重而又可亲，令人一见就会觉得他是一位正人君子。这天早晨，沙拉赛恩医生虽然在服饰方面并没有过分讲究，可是却早已刮好了脸，带上了白领。

他旅居在布赖顿一家旅馆里，在他住的房间里的家具上和地毯上散摊着《泰晤士报》、《每日邮报》和《每日新闻》。

10 点钟才敲过，沙拉赛恩医生已经在城里逛过一圈，同时还参观了一所医院，回旅馆又读了几份伦敦的主要报纸，这些报纸全文刊载了前天晚上他在国际卫生学学会的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他研究“血球验算”的报告。



沙拉赛恩医生在看英国的主要报纸。

他面前，放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一份火候适中的烤牛排、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和几片涂着牛油的烤面包，这种烤面包是英国女厨师用面包商特制的一种小面包巧妙地烘焙的。

“真是!”他重复说，“这些联合王国的报纸真是编得好极了，实在没什么可挑剔的了！……副主席的讲话，那不勒斯[①]的亚高涅阿医生所作的答复以及我的报告，所有这一切都报道得及时、真实而又恰如其分。

“‘这是杜埃[②]的沙拉赛恩医生的发言。这位声望卓著的会员是用法语讲的。他一开始说：诸位会原谅我用法语发言的，我不会讲贵国的语言，但是你们听法语的能力肯定地比我的英语要强得多。……’

---

① 意大利地名，在那不勒斯湾北岸。

② 地名，在法国北部。

“占了五栏小号字！……我真看不出来到底是《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好呢还是《每日邮报》的那篇好……写得再确切不过了！”

沙拉赛恩医生正在思忖，“礼宾大师”[①]——对于一位如此整齐地穿着黑礼服的人物，人们是不敢加以轻蔑的称呼的——亲自来敲了一下门，问“莫苏”[②]是否可以接见客人。

“莫苏”是英国人认为必须对所有的法国人普遍采用的一个统称，如同他们认为必须用“西尼奥”[③]来称呼意大利人，用“海尔”[④]来称呼德国人一样，否则就会失礼。再说，也许他们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传下来的老规矩无疑地有它方便的地方：一听就知道他是哪国人。

沙拉赛恩医生接过递给他的那张名片。他很奇怪在这人地生疏的地方会有人来拜访他。当他念了那一方块小纸片的时候，就越发惊讶了：

夏尔泼先生，Solicitor

伦敦安普登南路93号

他知道“solicitor”这个英文字的意思相当于“法律顾问”，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一位包揽词讼的先生，介乎录事、

---

① 盛大宴会中负责礼仪等事宜的人。此处实指侍役，含嘲讽意。

② 法文的“先生”（Monsieur），正确的发音是“没修”，此处英国人误念为“莫苏”（Monsiou）。

③ 意大利文的“先生”（Signor）。

④ 德文的“先生”（Herr）。

法律顾问和律师之间，也就是过去的所谓诉讼代理人。

“真有点见鬼，我跟这位夏尔泼先生会发生什么纠葛呢？会不会是一件意料不到的麻烦事？……”他暗自寻思。“你肯定他是找我的吗？”他问道。

“啊！是的，莫苏。”

“好吧！请他进来吧。”

“礼宾大师”引进了一位还算年轻的男客，沙拉赛恩医生第一个印象就把他列入“骷髅族”里边。

他的两片薄薄的嘴唇，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干瘪的嘴唇，又长又白的牙齿，羊皮纸似的皮肤包着的凹陷的太阳穴，木乃伊似的脸色以及他那看起来好象两个螺丝孔似的灰色的鼠眼……“骷髅”这一类的形容字眼用在他身上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他那付骨头架子从头到脚都隐没在一件大方格子的北爱尔兰外套①里，手上提着一只漆皮的旅行包。

他进来以后，匆促地打了一下招呼，放下皮包和帽子，径自坐了下来，开口说道：

“我是小威廉·亨利·夏尔泼②，是彼格夏联合事务所③的负责人之一……阁下是沙拉赛恩医生吗？”

“是的，先生。”

“大名是弗郎索瓦·沙拉赛恩？”

“正是鄙人的名字。”

---

① 英国的一种宽长外套，最初用北爱尔兰（Ulster）地方的粗呢所做。

② 在英国，儿子沿袭父名时，就在前面加“小”字。

③ 彼洛士，格里恩，夏尔泼，三人合设的律师事务所（Billows，Green，Sharp & Co.）。

“从杜埃来吗？……”

“我住在杜埃。”

“令尊是叫伊席陶尔·沙拉赛恩？”

“一点儿不错。”

“对，那么他是叫伊席陶尔·沙拉赛恩。”

夏尔泼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看了一会，接着说：

“伊席陶尔·沙拉赛恩在 1857 年死于巴黎第六区达朗纳路 54 号埃高尔旅馆，这所旅馆现在已经关闭了。”

“确是如此，”医生说，他愈来愈感到惊奇了。“不过能不能请您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他母亲的名字是裘丽·朗谢方，”夏尔泼先生径自往下说，“她是巴勒都[①]人，是贝内第·朗谢方的女儿，住在劳里奥胡同——那是一条死胡同，1812 年去世，我们在当地的行政机关找到了这方面的记载……这些记载太宝贵了，先生，太宝贵了……嗯！……嗯！……还有，她也就是第 36 轻兵队的鼓手长[②]让-约克·朗谢方的姐姐……”

“不瞒您说，”沙拉赛恩医生对于这个人如此透澈地了解自己的家谱，感到非常惊异，不禁插嘴说，“看来在这些方面您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我的祖母的确姓朗谢方，但是关于她的事，我只知道这一点。”

“大约在 1807 年，她和您的祖父让·沙拉赛恩一起离开了巴勒都。她是在 1799 年嫁给他的。两人在默伦安了

---

① Bar-le-Duc，地名，在法国东北部。

② 以前法国军队行列的最前面都有鼓手队，用以振军威。

家，在当地经营马口铁。他们在那儿居住，一直到 1812 年沙拉赛恩的妻子裘丽·朗谢方去世为止。他们婚后只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您的父亲伊席陶尔·沙拉赛恩。再往下，除了在巴黎打听到令尊的去世日期以外，这条线索就中断了……”

“我能把它连下来，”医生说，他不由地被这种分毫不差的精确叙述所吸引。“我的父亲打算作一个医生，祖父为了他的读书问题迁居到巴黎。1832 年，祖父在靠近凡尔赛的巴来索去世了，父亲就在当地行医，我是 1822 年在那儿出生的。”

“您正是我所要寻找的人，”夏尔泼先生接着说，“您没有兄弟姊妹吗？……”

“没有！我是独生子，我生下来两年以后母亲就去世了……不过，先生，您要谈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夏尔泼先生站了起来。

“勃里阿·约伐伊·莫杜拉纳脱爵士，”他在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怀着那种每个英国人对于贵族名衔所表示的尊敬，“我很高兴找到了您，并且第一个向您表示我的敬意！”

“这个人是个疯子，”医生心想，“这在‘骷髅族’里面是很常见的。”

法律顾问从医生的眼睛中看出了对他下的这个“诊断”。

“我的神经完全正常，”他神色镇静地说下去，“目前，您是我们所知道的让-约克·朗谢方男爵爵位的唯一继承人。约克·朗谢方于 1819 年归附为英国臣民，由孟加拉总督保

举，封为男爵。他的妻子蓓根[①]·高古尔死后，他获得了她的财产收益权。他于 1841 年去世，只留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个白痴，于 1869 年去世，他死后既没有儿子，也没有留下遗嘱。这笔遗产在 30 年前约达 500 万金镑。一直在法律的监督下由人代管。让-约克·朗谢方的傻儿子在世的时候，这笔遗产的利息几乎是分文未动，全部积蓄了起来。在 1870 年估价时，遗产总值为 2,100 万金镑，合 52,500 万法郎。按照亚格拉地方法院的裁定——它是经过德里最高法院批准和枢密院审核过的——所有动产、不动产以及股票都已变卖折价，所得款项存放在英格兰银行。这笔款项目前已达 52,700 万法郎，您只要向司法院提出您的家系证明，马上就可以签一张支票把它取出来。这笔钱，我愿意从今天起就替您委托办理金融业务的卓斯公司[②]去支取，随便您要提取多少……”

沙拉赛恩医生惊诧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继而又有点惶恐，他不相信《一千零一夜》中的梦幻会变成现实，她扬声问道：

“可是，先生，对这件事情您究竟有什么证明呢？您又怎么会打听到我的呢？”

“证件都在这儿，”夏尔泼先生拍拍那只漆皮皮包，回答说，“至于我怎么会找到您这一层，那倒一点儿不奇怪。我已经寻访您五年了。每年都有许许多多没有人承继的遗产

① 原文的意思是印度贵族妇人的通称。

② 卓劳普夫人与斯密司夫人联合经营的公司（Mrs. Trollop，Smith & Co.）。

登入英国国家财产名下，我们事务所的专门业务就是寻找死者的近亲，或者照我们英国法律来说就是‘至亲’。为了蓓根·高古尔的遗产承继问题，我们已不折不扣地化了整整五年的功夫。从多方面进行了调查，查遍了几百家姓沙拉赛恩的，始终没有找到伊席陶尔的后代。我几乎肯定在法国再没有其他姓沙拉赛恩的人了，谁知道昨天早上，我在读《每日新闻》上登的卫生学会会议的报道时，出乎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我所没有见到过的姓沙拉赛恩的医生的名字。我立即查看了自己的笔记本和我们所收集的与这件遗产案有关的几千份笔录索引，想不到我们竟把杜埃城给漏掉了。后来我确信已经掌握到线索，随即搭火车到布赖顿来，当我在您散会出来时看到您以后，我就完全肯定了。因为您非常象您的舅祖父朗谢方，您的相貌就跟我们所保存的他的一张相片一模一样，那张相片是从印度画家沙拉恼尼的一幅画上照下来的。”

夏尔泼先生从他的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相片来递给沙拉赛恩医生。相片上是一个身材高大，留一把美髯的男子，头上缠着饰有羽毛的头巾，身上穿着一件绿色的织锦长袍，这是一位上将，摆着一副历史画上的将军们特有的姿势，目不斜视地望着你，他正在签署一道进攻命令。背景是远处隐约可辨的一片战火和正在激战的骑兵队。

“这些东西会比我更详细地向您说明一切，”夏尔泼先生说，“我把它们留在您这儿，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在两小时后再来听您的吩咐。”

夏尔泼先生说罢就从漆皮皮包里掏出七八卷文件来，

有印刷的，也有笔录的，他把这些文件放在桌上以后就向门口倒退出去，一面喃喃地说：

“勃里阿·约伐伊·莫杜拉纳脱爵士，我荣幸地向您致敬。”

医生半信半疑地拿起文件，开始翻阅。

很快地浏览过一遍以后，已足以证明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了，他的疑团都逐一消失。看了这样的文件还有什么好犹疑的呢？例如，其中有一份这样的印刷文件：

为孟加拉蓓根·高古尔·德·拉齐那拉遗产无人继承事，呈禀至尊女皇枢密院诸公阁下。

1870 年 1 月 5 日

主要事由——蓓根·德·拉齐那拉的遗产计有：几匹骆驼，耕地 43 皮加尔[①]，房屋、宫殿、庄园、村舍若干处以及其他动产、珍宝、武器等等。关于这笔遗产的产权问题曾数次呈报亚格拉地方法院及德里最高法院。蓓根·高古尔是吕克米修王公的寡妻及其巨额财产的承继人，1819 年她再嫁给名叫让-约克·朗谢方的法国人。这个法国人原先服务于法国军队，是第 36 轻兵队的少尉（鼓手长），1815 年，值卢瓦尔[②]防地的军队裁军，他就脱离军队，在南特[③]搭了一艘商船去加尔各答。到加尔各答以后很快就在吕克米修王公统领下的当地一支小小的军队里谋得教官的职务，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升到总指挥官，王公死后不久，又蒙其妻的垂爱，下嫁与他。孟加拉的总督因他在很危急的情况下

① 印度的土地面积单位。
② 河流名，在法国境内。
③ 地名，在法国西北部，卢瓦尔流域。

曾对亚格拉的欧洲人有过重大贡献，又为殖民政策出过不少主意，就保荐已归附为英国臣民的蓓根的丈夫让-约克·朗谢方为男爵，并把勃里阿·约伐伊·莫杜拉纳脱的土地封为他的采邑。1839年，蓓根去世，朗谢方承袭了她的财产收益权，但两年后也跟着去世。他们婚后只有一子，生来即为白痴，所以立刻把他置于法律保护下。他的财产，直到1869年他去世为止一直受到妥善的管理。这宗财产始终无人继承。亚格拉地方法院和德里法院已决定把财产变卖，我们应当地政府的请求，报请枢密院诸公予以审核。……”

最后是署名。

另外还有亚格拉和德里的法院裁决书的副本，拍卖证书，英格兰银行存款的存单，关于在法国寻找朗谢方后裔的一些记事材料，这一大宗同一性质的文件很快地使沙拉赛恩医生不再存有丝毫的犹疑。他确实是名正言顺的蓓根的“至亲”和继承人。在他和存放在银行钱库中的52,700万法郎存款之间，只隔有一道法律手续：缴出几份正式的出生证书和死亡证书！

对于这么一份飞来洪福，即使最冷静的人也要因此而目迷神移，这位正直的医生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事实自然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然而他的激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也不过是在房里急促地走来走去，踱了几分钟。他不一会就清醒过来，责备自己刚才那一阵子激动是感情的脆弱，他例在靠背椅上，深深地陷入了沉思。

忽然间，他又开始在房里来回走动。但是这一回他的双眼闪烁着一种纯洁的光辉，可以看出来有一个仁慈而崇

高的愿望正在他的心中酝酿滋长，这个愿望是那样和蔼可亲地、热切地吸引着他，最后他决定要使它实现。

这时，门外有人敲门。夏尔泼先生回来了。

“请原谅我刚才所表示的怀疑，”医生诚恳地对他说，“我现在已深信不疑，并且非常感谢您不辞辛劳地为这件事情奔走。”

“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小事情，……是我的职务……”夏尔泼先生回答说，“不知道勃里阿爵士能否允许我作为您的顾问？”

“那还用说，我把这件事情完全托付给您……只是我要求您收回给我的这个可笑的名衔……”

可笑!？一个值到2,100万金镑的名衔竟被认为可笑!？夏尔泼先生的神情显示出不以为然，然而作为一个驯顺的侍从，他没有坚持。

“一切都遵照您的意思。”他回答说，“我就要搭火车回伦敦去了。我等候着您的吩咐。”

“我可以保留这些文件吗？”医生问道。

“完全可以，我们留有副本。”

夏尔泼先生走后，沙拉赛恩医生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写字台前，拿起了一张信纸写道：

> 我的亲爱的孩子，我们获得了一笔巨大的、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财产！不要以为我得了精神错乱症，你念一下我附在信中的两三份印刷品，就会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英国男爵，更确切一点说，印度男爵的爵位以及一笔目前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5亿多法郎的财产的继承人。亲爱的奥克达夫，我很明白你看了这

个消息后将产生什么样的心情。你会和我同样地意识到这样一笔财富使我们担起了新的责任，并且将使我们的德操临受考验。我获悉这件事情才不过一小时，然而这种责任所引起的不安已经冲淡了最初当我联想到你的时候所引起的喜悦。也许我们的命中注定要发生这个变化……作为一个朴实的科学探索者，我们一直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清静快乐的生活。今后仍将如此吗？也许不可能了，除非……我有点不敢把我心中的打算告诉你……除非这笔财富在我们手里变成一种崭新的强有力的科学仪器，一件奇妙的文明的工具！……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详细地谈。赶快写信给我，告诉我你对于这个重要的消息有什么感受，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你的母亲。她是一个有见解的妇女，我相信她会沉着镇静地对待它。至于你的妹妹，她年纪太轻，这类事情不会使她冲昏头脑的，再说她的小小的头脑已经很坚强了，即使她能理解我告诉你的这个消息可能带来的一切影响，我也相信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对她所引起的情绪上的波动将是我们几个人中间最少的。代我向马尔赛问好，我将来的每个计划都不能缺少他。

爱你的父亲弗郎索瓦·沙拉赛恩

1871. 10. 28，布赖顿

医生把这封信和几份最重要的文件一起装在信封里，写上了地址:“巴黎，西西里帝王路 32 号，中央工艺学院学生，奥克达夫先生”。随后他便拿起帽子，穿上大衣参加会议去了。一刻钟以后，这泣不同凡俗的人物已经把那几亿财富置之脑后了。

2
两 个 同 学

要把沙拉赛恩医生的儿子奥克达夫·沙拉赛恩叫作懒汉是不太恰当的。他并不愚蠢，但也没有惊人的智慧，长得并不漂亮，却也不难看，身材既不高大，也不算矮小，头发不是棕色的，也不是金黄色的，而是栗色的，总之是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平常人物。在学校里，他的功课经常总是得一个二等奖，两三个普通奖。中学会考时他的分数是“及格”。第一次投考中央学院没有考取，第二次考在第 127 名，被录取了。他对一切都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是一个满足于现状，得过且过的人物，这种人的生命就好象几丝月光。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命运之神的手里，就象浪头上的软木塞，任凭风向把它们带到天南或者地北。决定他们终生事业的也纯粹是命运。沙拉赛恩医生要是对自己儿子的性格不抱什么幻想的话，也许在写那封信之前他会有所犹豫；但是即使一个最理智的人也不免会或多或少地为父子之爱所蒙蔽。这是情有可原的。

奥克达夫在受教育之初就幸运地遇到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人，那个人对他有一种左右一切的力量，在他身上有力地起着一种近乎严酷，但却对他有益的影响，那个人就是年轻的阿尔萨斯人马尔赛·勃鲁克曼。奥克达夫的父亲送他到夏尔马涅中学去上学，他在那儿和这个年轻人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年轻人比奥克达夫小一岁，但是他的充沛的体力、

智力和精力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他。

马尔赛·勃鲁克曼 12 岁上就成了孤儿，承继了一笔微薄的年金，刚好够他求学的费用。要不是奥克达夫常在假期把他带到自己父母那儿去的话，他连校门都不出一步。

从此以后，年轻的阿尔萨斯人就把沙拉赛恩医生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他虽然外貌冷酷，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懂得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这两位象父母般对待自己的好心肠的人。因此，自然而然地衷心热爱沙拉赛恩医生、他的妻子和他的可爱的女儿——她已经是一个懂事的少女了，她对马尔赛十分信任。然而他对于他们的感激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来表示的。实际上，他已自动负起了一个愉快的任务：使好学的香妮成为一个有正义感、有毅力和有见识的姑娘；同时要使奥克达夫成为一个不给他父亲丢脸的儿子。应该说明，后一个任务不如前一个容易，因为哥哥虽然比妹妹年纪大，却没有妹妹强。但是马尔赛已经立下志愿，一定要完成这双重任务。

每年，照例总有一些刚毅而有智谋的勇士从阿尔萨斯来投入巴黎的激烈竞争，马尔赛就是这样的选手之一。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由于体格强健和敏慧过人而显得出类拔萃。他内在的坚毅刚勇正如外貌的端正匀称。一踏进学校，他就感到有一种难以抵御的欲望缠绕着他，他要门门功课都是优等：无论是单杠或球戏，是在体育场上或在化学实验室里。如果他的学年成绩有一项不得奖，他就认为是虚度了一年。这个魁梧健壮的 20 岁的小伙子，精力充沛，浑身是劲，好象一架开足马力发挥最高效能

的活机器。他的头脑的敏慧已足以引起那些独具慧眼的人的注意。他是和奥克达夫同一年以第二名考进中央学院的，他决意要在毕业的时候考第一名。

奥克达夫的能够被录取也得归功于马尔赛那种顽强持久的旺盛倍人的精力。一年来，马尔赛苦苦督促他用功。为了取得成就必须艰苦奋斗。他对于这个生性软弱，优柔寡断的人具有一种象强狮对于弱犬所有的友好的爱怜。用自己过剩的精力来滋润这株柔弱的植物，眼看它在自己跟前开花结果，这对他是一件乐事。

1870 年战争[①]爆发的时候，这两个朋友正在考试。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的危急，激起了马尔赛的忧国之情，考试结束的第二天，他就参加了轻步兵第 31 团。奥克达夫也跟随他一起参了军。

他们两个在巴黎前哨并肩参加了艰苦的反包围战。马尔赛的右臂在香比尼中了一颗子弹，但是他的左臂在彼尚伐挂上了肩章，奥克达夫则既没有得奖也没有受伤。老实说，这并不能怪他，在炮火之中，他始终紧随着他的朋友，最多不过相差 6 米光景。但是也可能就差在这 6 米上。

战争平息，生活恢复常态以后，这两个学生一直住在一起，住在学校邻近一家小旅馆中相连的两个房间里。法兰西遭受的灾难以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丧失加速了马尔赛性格的成熟。

“弥补父辈所造成的过失是法兰西年轻一代的事情，”

---

① 指普法战争，结果法国战败，把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让与普鲁士，割斯特拉斯堡和麦茨两要塞，赔款 50 亿法郎。

他说。“这件事情只有勤劳才能完成。”

早上 5 点钟就起床了，他迫使奥克达夫也象他那样做，然后拉着他去上课，放学以后，一直和他寸步不离。他们一回来就埋头学习，最多停下来抽一口烟和喝一杯咖啡。晚上 10 点钟就寝，一天的劳动充实了自己的头脑，虽然不是心满意足，至少是没有什么遗憾。有时候，他们去打一局台球或者去看一场好戏，有时候去参加音乐学院的演奏会，有时候骑马去溜梵丽安森林，有时候到树林里散散步；他们一星期还要参加两次拳击或者比剑，这就是他们业余休憩的方式。老实说，对于这些，奥克达夫并不感兴趣，他很向往一些不太高尚的娱乐。他常常说要去看看在圣米歇尔酒吧间那儿“学法律”的阿理斯蒂德·勒胡。但是他那些胡思乱想往往受到马尔赛狠狠的嘲笑而不得不打消。

1871 年 10 月 29 日那天，晚上 7 点钟的光景，这两个朋友象往常一样，就着一盏两人合用的有灯罩的灯，并排坐在一张桌旁。马尔赛全神贯注地在计算一个饶有兴趣的关于石块切面的几何习题。奥克达夫则小心翼翼地在煮咖啡，糟糕的是他认为这比任何事要重要得多。这是他能够自夸的有数的拿手杰作之一，——也许是因为计算方程式对他是件讨厌的迫不得已的事，而煮咖啡正可以使他每天借此脱身几分钟。在他看来，马尔赛简直是在蹂躏那些方程式。他把开水一滴一滴地滤过[①]一层厚厚的摩卡粉[②]，

① 一种煮咖啡的方法：把咖啡铺在咖啡壶中的过滤器上，把开水从上面滴下去，反复滤过几次，再加以煮沸，水就成了咖啡。

② 阿拉伯海港摩卡所产的咖啡。

他好象在悠然自得地享受这种安静的乐趣。但是，马尔赛在一旁刻苦钻研，这对他仿佛是一种谴责，使他深深感到不安，他下决心非跟他闲址一阵来打乱他不可。

“我们要是买一个咖啡过滤器多好，”他忽然说，“这个又老又笨的筛子已经跟不上现代文明了。”

“买一个咖啡过滤器！那说不定每天晚上你得化上一小时来煮咖啡了。”马尔赛回答完又接着算他的习题。

“一个圆穹的内弧是一个三轴不等的半椭圆形。设原椭圆形 ABDE 的长轴 OA＝a，中轴 OB=b，而短轴（O，O′c′）垂直并相等于 c，那末半穹形的……”

正在这个时候，门外有人敲门。

“奥克达夫·沙拉赛恩先生有一封信。”旅馆侍役说。可以想象得出这件能够使人分一下心的好事儿是极受这位年轻学生的欢迎的。

“是我父亲寄来的。”奥克达夫说。“我认得出他的笔迹……不管怎么样这总算是一封信。”他把信件轻轻地掂了一下分量，补充了一句。

马尔赛和他一样，也知道医生正在英国。8 天以前他路过巴黎时还请过他们俩在故宫一家饭店吃饭，这家饭店曾经驰誉一时，现在已经冷落了，但是沙拉赛恩医生仍旧认为它是巴黎仅有的一点精华。

“要是你父亲和你谈起卫生学会会议的事，你告诉我听。”马尔赛说，“他上那儿去，主意算打对了。法兰西的学者们一向跟外界接触太少了。”说完又低头做他的习题。“……外弧是由中心在 O′下面、垂直线 O 上的与前一个相

似的半椭圆形构成，标出三个主要椭圆形的焦点 F_1，F_2，F_3 以后画上附属的椭圆形和双曲线，它们的共轴是……”

奥克达夫的一声呼喊使他抬起头来。

“什么事？”他问，看到他的朋友脸色煞白，他有点儿着急。

“你看!”奥克达夫说，刚接到的消息使得他手足无措。

马尔赛拿过信来，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再念一遍，又看了看附在信中的印刷品，说道:“这真是怪事!”

随后他装满了他的烟斗，不慌不忙地点着火。奥克达夫热切地想知道他的意见。

“你看这是不是真的？”他对他嚷道，喉咙里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

“是不是真的？……显然是真的。你父亲是个聪明人，而且具有科学头脑，象这样的事决不会轻易相信的。再说还有证明文件在这儿，所以事实上问题很明白。”

马尔赛的烟斗已经完全点着了，他又继续工作。奥克达夫手舞足蹈，连咖啡都煮不下去了，更别说冷静而有系统地思考问题。他仿佛需要用讲话来证明自己不是在做梦。

“可是……这要是真的，那简直是惊天动地！你知道吗，5 万万，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马尔赛抬起头来，同意地说:

“的确称得起惊人。在法兰西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拥有这样多的财富了，美国也只有几个，英国勉强有那么五六个，全世界总共不过 15 个到 20 个。”

“另外还有一个爵位呢!”奥克达夫又说。“一个男爵的

爵位！我本来没有这个野心想弄个贵族头衔，不过既然来了，那总比干巴巴叫沙拉赛恩要神气得多。”

马尔赛一言不发，喷了一口烟。烟斗清晰地发出“啵！……啵！”[①]的声音。

“当然罗，”奥克达夫说，“我可从来不愿意象许多人那样给自己的名上硬加个头衔或者自封为纸糊的侯爵！不过这是个真而又真的头衔，一个正式记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贵族名鉴上的真正的爵位，是无可怀疑也不容混淆的，而且这样的事事实上也是常常有的……”

烟斗老是“啵！……啵！”地响着。

“亲爱的，你跟我来这一套没有用，”奥克达夫自信地接着说，“英国人说得好：‘血统是有点道理的’。”

在马尔赛的讥诮的目光下他一下子顿住不往下说了，随即又把话头转到那几亿财富上。

“你记得吗？”他说，“我们的数学教授比瑙姆在每年第一堂课上总要重复地说：5 万万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如果不用图表来说明，人类的智力就不可能对它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你好好想一想，要是一个人每分钟花一个法郎的话，得要一千多年才能花光这笔钱！啊！这真是……奇怪，成为一个 5 万万法郎的继承人！”

“5 万万法郎！”马尔赛叫道，这几个字却比实际东西更打动他，“你知道应该怎样更好地利用它？最好是把它捐给法兰西偿付赔款！赔款的数目要比它多 10 倍！”……”

① 法国人表示轻蔑的一种惊叹词。这里有双关之意。

“你千万不要向我父亲提出这样的建议！……”奥克达夫惊惶失措地嚷叫起来。“他真会这样做的！我已经看出来他已经在按他的意思计划着什么了，……借给政府固然可以，可是至少得把利钱留着自己用！”

“你真是个生就的资产阶级，大概你自己都没想到吧！”马尔赛说。“我有那么一种想法，我的可怜的奥克达夫，我觉得这一笔遗产对你父亲倒没有什么，他是个心地正直处事有方的人，对于你，如果数目能够少一点的话也许更好一些。你和你的可爱的小妹妹分享一笔 25,000 里佛[①]的年金要比你拥有这一座金山更使我高兴些。”说完，他又开始工作了。

至于奥克达夫，要他安静下来是不可能的了，他在房间里折腾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惹得他的朋友有点不耐烦了，终于忍不住对他说：“你还是出去透透空气吧！很明显，今晚上你是什么也干不成了！”

“你说得对，”奥克达夫回答说。他非常高兴，这等于允许他可以什么事都不用干了。他抓起帽子，飞奔下楼，一下就窜到了街上。走了才不过十步，就在一盏煤气路灯下停了下来，重新念起他父亲的信来。他需要再一次证明自己是神志清楚的。

“5 万万！……5 万万！……”他反复念叨着，“至少有 2,500 万年金！……哪怕父亲每年只给我 100 万做膳宿费，只给 50 万，甚至 25 万，我也是高兴的！有了钱可以做

① 法国旧货币单位，等于法郎，现在只在计算年金时用它。

很多事情！我相信我是很懂得花钱的！我不是一个傻瓜，可不是吗？中央学院都考取了！……而且我还有一个爵位！……我不会辜负这个爵位的！”

他走过一家商店，对着玻璃橱窗照了一下。

“我将有一座公馆，几匹马！……给马尔赛一匹。一旦我有了钱，当然也就等于他有了钱。不管怎么样，事情来得可真是时候！……5 万万！……男爵！……真奇怪，好象我早就盼望来着！我老有一种感觉，总觉得我不会老那么忙忙碌碌跟那些书和画板打交道的！果然这会儿都来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美妙的梦！”

奥克达夫一面思量，一面沿着丽佛里路的弓形门[①]走去。他到了夏乐宫，拐过皇家路，来到了大街。从前，他对于大街上那些富丽堂皇的橱窗陈设，向来漠不关心，把它们看作没有意义的、在他生活中不占地位的东西。这会儿，他却停了下来，心头激荡着喜悦，憧憬着这一切珍宝只要他愿意买，都将归他所有。

“一切都是为了我，”他心想，“荷兰的纺工在转动他们的纱锭，埃尔伯夫的织工在织最轻柔的呢子，钟表匠在制造钟表，歌剧院的灯烛倾泻着跳跃的光芒，小提琴的琴弦颤动着，歌女在引吭高歌！为了我，人们在练马场训练良马，英吉利咖啡馆的灯火辉煌！……巴黎属于我！……一切都属于我！……我不去旅行吗？是不是去看看我在印度的采邑呢？……有一天我满可以买一座宝塔，连和尚带象牙佛一

① 丽佛里路的人行道不是露天的，上面有顶，靠马路的一边有许多柱子，形成相连的圆穹门。

股脑儿买下来！……置几头象！……去猎虎！……要有精美的武器！……还要一只漂亮的游艇！……游艇？不！要一只出色的汽艇，好载着我随心所欲地游荡！……说到汽艇，对了，我还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呢。我动身上杜埃去！可是学校里……唉！唉！学校！对付得过去……但是马尔赛！必须通知他。我打个电报给他吧。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急于要去看看我母亲和我妹妹，他会理解的！”

奥克达夫走进电报局打电报通知他的朋友他上杜埃去了，两天后就回来。随后就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北站。

他一搭上火车，又继续编织他的美梦。半夜两点钟到了家，在门口乱吵乱嚷，使劲拉门铃，——半夜三更敲门，——惊动了整个安静的沃培德区。

“谁害病了？”一个一个窗洞里那些爱唠叨的婆婆妈妈们都在那儿嘀咕。

“医生不在城里！”年老的女佣人从她顶楼的窗户里喊下来。

“是我，奥克达夫！……下来给我开门，芙朗茜！”

奥克达夫等了 10 分钟，终于进了屋子。他的母亲和妹妹穿着睡衣匆匆忙忙地下楼，要弄清楚他这个时候跑回家来为了什么事。

他把医生的信高声朗读了一遍，就象一把钥匙似地立刻打开了一切疑问。

沙拉赛恩太太恍恍忽忽好一会，乐得掉下了眼泪，拥抱着她的儿子和女儿。在她看来，现在整个宇宙都将归于他们了，对于有着亿万家财的年轻人，灾祸是不敢近身的。不

过，对于命运中的重大事件，女人生来就比男人反应得快。沙拉赛恩太太重新念了一遍丈夫的信，心想她和孩子们的命运到底还得由他决定，于是心地又恢复了平静。至于香妮，她看到她母亲和哥哥那么高兴，她也高兴；她才是一个 13 岁的孩子，在这小小的朴素的家里，在老师的教诲和父母的抚爱下，她生活得很甜蜜，此外，再想象不出更大的幸福了。她不太明白儿叠银行的支票会在她的生活中引起什么重大变化。未来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引起她情绪上的波动。

沙拉赛恩太太很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以整个身心投进人种学研究的人，她挚爱自己的丈夫，尊重他的思想感情，尽管有时候不太了解他。由于不能够分享沙拉赛恩医生在研究中所得到的乐趣，她有时觉得在这位热中于工作的人身边有些孤寂，因此，她把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她的两个孩子的身上。她一直为他们憧憬着一个灿烂的前途，想象着他们的未来将更加幸福。她毫不怀疑，奥克达夫的一生一定是不平凡的。自从他进了中央学院以后，这所质朴的、于社会有益的培养年轻工程师的学府在她心目中成了一所优秀人物的养成所。她惟一担忧的是他们家资微薄，可能会妨碍至少会不利于她儿子的光辉生涯，并且还会影响到她女儿将来的终身大事。可是现在，她丈夫的来信，照她的领会，就是说她的一切顾虑都没有理由存在了。因此，她感到心满意足。

那天夜里，母子两人谈了很久，作了种种打算，而安于现状对将来一无所虑的香妮则在靠背椅上睡着了。

当他们准备稍为休息一会的时候，沙拉赛恩太太对她的儿子说：“你没有跟我谈起马尔赛，你没有把你父亲来信的事告诉他吗？他怎么说？”

“啊！”奥克达夫回答道，“你是知道马尔赛的！他不止是一个君子，简直是个圣人！我相信由于我们承继了这一宗庞大的遗产，他在为我们担忧呢！我说他是为我们担心，不过对我父亲，他倒并不担心，他说父亲的真知灼见和科学头脑使他很放心。但是我的老天，关于你，母亲，还有香妮，特别是对我，他毫不掩饰地对我表示：他宁愿我们承继一笔数目不大的财产，2,500 万里佛的年金……”

“马尔赛也许没有错，”沙拉赛恩太太瞅着她的儿子回答说。“一笔天外飞来的钱财对于某些人可能会酿成大祸！”

香妮刚刚醒过来，听见了她母亲最后说的几句话。

“你知道，妈妈，”她一面揉着眼睛准备回她的小房间，一面向她母亲说，“你有一天曾对我说过马尔赛总是对的。我呢，只要是我们的朋友马尔赛说的，我都相信！”

香妮吻了一下她的母亲，就走开了。

3
一条花边新闻

当沙拉赛恩医生出席第四次卫生学会会议的时候，一进会场，他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同行们在欢迎他的时候显示出一种不寻常的尊敬。这些天来，大会的名誉主席，英国

最高勋章的获得者，尊贵的葛朗道凡爵士竟然也理会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法国医生的存在，这简直是一件难得的事。

这位爵士是位高贵的人物，他的任务只不过是宣布开会、休会，机械地请人发言，那只是照着一份放在他跟前的印好的演讲人名单念一念。他总是习惯地把右手插在礼服开扣的地方——并不是骑马摔坏了——仅仅是因为英国的雕刻家雕成的几个政治家的铜像采取了这个别扭的姿势。他的灰白色的修刮得净光的脸上点缀着红色的斑点，空洞洞的脑袋上夸张地高耸着一束芳草似的假发，构成了一个十分可笑和奇丑无比的形象。葛朗道凡爵士动作起来整个身体都得随着一起动，仿佛是一个木头人或者纸糊的人。他的圆眼眶里的一双眼睛好象不会转动，只会象洋娃娃或者木偶那样有间歇地眨上几眨。

在最初几次见面的时候，卫生学会会议主席总以一个宽宏大量的保护者的姿态跟沙拉赛恩医生招呼，好象说："你好，小人物先生！……你是不是为了赚点钱养活你那条小小的生命才干你的小活计呢？……象你这样一个出身和我相差如此之远的人物，我的确需要好眼力才能瞅得见！……不过，我允许你，躲在本爵爷的庇荫之下。"

这一回，葛朗道凡爵士却堆出最亲昵的笑脸向他招呼，对他那么殷勤，甚至请他坐在自己右面的一个空位子上。另外，全体会员都站起来表示欢迎。

沙拉赛恩医生受到这种例外地近乎阿谀的推重，感到十分惊讶，他想一定是他的同行们考虑了他的血球验算法以后重新作了估价，认为这是一件比乍看时有意义得多的

发明，他在留给他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但是发明家的一切幻想很快地烟消云散了，葛朗道凡爵士扭转了脖子（很可能扭折爵爷的脖筋引起剧烈的脖子疼），俯身凑近他耳边：

“我听说，”他说，“您是一位大富翁？人家告诉我，您‘值’2，100 万金镑！”

葛朗道凡爵士好象为了曾经轻率地对待了一个和他一样具有极高货币价值的血肉之躯而有点遗憾。他的态度完全表示出：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太怠慢人了！”

沙拉赛恩医生心眼里一点不认为自己的“身价”比前几次开会时多增了一分，他正在揣摩这个消息怎么会传开的时候，坐在他右手的柏林的奥维蒂沃斯博士装着一副虚伪乏味的笑容对他说：

“您这会儿和罗兹却尔德家一般强了！……《每日邮报》发表的这个消息！……我向您祝贺！”

他递给他一份当天早上的报纸。上面登着这样一条“花边新闻”，至于它的作者是谁，那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 一宗骇人听闻的遗产——著名的蓿根·高古尔的无人承继的遗产，由于伦敦安普登南路 93 号彼洛士、格里恩、夏尔泼三位律师的精明干练和努力查访，终于找到了它的合法继承人。目前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 2，100 万金镑的幸运的主人是一位法国的大夫，沙拉赛恩医生，三天前，本报曾经发表他在布赖顿会议所作的一篇卓越的学术报告。夏尔泼先生在备尝艰辛，几经波折以后（这些事迹本身就够写一部真正的小说），终于毫无疑义

地证明了沙拉赛恩医生是蓓根·高古尔的第二个丈夫让-约克·朗谢方男爵唯一的后裔。这位交运的将军原籍是法国的一个小城市巴勒都。目前，继承人只需办一办简单的手续，即可正式承袭这笔财产。申请书已经呈交司法院。一个英国贵族的头衔，印度王侯几世积聚起来的珍宝，这一连串离奇的事情纷纷落在一个法兰西学者的头上。财富本身是不能做出聪明事来的，而这次一笔如此可观的钱财竟落在一双懂得好好地利用它的手里，真应该额手称幸。”

不知怎的，沙拉赛恩医生看到这个消息公开以后，感到怏怏不乐。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生活经验使他预感到会引起麻烦，也因为别人对这件事情所寄与的那种“重视”使他感到受了屈辱。他觉得自己在这庞大的数字面前仿佛变小了。他的工作，他个人的成就——他对这一切具有深厚的感情——已经淹没在这一片金银的大海中，甚至在他同行的眼中也已经化为乌有了。他们看他，再已不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和天才的发明家，他们只看到一个亿万富翁。如果他不是人类优秀的代表而只是阿尔卑斯山山区的一个粗脖子[①]，是一个沃当笃[②]的呆子，是人类最低级的典型，那末他目前的价值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葛朗道凡爵士已经说了，从今以后他的‘价值’是2，100万金镑，不多也不少。他想到这里，不禁感到恶心。这时候，整个会场都以一种科学的好奇端详着他，想知道一个“亿万富翁”是什么样的人，

① 山地居民，食物中缺少碘质，易患甲状腺肿，患者脖子粗肿，智力减退。此处指愚笨的人。

② 非洲的一个种族。

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位中心人物的脸上笼罩着一层阴郁的神色。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刹那间的软弱。他已经决定用这笔意外之财来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理想的光辉忽然照亮了他的心房，使他豁然开朗起来。他等到格拉斯哥的史蒂文生医生关于“青年白痴的教育问题”的报告结束的时候，要求发言，要发表一件事情。

葛朗道凡爵士立刻同意他发言，奥维蒂沃斯博士也表示特别拥护。事实上哪怕遭到大会的一致反对，哪怕全欧洲的学者同声抗议这项特许，他还是会答应这个请求的！这是主席先生以一种特别的声调非常流利地表示的。

“诸位先生，”沙拉赛恩医生说，“我本来打算过几天再告诉你们我获得了一笔财产，同时告诉你们，这件偶然的事情能够对科学起些良好的作用。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公开了，那么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然就未免有点做作……是的，诸位，我的确合法地获得了数目达好几亿的一笔巨大财产，目前存在英格兰银行里。我似乎有必要告诉大家：尽管有种种臆测，我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忠实的科学工作者……（人们深深地感动了。）这一笔钱是不应该属于我的，它属于全人类，属于人类的进步事业！……（一阵骚动。欢呼声。一致的掌声。全场都站立起来，被这句话激动。）不要对我鼓掌，先生们。我相信每一个科学家，真正配得上这个美好称号的人，要是处在我的地位，都会象我这样做的。这个行为，如同在很多其他行为上一样，表现了科学家的忠诚，同时更表现了科学家是懂得尊重自己的。有谁知道有

人会否认这一点吗？……（没有！没有！）不过这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看事情的结果就可以了。我肯定地毫无保留地宣布：命运赐给我的这五亿钱财不是属于我的，它是属于科学的！能不能请你们一起来讨论如何使用这笔款项呢？……凭我自己的才能想作一个独掌大权的主人，我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我请大家来处理，你们是懂得把这一宗财富放在最好的用途上的人！”……”（欢呼声，剧烈的骚动，全场如醉似狂。）

全体都站立起来了。有几个兴奋得爬上了桌子。格拉斯哥的透勃尔教授好象中了煤气。那不勒斯的西高涅阿医生气都喘不过来了。只有葛朗道凡爵士保持着和他的身分相称的矜持和冷静。他完全认为沙拉赛恩医生只不过开了一个很不坏的玩笑，并没有丝毫意思打算实现这个荒诞的计划。

“请允许我，”稍为安静下来的时候，讲演人接着说：“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有待补充和修改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这样的，”这时候，会场终于平静下来，大家以一种虔敬的心情，全神贯注地静听着：

“诸位先生，在造成围困着我们的疾病、灾难和死亡的原因之中，我认为有一个是应该予以特别重视的，这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处在一种很恶劣的卫生条件之下，他们拥塞在城市里，在一些缺少空气和阳光的住所里，而空气和阳光是生活中绝不可少的两样东西。拥挤的人群往往是传染病真正的温床。这些人即使不死，至少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生产能力减低，社会就会失去大量本来可以投入最可贵的用

途的劳动力。诸位先生，我们为什么不试用一种最有效的说服方法……示范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集中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力，拟订一个严格按照科学标准设计的模范城市的计划呢？……（对！对！的确！）我们为什么不把由我们掌握的这笔资金用来建设这个城市，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实例来介绍给全世界呢……”（对！对！……暴风雨般的掌声。）

会场的人们兴奋到发狂的地步，互相握着手，他们涌向沙拉赛恩医生，把他高高地抬起来绕着会场走。

“诸位，”当医生重新回到原位的时候，接着说道，“我们每个人已经凭我们的想象力看到了这个城市。这个在几个月之后就可能成为现实的康乐之城。我们将邀请各地人民前来参观，我们要把这个城市的计划和说明用各种语言传播出去，我们将招请那些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受穷困和失业逼迫的正派的人家上那儿去。同样地——你们不要对我所想的感到惊奇——那些被外国征服者残酷地压迫和流放的人们也将在我们这儿得到工作，发挥他们的智慧，给我们带来比金矿和金钢钻还要贵重千百倍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在那儿设立规模宏大的学校，按照合理的原则来培养青年一代，使他们在思想、身体和智力各方面都能得到平均发展，我们将要培养未来的健全的后代！”

随着这段发言而沸腾起来的是一片狂热和骚动，这里不必再来描述了。掌声、欢呼声和喝彩声此起彼落持续了一刻钟以上。

沙拉赛恩医生好容易回到座位上，刚刚坐定，葛朗道凡

爵士就对他挤了挤眼，俯在他的耳边低声说：

“您这一下投机可真不坏！……您是着眼在那一笔‘入市税’吧，嗯？……是件稳当的买卖，只要好好宣传一下，有几个有地位的人来支持！……每一个养病的和休养的人都会愿意住到那儿去的！……我想请您给我留一块好地方，可以吧？”

这样死气白赖的人老是对他的行为加上一个贪财的动机，使这位可怜的医生感到是一种侮辱，这一回他打算回敬爵爷几句，正要开口的当儿，他听见副主席在讲话，他请大家以鼓掌来对刚向大会提出这件善举的倡议人表示感谢：

“一个如此杰出的意见在这里提出来，可以说是布赖顿会议的一种无上荣幸。”他说，“只有具有最伟大的心胸，罕有的仁慈和最高智慧的人才能想出这样的计划……现在，在提出来这个计划以后，我们几乎感到惊奇：为什么以往不能成为事实呢？多少亿财富被耗费在疯狂的战争中，多少笔资金被投掷于可笑的投机事业中，这些钱财原都可以用来试办这桩事业的！”

最后，讲演人提议把新城市命名为“沙拉西纳城[①]”，作为创建人的一种应得的荣誉。

这个动议受到了热烈赞同，可是沙拉赛恩医生本人却要求重新加以考虑。

“不，”他说，“这和我的名字毫无关系。我们不要给未来的城市加上任何所谓希腊化或拉丁化的名字，凡是具有

① 把沙拉赛恩的名字加上拉丁文字尾成为拉丁化的名字 Sarrasina。

这种名字的东西或事物，都带有一种可笑的自命不凡的学究味儿。我们要建立的将是一个安乐之城，我要求用我祖国的名字来称呼它，我们把它叫做‘法兰西城’!”

让医生得到这一点满足乃是理所当然的，谁也不能表示反对。

从此以后，法兰西城就在口头上建立起来了，同时大会闭幕时会有一份决议录，所以它也将要在纸面上建立起来。大家随即进一步讨论计划的一般要点。

我们且撇下大会不谈，让那些会员先生们去从事这桩和他们往常的事务迥然不同的实际工作，去一步步地讨论大会的许多议程之一：有关《每日邮报》上花边新闻所报道的这笔财富的计划吧。

英国的其他报纸一字不改地转载了这条小品新闻。10月29日的下午，这个消息就传遍了联合王国的每个角落。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新闻登上了《航船新闻》第二版的显著地位上，这份报纸在11月1日，被一艘载煤的三桅船玛丽皇后号带到了鹿特丹[①]。

《荷兰回声报》的主编兼秘书发现了这条新闻，立刻用他那把勤快的剪刀裁剪下来，译成了科普[②]和坡得尔[③]的语言。11月2日，这条新闻又乘着一艘汽船到了《不来梅日摘》的编者手里。在那儿，它又改换了新装，但是保留着本来面目，很快被印成了德文。这篇译文的标题是：“一笔骇

---

① 荷兰南部港口。

② 科普（Albert Cuyp，1605－1691），荷兰杰出的风景画家。

③ 坡得尔（Paul Potter，1625－1654），荷兰杰出的动物画家。

人听闻的遗产”，日耳曼的新闻记者大胆采取了卑劣的欺骗手段，愚弄着轻信的读者，他们加上了一道括号，注明“本报布赖顿专讯”。不过我们何必在这儿揭穿这件事情呢？



耶拿大学苏尔策教授

总之，这件轶闻已经变成了德文，并且来到了权威的《北方日报》编辑部，它在该报第三版的第二栏里占了一块版面，不过把故作惊人之事的标题取消了，因为对于这么一份严肃的报纸来说，那样做就未免太低级了些。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头换面，这个消息终于在 11 月 3 日的晚上，通过一个高大的撒克逊仆人的一双厚实的手，送到了耶拿大学苏尔策教授的书房、会客室兼餐厅三位一体的那个房间里。

这位身分如此高贵的人物，乍看起来相貌并不惊人。他是一个四十五六岁、体格相当魁梧的人。他的宽大的肩膀表示出他的身体很健壮。他头上秃了顶，后脑和两鬓留着的一小撮头发，一看就使人联想到一丛黄麻。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是那种暖昧的从不会泄露自己思想的蓝色。虽然两眼昏暗无光，但当他逼视你的时候，立刻会使你局促不

安。苏尔策教授的嘴很大，长着两排板牙，有这样两排板牙，保证了到嘴的东西决不会跑掉；但是他的嘴唇，大概主要是用来编排要讲的话，所以只长得薄薄的两片。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使人不安和难以接近的整体，当然，教授本人对自己的尊容是十分满意的。

听见仆人的声音，他抬眼瞅了瞅壁炉架上的钟，这是一只十分精巧的巴尔勃地安[①]座钟，它和周围那些平常的家具显得很不调和；他用一种不仅粗暴而且严厉的声音说：

“6 点 55 分了！我的邮件 6 点半送来。你今天送晚了 25 分钟。以后再要有一天到 6 点半还没把邮件送到我的桌上，那么 8 点钟你就得离开这儿。”

“老爷，”仆人在退出之前问道，“现在要不要开饭？”

“现在是 6 点 55 分，我是 7 点钟吃饭！你早就知道了，你来我这里已经 3 个星期了！记住：我规定的时间永远不改变——我吩咐过的话永远不重复第二遍。”

教授把报纸放在他的桌子边上，开始写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后天将要在《生理学年刊》上发表。他随随便便地写了这么一个题目：

为什么每个法国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遗传性的退化症？

教授正在工作的时候，他的晚餐：一满盆白菜炒腊肠和一大杯啤酒已经在火炉边的小圆桌上安排得好好的了。教

---

① 瑞士地名，以制造钟表著名。

授放下了笔去吃饭，你想象不到一个如此严肃的人竟会吃得这样津津有味。吃完以后，他按铃要了咖啡，然后点燃了一个大的瓷烟斗，开始继续工作。

当教授在最后一页签上名字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马上走进卧室准备好好地睡一觉。一直到上床以后，入睡以前，他才撕开了报纸的封口，开始读报。正当他感到有点睡意的时候，忽然在关于一笔巨额遗产的花边新闻里，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朗谢方”吸引了教授的注意。他想在记忆中搜寻和这个名字有关的事情，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白白地思索了好几分钟，于是扔下报纸，吹灭了蜡烛，不一会就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然而，由于一种他曾亲自研究过并且长篇大论地阐述过的心理作用，“朗谢方”这个名字在睡梦中一直缠绕着他。第二天早上醒来，他立刻又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

他想看一看表是什么时候了，忽然间一个念头在他脑际一闪，他立刻抓起了掉在床脚下的那份报纸，把手扶在额上，把昨天晚上差点儿错过的那段消息聚精会神地一连念了好几遍。他一定想起了什么事来，因为他连那件绣花的晨衣都没来得及穿就奔到壁炉旁，摘下了挂在靠近镜子的一幅小小的缩写相片，把它翻过来，用衣袖拭去背面硬纸上的灰尘。

教授没有弄错。在相片后面，写着一个已经发黄的，由于年深月久而褪色的名字：戴兰丝·苏尔策，本姓朗谢方。

当天晚上，教授搭上了直赴伦敦的火车。

4

分 成 两 半

11 月 6 日早上 7 点钟，苏尔策先生到了却林克劳斯车站。中午，他找到安普登南路 93 号，走进一间用木栏杆隔成两部分的大房间，——一边是秘书办公处，一边是接待室——屋中放着 6 把椅子，一张黑色的桌子，无数绿色的文件夹和一本通讯簿。桌子旁边坐着两个年轻人，正在安静地用午饭：面包和一般律师们所惯吃的那种奶酪。

“皮洛士、格里恩和夏尔泼诸位先生在家吗？”教授说话的声音就跟吩咐开晚饭的声调一样。

“夏尔泼先生在他办公室里。——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

“耶拿的苏尔策教授，关于朗谢方事件。”

年轻的秘书到装着传话筒的小屋里低声传达了这件事，他紧紧贴着耳朵，以免别人听见对方的回答。回答是这样的：

“见鬼的朗谢方事件！又是一个自以为是贵族的疯子！”

“这个人外貌很‘体面’。他的神气不怎么使人喜欢，不过还不象头一次来的那人。”

接着又听见一句意味深长的惊呼：

“他是从德国来的……”

“至少他那么说的。”

话筒里传来一声叹气：

“让他上来吧。”

“二楼，对面那个门。”秘书指着里面的一条过道，高声说。

教授走进甬道，上了二楼，来到一扇包着锦垫[1]的门前，门上有一块铜牌，铜牌上刻着夏尔泼先生的名字。

这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地上铺着毛毯，室内放着几张皮椅子，桌上摊开着一些大文件夹，这位先生就坐在一张桃花心木的大写字台前。他从靠背椅中稍微欠欠身，并且按照坐在写字间的人那种文雅的习惯：继续翻阅文件足有五分钟之久，装出很忙的样子。然后，才转向已经在他跟前的苏尔策教授：

“先生，”他说，“有什么事请您快说罢。我的时间非常有限，只能给您很少的几分钟。”

教授好象微笑了一下，显得他对于这样的接待并不在意。

“当您知道我的来意以后，也许您会觉得应该多给我几分钟的，”他说。

“那么请说吧，先生。”

“是关于巴勒都的让-约克·朗谢方的承继问题，我是他的长姐戴兰丝·朗谢方的孙子，她在 1792 年和我的祖父，不伦瑞克军队的外科大夫马丁·苏尔策结婚，1814 年去世。我保存着我的舅祖写给他姐姐的三封信，并且知道

[1] 西方国家豪华的居室，常在门墙上装设厚垫，包以丝绸，除用以隔音外，并可借以保温。

许多关于耶拿战役[①]以后他路过我家的事情，此外还有足以证明我们亲属关系的文件。”

苏尔策教授对夏尔泼先生所作的说明我们用不着听了。他一反平时的习惯，变得喋喋不休起来。这确是唯一使他说起来滔滔不绝的事。他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要向夏尔泼先生，一个英国人，证明让日耳曼民族高居其他一切民族之上的必要性，他之所以要认领这笔遗产主要是为了把它从法国人的手里拿过来，一双法国人的手只会把它放在愚蠢无聊的用途上！……他憎恶他的对手的主要原因是种族！……要是在一个德国人面前，他保险不会坚持，不会……但是要由一个所谓学者，一个法兰西人按照法兰西的意志来支配这样一笔巨款，这事情使他不能容忍，使他有责任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决不相让。

乍一看来，这一套离了题的政治见解和那笔财产的承继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但是遇事老练的夏尔泼先生不难看出整个日耳曼民族的愿望和苏尔策个人对于蓓根遗产的目的之间有一种不平常的关系，实际上这两者是一回事。

再说，一切都是明白不过的，虽然说和一个次等民族有着亲属关系，对于耶拿大学的一位教授来说是一种屈辱，但是这个责任还是要由当初生养这位独特的人物的法兰西祖先来负的。何况这种和沙拉赛恩医生旁系的亲属关系只是使他也有一分承继那笔财产的权利。这会儿律师已经看出

① 1806 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的一次战役。

了用合法的形式来支持他的权益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可能里面他又琢磨出另外一个纯粹对皮洛士、格里恩和夏尔泼有利的可能，那就是把已经办得够漂亮的朗谢方事件渲染得更出色些，使它成为一出新型的狄更斯的“强戴斯之争”①。这位法学家的眼前浮现了一大堆盖着印章的契约，公文和各种性质的证件。而更重要的是他想到了一个由他从中调解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的办法，这个办法将使得他夏尔泼名利双收。

于是他把沙拉赛恩医生承继遗产的名分告诉了苏尔策先生，并且给他看了证明文件，然后委婉地对他说：虽然教授现在仅有表面的权利——“仅仅是表面的，我的亲爱的先生，而且我担心它会经不起法律诉讼，”——但是如果委托皮洛士、格里恩和夏尔泼出力，使教授能从和医生的亲戚关系中得到好处的话，那么凭着每个德国人具有的卓越的判断力，教授可以相信，在这个问题上，皮洛士、格里恩和夏尔泼是有办法的，他们会提出不同性质然而要有力得多的证据来使教授的权利得到合法的承认。

教授是个聪明人，当然懂得一个专门做中间人的所说的话的逻辑。虽然没有明言，但是已使他在这一点上放下了心。夏尔泼先生很有礼貌地请教授容许他在稍为空一点的时候来办理这件事，然后毕恭毕敬地送他出去。刚才他那么吝啬地说到的严格限制的几分钟时间这会儿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

---

① 强戴斯是狄更斯小说“黑屋”中争夺财产的两兄弟。

苏尔策先生离开了事务所，也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格承继蓓根遗产，但是他相信在一场撒克逊族和拉丁族之间的斗争中，只要他能随机应变，那末必然是前者占优势，况且这斗争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要紧的是得听听沙拉赛恩医生的意见。一封急电，在 5 点钟光景，把法兰西学者从布赖顿请到了律师的办公室。

沙拉赛恩医生听到这件意外的事，态度十分冷静，这使得夏尔泼先生感到惊讶。他在听了夏尔泼先生最初的叙述以后，就坦白地说明他确也想起来在家里听过一个传说，说起他有一个姨祖母给一个侨居在国外的有钱的贵妇扶养，后来可能在德国结了婚。除此以外，关于这位姨祖母的名字和确实的亲属，他都不知道。

夏尔泼先生早已准备好他那仔细分类的文件夹里的材料，他殷勤地拿给医生看。

这里边，——夏尔泼先生并不隐瞒，——有提出诉讼的理由，不过这类诉讼很容易拖延时间。当然罗，刚才沙拉赛恩医生诚恳地向他的代理人叙述的那段家庭传说不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不过，那些信件，苏尔策先生曾经谈起过的让-约克·朗谢方给他姐姐的信件，这是与对方有利的一点。当然，不一定确有其事，也没有什么法律上的价值，不过终究很难断定……可能还有些从地方机关的档案里翻出来的另外一些证件。更说不定对方为了缺少真实的证件，甚至会大胆地伪造一些。应该预先考虑到一切可能！谁能保险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使得这个突然从地里钻出来的戴兰丝·朗谢方和她目前的代表，具有比沙拉赛恩医生更优

越的权利呢？……总之，什么情况下都一样：无尽无休的争辩，没完没了的调查，最后结论则是遥遥无期！……既然双方胜诉的可能性都很大，每一方都很可能各自集资组织一个股份公司来垫付诉讼费，并且用尽一切诉讼手段来进行活动。曾经有一件也是这类性质的著名案子在司法院审理了 83 年，最后要不是因为缺少打官司的钱，还不会完结：遗产的本金和利息全部花在打官司上了！……进行调查，托人交涉，转让债权，诉讼手续所化的时间是没有止境的！……可能 10 年以后，问题还是没有结论。5 亿财产则仍旧原封未动地躺在银行里……

沙拉赛恩医生听着这番罗嗦的谈话，心里嘀咕什么时候才有个完。虽然他并不把听到的这一切都信以为真，可还是有一种失望的情绪爬上他的心头。犹如一个在船头上探身向前望的旅行者，眼看着一个以为快驶近的港口逐渐远去，慢慢地越来越模糊，终于完全消失。他想象着就要到手而且连用途都已经计划好了的这笔财产，结果烟消云散成为泡影，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到底，该怎么办呢？”他问律师道。

怎么办？……唔！……这事很难决定。做起来更难。不过一切总还是能解决的。他，夏尔洼有这个信心。英国的裁判向来是高明的，——就是慢一点，可能，他承认了这一点，——是的，肯定是慢一点，Pede Claudo[①]……唔！……唔！……但是绝对靠得住！……肯定地，几年以

① 拉丁文：瘸腿。缓慢的意思。

后沙拉赛恩医生一定能拿到这笔遗产，只要……唔！……唔！……他有足够的资格！……

医生从安普登南路的那所房子走出来的时候，信心已经大大地动摇了。他相信目前他要末进行一连串没有完结的诉讼，要末就得放弃他的理想。当他想起他的慈善事业的美好计划时，不禁感到有点遗憾。

夏尔泼先生按照苏尔策教授留下的地址，给了他一个通知，告诉他说沙拉赛恩医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戴兰丝·朗谢方，正式否认在德国有他家族的支系，并且拒绝接受任何调解。因此如果教授认为自己的权利是很可靠的，那么只有“提起诉讼”。夏尔泼先生当然不会加以劝阻，他在这件事情上是绝对大公无私的，他只是对此深感兴趣，有一种纯粹的好奇心。你想，一个律师还会有什么别的要求呢？除了打官司，一件官司，10件官司，打30年官司，随时随地准备着打官司。所以教授要是提起诉讼的话，对于他，夏尔泼个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要不是怕引起苏尔策教授对他的怀疑，那末依照他的大公无私，他甚至还想给教授介绍一个他的同行，可以把事情委托给他，不会吃亏……不消说，选择一个律师是很重要的！因为律师生涯已经成为一条真正的升官发财的捷径！……这条路上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冒险家和盗匪！……他红着脸承认这一点！……

“如果法国医生愿意和解，那么要化多少钱？”教授问。

真是个聪明人！他没有让刚才这番话语所迷惑！而且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开门见山，不拐弯摸角地浪费宝贵的时间！不过这种做法倒使夏尔泼先生有点为难。他告诉苏尔

策教授事情没有进行得这么快；刚刚开始的事情没法预料它的结果；还出主意说为了使沙拉赛恩先生肯接受调解，就得把事情稍为拖一下，免得让他知道苏尔策早已准备用和解的办法来解决。

“我请您，先生”他总结一句，“让我来办理。您把它交给我吧，一切由我负责。”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苏尔策回答，“不过我愿意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想知道需要付出多少钱来作为撒克逊人对律师的酬谢。可是他始终没能从夏尔泼先生嘴里探出口风。于是只好让他来全权处理。

第二天，沙拉赛恩医生被夏尔泼先生召唤起来了。他问有什么重要消息要告诉他。他的神色很平静，律师却对这种平静深感不安，他对医生说，经过严肃的考虑以后，他认为最好是从根本上着手，向这个新来的索取者建议用调解的办法来解决。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私心的劝告，难得有几个律师处在夏尔泼先生的地位肯提出这样的劝告！这种态度一定会取得沙拉赛恩医生的同情的。而且，他满口保证一定很快地去办理这件事，他把这件事看得几乎象自己亲人的事一样。

沙拉赛恩医生倾听着这些劝告，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几天来，他那么想望着立刻实现他的科学的梦想，以致于除了这个计划以外，他把其他一切都认为是次要的。目前，在实现这个计划以前，如果还要等待 10 年，甚至哪怕只等一年，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残酷的欺骗。正因为他

对于法律和金融事务还略知一二，同时也没有被夏尔泼先生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否则，为了得到一笔现款来实现他的理想，他会不顾他的权益的。于是乎他也把一切交给夏尔泼先生全权处理，然后离开了事务所。

律师已经如愿以偿了。的确，要是换了别人处在他这样地位，也许会经不住诱惑而挑起诉讼并把它拖延下去，好给自己的事务所弄一笔庞大的终身年金。但是夏尔泼先生并不是那种从事长期性的投机事业的人。他看到毫不费力就可以一下子获得一笔丰厚的收入，他已经打定主意决不把它放过。第二天他写信给沙拉赛恩医生，暗示他苏尔策先生也许不一定会拒绝调解的。然后他就一会儿去拜访沙拉赛恩医生，一会儿又来拜访苏尔策先生，轮流地跟他们说对方如何坚决不容分说，如何又有一个见钱眼红的第三者从中作梗……

这出戏一直演了 8 天。常常是早上还一切都很顺利，到了晚上就忽然出来一个预料不到的障碍把一切全打乱了。使得这位好心的医生如同陷进罗网，进退两难，经受着不断的波折。夏尔泼先生总是下不了决心拉起鱼饵，他老担心怕在最后一刻鱼儿挣脱了钩，扯破了网。可是在这件事情上，这样百般谨慎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沙拉赛恩医生，象他自己说的，他最巴望的就是避免诉讼的麻烦，所以从头一天起，他就打算和解。最后，夏尔泼先生根据他的经验，终于认为最扣人心弦的一刻已经到来了，或者照他的不大高雅的话来说，就是在他的主顾已经“烤到恰到好处”的时候，他一下子摊开牌来，提出了一个立刻进行的调解

办法。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和事老，银行家史蒂平，他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付给双方各25,000，佣金只要5万万的零头，即2,700万。

当夏尔泼先生把这个建议告诉沙拉赛恩医生的时候，医生简直想要把他抱起来，总之，在他看来这个建议毕竟是了不起的。他没有任何意见，一切都准备好，只等签字了。这时如果要他另外给银行家史蒂平和夏尔泼律师在联合王国所有的大银行和诉讼事务所竖金像，他也愿意。

证书已经写好了，证人也请来了，莎美西故宫[①]的盖印机只等着发挥它的作用。苏尔策先生来了，夏尔泼把他安置在一边，他相信要是碰到一个不象沙拉赛恩医生那么好说话的对手，他准要吃亏，想到这里不免有点心惊肉跳。手续一会儿就办完了。两个承继人正式提出委托和表示同意平分的文件，一办完合法手续，各人就拿到了一张立刻兑现的10万金镑的支票，并且谈妥了今后固定的支付办法。

这桩惊人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它没有辱没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最高荣誉。

当天晚上，夏尔泼先生和他的朋友史蒂平在考勃登[②]俱乐部吃饭，他举起香槟来为沙拉赛恩医生的健康干了一杯，又为苏尔策教授的健康干了一杯，当酒瓶倒空的时候，他发出一声得意忘形的欢呼：

---

① 伦敦的一所建筑物。税务局，保管遗嘱，处理遗产问题等主管部门都设在那里。

② 英国自由贸易提倡者。

“乌啦！……大英统治！……到底还是我们！”

实际上，银行家史蒂平认为他的东道主是个不中用的人，为了2,700万而丢了一笔5万万的买卖。另一方面苏尔策先生对夏尔泼先生也有了同样的看法！因为他有点后悔起来，觉得不该接受调解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调解。对于象沙拉赛恩医生那样的人，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什么不好对付的呢！一个克尔特[①]人，浅薄，没主见，并且肯定地狂妄自大！

教授已经听说了他的敌手要建立法兰西城的计划，这个城将具备一切精神方面和生理方面的卫生条件，来发展人类各种天赋和培养强壮勇敢的年轻一代。这个理想在他看起来是荒谬可笑的，并且他认为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和人类进化的规律背道而驰，进化律注定拉丁民族将逐渐衰弱，要受撒克逊民族的奴役，最后将全部从地球上消灭。假如医生的计划开始实现，并且还进一步有成功的希望的话，那末进化律的结论不是就要推翻了吗？因此无论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为了服从一条必然的规律，每个撒克逊人都应该尽可能使这个如此狂妄的计划遭致失败。在目前的情况下，很明显地，他，耶拿大学的名誉化学教授苏尔策博士，曾经以他的对人类各民族作相互比较的论文而著名——这些论文证明了日耳曼民族应该排斥所有其他民族，——很明显地，他是不断创造和破坏的伟大的上帝所特别指定的人，上帝要他来消灭这些反抗它的低能儿。还在有史以前，就

① 法国人的祖先高卢人之一支。

已经注定了戴兰丝·朗谢方要和马丁·苏尔策结婚，注定了有一天将会有一个法国医生和一个德国教授代表这两个民族发生冲突，而后者将打倒前者。现在他已经夺到了医生的一半财产。要进一步打倒对方，所需要的只是武器。

况且在苏尔策先生看来，医生的理想要是和他所制定的那些规模要大得多的计划比较起来，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他所拟定的计划是要毁灭一切拒绝被日耳曼人并吞以及拒绝归附于“祖国”——德国的民族。现在他已经自视为沙泣赛恩医生的一个不共戴天的死敌，为了要打探医生的计划的奥妙，——要是这些计划确有奥妙的话，——他设法参加了国际卫生学会，并且风雨无阻地出席每次会议。一天会后，有几个会员，其中包活沙拉赛恩医生本人，听见他宣称他要在医生建造法兰西城的同时，建造另一个强大的城市，它将使法兰西城这个荒诞反常的蚁穴不得安存。

“我希望，”他补充了一句，“我们建造这个城市的经验会推广到全世界去!”

善良的沙拉赛恩医生尽管对人类怀着满腔热爱，他还是知道他的同类并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善良，都配称为慈善家的。他很注意地记住了他的对手说的话，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他认为任何恐吓都不应该加以忽视。过了些日子，他写信给马尔赛请他帮助进行他的事业，信上提到了这件偶然的事情，并且把苏尔策先生描述了一番，根据这个描述，年轻的阿尔萨斯人认为医生碰到的是一个不好对付的敌手。医生最后补充道：

“我们将需要坚强有力的人，需要积极肯干的科学家，

那不仅是为了建设，同时还为了自卫。”马尔赛回答他的是：

“虽然我不能立刻前去协助您建设城市，然而您可以相信，在您需要我的时候就可以找到我。您那么详细地向我描绘的苏尔策先生的形象，我一刻也不会忘记。我是一个阿尔萨斯人，注意他所做的事是理所应当的。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总是忠于您的。万一您在几个月或者甚至几年中得不到我的讯息，也不要为我焦急。纵然相隔万里也好象在您身边一样，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为您工作，同时也就是为法兰西服务。”

5
钢　城

时间和地点都不同了。蓓根的遗产在她的两个承继人的手里已经有 5 年了，现在，我们的舞台面移到了美国，在俄勒冈南部，离太平洋海岸 10 法里 [1]的地方。在那儿伸展着一块荒凉的地区，它位于相邻的两个大州 [2]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它的形势就好象是美洲的瑞士。

要是只从外表来看的话，真会把它当作瑞士的：高耸入云的山岭，横亘在高山之间的深谷，景色雄伟而粗犷，这是居高临下看到的所共有的特色。

但是这假瑞士可不象欧洲的瑞士那样有牧童、向导和

---

① 法国古里，合 4.444 米。
② 指俄勒冈及加里福尼亚。

旅馆主人在那儿进行着和平的劳动。它仅仅具有阿尔卑斯的外貌，只是一大堆煤铁上面盖着一层岩石、土壤和千年的苍松。

如果一个游客要在这荒山僻野中停步谛听大自然的音响，那么他不可能象在奥贝朗[①]的幽径中那样能听到一种和群山中的寂静融合在一起的和谐的生命的低语。但是他却能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的一下下汽锤声，以及脚底下沉闷的火药爆炸声。大地仿佛是底下装有机关布景的一座舞台，巨块的岩石似乎是中空的，好象会不停地陷入神秘莫测的深渊。

山坡上蜿蜒着煤滓铺成的道路。发黄的草丛下左一堆右一片地躺着色彩斑斓的矿滓，跟三棱镜一样反射出五光十色，仿佛毒蛇的眼睛似的闪闪发亮。时而这里时而那里有一口被废弃的古老矿井，上面荆棘丛生，由于雨水的侵蚀而裂缝条条，张着它的大嘴，这象一个无底深渊，又象熄灭了的火山口。空中弥漫着烟雾，恰似一件深色的大氅覆盖着大地。没有一只小鸟从这里飞过，昆虫也似乎远远地离开这里，在人们的记忆中这里从没有出现过蝴蝶。

假瑞士！它北面的尽头，在山峦与平原接壤的地方，在两座绵亘的秃山之间，有一块“红色的沙漠”——直到1871年人们还都这样称呼它，因为那里的土地完全为氧化铁渗透而变成红色，现在人们把它叫做“斯达尔菲尔特”——“钢田”。

---

① 在瑞士伯尔尼境内的群山。

想象一下这块五六法里见方的山区，沙土地上掺杂着石子，贫瘠荒凉得如同古代的内海海底。在这块凄凉的土地上，上帝是一点力气也没出，可是人却要唤醒它，要赋予它生命，使它活跃起来，人在这件事上表现了一种无比的生气和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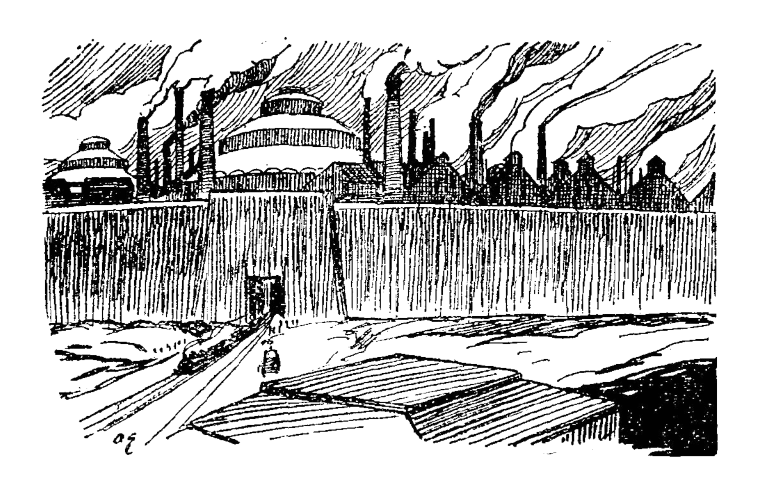
5 年的工夫，这块光秃多石的平原上出现了 18 处工人的村庄，都是一律的灰色小木屋，完全是在芝加哥做好以后运来的，那里居住着无数粗壮的劳动人民。

在村庄的中心，就在那取之不竭的柯尔斯勃兹煤山脚下，矗立着一片深色的、巨大的、奇特的建筑物。这是些非常整齐的建筑物。开有对称的窗户。盖着红色的屋顶。上面是一片林立的圆形烟囱，千百个烟囱口中喷吐着一股股缭绕不绝的黑色煤烟。天空蒙着一层黑色的帷幕，不时有急速的红色闪光从上面掠过。随风传来远处隆隆的声音，仿佛轰雷，又象巨浪，不过这声音是比较有规律，比较重浊。

这就是斯达尔施塔特钢城，德国人的城，前耶拿大学的化学教授苏尔策先生的私人产业。他凭着蓓根的百万财富，已经成了最大的钢铁家，特别是新旧两大陆[①]最卓越的铸炮家。

他制造各种式样、各种口径的炮，炮管有滑膛的、有螺线膛的，炮座有活动的、有固定的。他的大炮供销各个国家：俄罗斯和土耳其，罗马尼亚和日本，意大利和中国，特别

① 新大陆指美洲，大洋洲，旧大陆指欧洲、亚洲、非洲。此处指美洲和欧洲。



斯达尔施塔塔特钢城

是德国。

借着一笔庞大资金的力量，好象魔术家一挥魔杖似的，平地突起了一片巨大的建筑物，一座真正的城，同时又是一所模范工厂。有3万名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来到这里，聚居在它的四周，形成了城郊。几个月以后，它的产品以它的无比的优越性而获得了国际声誉。

苏尔策教授从他自己的矿山中开采铁和煤。就在当地把它们熔成钢水，直接制造大炮。

他的竞争者不能办到的一切，他都办到了。法国制造过一种4,000公斤的钢锭，英国制造过一尊100吨的锻铁炮。在埃森，克虏伯[①]先生铸造过一种50万公斤的钢块。

① 德国钢铁大王（1812－1887），生于埃森，在该地办有规模巨大的军火工厂。

而苏尔策先生却是没有限制的：不论你向他要一尊重量有多重、威力有多大的炮，他全都能如期给你造出来，象一个簇新的硬币似地在你面前闪闪发光。

可是，老天！他得要你付钱！1871年的25,000万法郎好象只不过是打开了他的胃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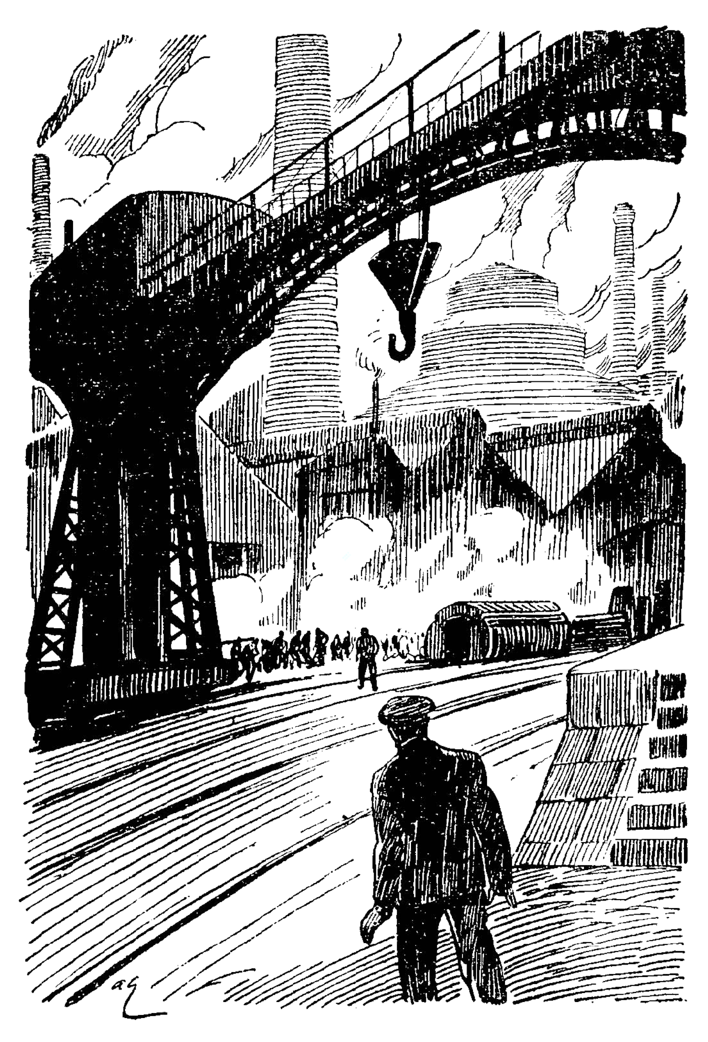
铸炮工业和一切别的事业一样，越是达到其他人做不到的地步就越能逞强。不消说，苏尔策先生的炮不仅它的体积是空前的，而且，即使用久了效能减退了，它也不会爆炸。斯达尔施塔特的钢好象具有特殊的性质。因此流传着一些关于神秘的合金，化学秘密等的传说。但是靠得住的却只有一点，那就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

还有一点也是间靠的，就是在斯达尔施塔特，这个秘密是严密封锁着的。

在这北美洲的孤零零的一角，周围是一片荒山僻野，一道岗峦形成的壁垒把它从世界上孤立开来，50万人口聚居在这里。美利坚合众国是在自由的口号上建立起来的。可是在这里，你想找到自由的影子，却是枉费心机。

斯达尔施塔特城外有一条护城河和一排碉堡，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个厚重的大门，但是你到了那里就不要打算通过它，你会被最严厉的门岗斥退出来，而只好转到就近的一个郊区去。你想进入钢城，除非你是知道暗号和口令的，或者至少具有正式签字盖章以及捺上指纹的特许证。

11月的一个早晨，有一个年轻工人来到了斯达尔施塔特城，无疑的，他一定有这种特许证，因为他把一只很旧的小皮箱放在客栈里以后，就一直向着村庄最近的一个门



一个年轻工人来到斯达尔施塔特。

走去。

这是一个高个儿的小伙子，体格很强壮，穿的是随随便便的那种美洲开荒者的装束：一袭宽大的粗绒上衣，一件羊毛的无领衬衫，灯芯绒的长裤，裤腿塞在一双大靴子里。一顶大毡帽压得很低，盖住了脸，象是为了更好地遮挡那落得满身都是的煤灰，他迈着富有弹力的步子，一面走着，一面透过棕色的胡子吹着口哨。

这个年轻人来到一个小窗口面前，把一张印着字的纸片交给守卫队长，立刻得到许可就进去了。

“你的证件上写的地址是 743 工场，9 路，K 字区，塞利希曼工长，”卫兵少尉说。“你只要沿着你右手的环形路，一直到 K 字路牌，然后去找门岗……你知道这儿的规则吗？如果你走到了别的部门，就要被轰出去的。”当新来的人走开的时候，他补充了一句。

年轻工人循着指给他的方向踏上了环形路。他的右边有一道壕沟，壕沟两岸有哨兵来回巡逻。左边，在宽阔的环形路和大片的建筑之间，先是一条双轨的环形铁路，然后是一座和外城相似的第二道城墙，它现出了钢城的轮廓。

从城的外廓可以看出每一个部门之间，不是以普通的界线，而是用防御线划分的，虽然外面有一道共同的城墙和沟渠围住，实际上各部门彼此是完全隔离的。

年轻工人不一会就走到了竖在路边上的 K 字路牌前面，路牌对着一扇高大的门，门上也有石刻的 K 字，他上前去找门岗。

这一回，他碰到的可不是一个兵士，这是一个胸前挂着

奖章，装一只木腿的残废者。

残废者察看了一下那张纸片，在上面加盖了一个印章，说道：

“一直走。左边第 9 条路。”

年轻人通过了第二道防御线，终于来到了 K 字区。从大门一直进去的那条路是全区的中心轴。它的两边成直角地伸出一行行格式一致的建筑物。

机器的喧嚣声震耳欲聋。灰色的建筑物上开着千百扇窗户，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看起来倒象一些活的巨人。但是这个新来的人对于这些景象却是视若无睹，丝毫没有加以注意。

不到 5 分钟，他找到了第 9 路，743 工场，来到了塞利希曼工长的面前。

工长拿起那份盖着所有有关部门的印章的证明文件，仔细看了一下，然后抬起眼睛对着年轻工人：

“雇你为熔铁工人？……”他问。“看起来你年纪很轻？”

“年轻不碍事，”另一个说。“我很快就 26 岁了，而且我已经有 7 个月的熔铁经验……要是你对这点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看证明书，在纽约，这里的人事部主任就是凭这些证明书雇用我的。”

年轻人的德语讲得很自然，可是有一点轻微的土音，它似乎引起了工长的怀疑。

“你是阿尔萨斯人吗？”他问道。

“不，我是瑞士人……夏夫好斯来的。看！我全部证件

都在这儿，都是合格的。”

他从一只皮夹里掏出一张护照，一张身分证和几份其他证件来给工长看。

“很好。反正已经雇你来了，我只要给你分配一个位子就是。”塞利希曼说，那些官方文件使他放了心。

他从雇用书上抄下了约翰·施瓦尔茨的名字，把它写在一本登记簿上，然后把一张写有名字，标着 57938 号字码的蓝色卡片交给年轻人，并且说：

“你每天早上 7 点钟到 K 字门前，凭这张卡片通过大门，再到门房的架子上拿下写着你的名牌号数的报到牌，来的时候就把它给我看一下。晚上 7 点钟走的时候把它投入放在工场门口的一只箱子里，那只箱子只在那个时候开启。”

“制度我明白了……是不是可以在里边住宿？”施瓦尔茨问。

“不行。你得自己在外面找一个住宿的地方，不过你可以在工场的食堂里吃饭，价钱很便宜。你的工资开始的时候是每天一块钱。以后每 3 个月增加二十分之一……处分只有一个，就是开除。一有任何违反规则的情形就要被开除，由我作初步处理，工程师最后决定……你今天就上工吗？”

“为什么不？”

“那只有半天了，”工长提醒施瓦尔茨，一面领着他向里面的一个工场走去。

两个人沿着一条宽阔的通道走，穿过一个院子，走进一

所高大的工场。这所工场由于面积的广大和结构的轻巧，很象一个第一流的车站。施瓦尔茨打量了一眼，不由得流露出一种行家的赞赏。

这个长形的工场的每一边有两排粗大的圆柱，它们的粗细和高度都和罗马圣伯多禄教堂[①]里的圆柱相仿，自地面竖起，插入拱形的玻璃屋顶，从这头一直排到那头。这些圆柱就是烟囱，每一个烟囱底部都有一座熔铁炉。每一排各有 50 座。

工场的一头，有几个火车头不停地用车皮运来要熔炼的铁矿以供给熔铁炉。另一头有许多空车厢在装运已经炼成的钢。

“冶炼”这一项操作的目的就是要把铁炼成钢。一队队光赤着半个身子，手执一根长铁钩的彪形大汉正在那儿紧张地工作着。

熔炼的铁矿投进了衬着一层矿碴[②]的炉子以后，先用高温加热。要炼取铁，必须在铁矿开始熔化的时候就加以搅拌。要炼取钢，一种铁的碳化物，它和铁那么相象可是性质又如此不同，就要等铁矿熔成液体以后小心地加到更高的温度。这时候，熔铁工人就用他的钩子的顶端，把这堆金属物四面八方再三搅拌；把它在火焰中翻过来转过去；等到它和矿碴化合达到一定硬度时，就把它分成四个海绵状的圆球，或者说“块”，把它们一个一个交给锤铁工的副手。

操作就在工场中央进行。每一座炉子前面装有一个汽

① 梵帝冈一个著名的教堂，门前有圆柱长廊。

② 炼钢的原料，包括废钢，铁合金。

锤，由笔直安装在烟囱中的锅炉的蒸汽的作用而转动，每个汽锤由一个锤铁工操纵着。工人们从头到脚都武装起来了：穿着长统靴子，套着铁皮臂套，腰里有一条厚厚的皮围裙保护着，脸上戴着金属面具。这个工业上的“装甲兵”用他的长钳的一端夹住了白热的铁块，把它放在锤下。由于巨大的汽锤的反复重击，它在迸射如雨的火星中，象一块海绵似地压出了所含有的杂质。

“装甲兵”把它交给副手，再放入炉中，重新烧热，再加以锤击。

在这所巨大无比的钢铁工厂中，一切都不停息地运动着，连续不断的皮带在转动，一片持续的轰隆声中突出着沉重的锤击声，火红的金星构成了光怪陆离的焰火，白热的熔炉照得人眼花缭乱。在这一堆被征服的金属的咆哮和狂怒中，人显得象一个小孩。

可是实际上这些熔铁工人都是些结实的汉子！他们得在炙人的高温下伸着胳膊锤炼一块 200 公斤的金属，一连几小时目不转睛地盯着耀眼的炽热的铁。这是一种可怕的生活环境，一个人不消 10 年就会给折磨死。

施瓦尔茨为了要向工长表示他能顶得下来，他脱下了他的粗绒上衣和羊毛衬衫，露出了一付角斗士似的体格，全身肌肉都一块块地鼓着，他拿过一个熔铁工人用的钩子，开始操作起来。

工长看他干得很俐落，就没有多逗留，撇下他径自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年轻工人继续冶炼铁块，一直干到吃饭的时候。但是，

也许是他干活太卖力气了，也许是那天早上他没有注意到应该吃一顿丰富的早饭来应付如此大量的体力消耗，因此一会儿就精疲力竭了。他那疲乏的样子，连工作组长都看出来了。

“你当熔铁工不适合，小伙子，”他对他说，“你还是赶快要求换一个部门工作的好，再晚就不会答应你了。”

施瓦尔茨还不服输。这不过是暂时的疲劳！别人怎样干他也完全可以怎样干！

组长据实反映了这个情况，年轻人立刻被总工程师叫去了。

总工程师审阅着他的证件，摇摇头，用追根的口气问他：

“你曾经在勃鲁克伦当过熔铁工吗？”

施瓦尔茨惶恐地垂下眼睛。

“我看我不说实话也不行了，”他说，“我原来在铸工场干活。我想多拿点工钱所以想干熔铁的活儿试试！”

“你们全都是一个样！”工程师耸了耸肩，回答说。“才25 岁就想干一个 35 岁的人都很少能干得了的活！……那么至少你是个熟练的铸工罗？”

“我升为一等铸工有两个月了。”

“这么说你还不如留在那儿的好，在这儿，一开始只能派你当个三等铸工。不过我允许你换一个部门这还是你的便宜。”

工程师在一张通行证上写了几个字，发了一封信，然后说：

“放回你的报到牌，出了本区直接上O字区的总工程师办公室。他已经得到通知了。”

施瓦尔茨又办了他在 K 字区门口所经过的同样的手续，到了O字区。在那儿，跟早上一样，经过盘问以后，许他进去见了工场的负责人，然后把他带到铸工场。这儿的工作比较平静一些，刻板一些。

“这里是只浇铸42号钢材的一个小工场。”工长对他说。“只有一等工才许可在铸大炮的工场工作。”

这个“小”工场照样有150米长，65米宽。施瓦尔茨估计，这里至少能放600个坩锅①，它们是按容积不同而以4个、8个或12个为一组分置于暗炉中加热的。

盛钢水用的模型在横贯工场中央的坑道中排成长行，坑道两边各有一条铁轨，上面有一架活动起重机，它可以随意滑动到需要的地方去起卸重物。跟冶炼工场一样，这一头的铁路上载来熔铸的钢胚，那一头的铁路把模型里铸出来的圆筒运走。

每一个模型近旁有一个人拿着一根铁棒，注意着坩锅中熔液的温度。

施瓦尔茨在别处看过的这几项操作工序在这里达到了惊人的完善程度。

到了进行浇铸的时候，信号铃就向所有看守着钢水的工人发出一个信号。立刻，许多身材相等的工人，两个两个地肩上横抬着一根铁棒，跨着整齐划一的步子，走过来分站

① 能耐高热，盛钢水用的。

在每一座炉前。

一个指挥员嘴里衔着哨子，手里拿着计秒表，走近模型，站在刚好和每个正在加热的炉子都很靠近的地方。有一些包着铁皮，用耐火粘土做成的管子摆在模型两边坡度很小的斜板上，下口和直接放在模型上面的漏斗槽相接。指挥员一吹哨，立刻，有人用钳子从火里取出坩锅，把它挂在站在一座炉前的两个工人的铁棒上。哨子接着发出了一组和谐的旋律。两个工人就按着节奏把锅里的钢水全部倒在管子里。然后他们把这炽热的空坩锅投进水箱里去。

操作是连续进行的，每一个间隙的时间都有正确的计算，好使浇铸过程绝对按固定不变的规律进行，其他炉前的各组工人也同样地依次操作。

精确的程度是罕有的！一到第 10 秒钟，规定的末一次出钢的时刻，刚好最后一个坩锅已经倒空，扔进水箱。这样一种完善的操作不象是上百个有着活的意志的人合作完成的，倒象是一组盲目的机器操作的结果。

铁一般的纪律，熟练的动作，音乐似的节奏产生出神妙的力量，完成了这一件奇迹。

施瓦尔茨看来很熟悉这一行。他立刻和一个跟他身材相仿的工人配成了一对，在一次不顶重要的浇铸中试了一下，他被认为是一个出色的能手。收工的时候，他的组长甚至预许他可以很快地得到提升。

晚上七点钟，他一走出 O 字区和外城，就到客栈去取回了他的皮箱。他沿着城外的一条路走去，不一会就到了他在早晨就留心好的一处有人聚居的地方，毫不费事地在一

个“供应膳宿”的和善的妇人那儿找到了一个住处。

人们没有看见这个年轻工人在晚饭后出来打听喝酒的地方，却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片碎钢，大概是从冶炼工场捡来的，又掏出了一小块在 O 字区收罗来的坩锅的碎片；然后就着一盏冒烟的煤油灯的微光，以一种特别感兴趣的神情仔细察看。

随后他又从箱子里拿出一本硬面的大本子来翻看。本子上写满了笔记、方程式和计算式，他在上面用很好的法文写下了下面的一段，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使用了只有他一个人懂得的暗语：

“11 月 10 日——斯达尔施塔特冶炼方法并无特殊处，除非温度上有所选择，按照歇诺夫的定律第一次加热和再加热时选用不同的和相对地降低的温度。至于浇铸方面，系根据克虏伯方法操作，但具有一种令人不胜赞叹的动作的均衡性。操作的精确性是德国人的一种长处。这种精确性是随着日耳曼民族天赋的音乐感而达到的。英国人将永远不可能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他们若不是纪律松弛就是缺乏节奏感。法国人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因为他们是世界上第一等的舞蹈家。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这件制造业获得辉煌的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我在山上采集的这些矿石和我们的上等铁矿非常近似。这些煤的样品质地也可以肯定说非常精良，并且具有很高的冶金价值，但是都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当然，苏尔策的制造业中所采用的原料都是百分之百纯净的，一切杂质都已特别仔细地剔除，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这一点也是容易做到的。

因此，现在只要确定制造坩锅和出钢管的这种耐火土的成分，就能掌握问题的全部要点。当这一点办到了，并且我们的熔铁工人小组都经过适当的训练以后，而我们仍做不到这里所做的事，那我就不明白是什么道理了！不过话虽如此，我毕竟只看了两个部门，而一共却至少有 24 个部门，中央总部、计划处、设计处和密室等还不在其内。这些部门在这个巢穴里到底进行些什么勾当？当苏尔策先生在取得遗产时并提出了威胁以后，怎样才能使我的朋友们不再担惊受怕呢？”

施瓦尔茨写下这几个问号以后，已经感到这一天相当累了，他脱下衣服，爬上了一张小床——一张不舒服到跟德国床一样的小床——这是一句俗语——他点着了烟斗，开始一面抽烟，一面看一本很旧的书。但是他有点心不在焉。他的嘴里有节奏地连续吐出一小口一小口有香味的烟圈，并且发着响声：

“啵！……啵！……啵！……啵！……”

他终于放下了书，长久地思索着，好象在聚精会神地设法解决一个难题。

“啊!”他终于叫道,“不管有多大奥妙，我也会发现苏尔策先生的秘密，特别是关于他怎样阴谋来破坏法兰西城!”

施瓦尔茨念着沙拉赛恩医生的名字朦胧睡去；但是当他睡熟以后，他嘴里念念有词，听来却是香妮这个小女孩的名字。虽然在他离开香妮以后，她已经长成为一位妙龄少女了，可是在他记忆里，却仍旧完整地保留着那个小女孩的形象。这种现象很容易用联想的道理来解释：想到医生自

然也会联想到他的女儿。因此，当施瓦尔茨，干脆说当马尔赛·勃鲁克曼醒来觉得自己脑中还是浮现着香妮的形影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惊讶，他反而从这件事上又一次深深体会到斯图亚特·米尔[①]的心理学原理的妙处。

6
阿尔布列希特矿井

鲍埃尔太太，马尔赛的好心肠的房东，是瑞士人，她的丈夫是个矿工。大家知道，一个煤矿工人，一生当中时时刻刻都得跟灾难作斗争的。她的丈夫就是在 4 年前那次矿井失事时死去的。她的生活主要就依靠工厂给她的每年 30 块钱的补助金来维持，另外她出租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收点微薄的租金，还有就是她的小儿子卡尔每星期日带回来的一份工资。

卡尔虽然才不过 13 岁，却已经在煤矿上工作了。他在运煤车经过的通道上负责开关一扇通风门，这种门是坑道通风所必不可少的，它使空气循着一定的方向流过。他母亲出租了的那所房子离阿尔布列希特矿井太远了，所以他不能每天晚上回来过宿。因此，人家又另外给他在矿底下的马厩里找点事儿干干：就是当马夫晚上回去的时候，有 6 匹马由他负责看管并由他负责洗刷。

因此，卡尔的生活几乎全部在离地面 500 米的地下

① 英国哲学家（1806－1873），逻辑学中归纳法、演绎法的首创人。

度过。白天，他在通风门前值班；晚上，他睡在马跟前的一堆草上。只有星期日，他才能重见光明，享受几小时人类共有的财富：阳光，蓝天和慈母的微笑。

人们不难想象：度过这样的一个星期以后再从井底出来，他的样子实在算不得一个“翩翩少年”了，倒活象一个地下的小鬼，一个扫烟囱的，或者一个巴布[①]黑人。因此，鲍埃尔太太每次都要费很多工夫用热水和肥皂来给他洗洗干净。然后给他穿上一套绿色粗呢的好衣服，这套衣服原是他父亲留下的，最近她才从枞木橱柜的底下找出来翻改了一下。从这时候一直到晚上，她就一个劲儿欣赏着她的卡尔，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孩子。

卡尔在洗掉了那层煤灰以后，的确并不比别人长得难看。他的纤细的棕色头发和蓝色的温和的眼睛跟他那洁白的脸色很相配；但是他的个子按他年龄来说未免太瘦小了。这种没有阳光的生活使他变得象莴苣那样苍白，没有血色，要是拿沙拉赛恩医生的血球验算法来检验这个小矿工的血，一定会发现红血球的数量是少得可怜的。

从这孩子的性格来看，他显得沉默、安静、平和，然而他却有一种自豪感。那种随时有灾祸袭来的警觉、有规律的劳动习惯、以及克服困难后的胜利的心情使得每一个矿工都毫无例外地具有这种自豪感。

他的最大的幸福就是在他母亲身边，坐在低矮的房间里的一张方桌前，逗弄一群装在纸盒里的奇形怪状的小虫。

① 分布在太平洋新赫布里底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岛等地的一种黑人。

这些小虫是他在地下搜遍了每个角落捕捉来的。在矿中温和而均匀的气温中生长着一些连博物学家都不熟悉的奇特动物，正如煤层的潮湿的外壳上会长出许多奇异的植物——发绿的苔藓、从来没听人说过的菌类和奇形怪状的纤毛——一样。工程师毛勒斯密尔赫，对于昆虫学非常爱好，他注意到这件事，就跟卡尔说好，每次替他找到一种新的昆虫标本，他就给卡尔一个埃居[①]。这个黄金色的希望最初促使这个小孩细心地搜索煤矿的每一处偏僻的角落，后来他自己也逐渐变成一个爱好搜集昆虫的人了。所以现在他捕捉昆虫是为了自己的嗜好。

另外，他的爱好不仅仅限于蜘蛛和蛀虫。在孤单寂寞的环境里，他和两只蝙蝠和一只大田鼠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甚至要人相信这三个动物是世界上最智慧最可爱的，比他的鬣毛细长、臀部光滑的马还要聪明。他的马已经够聪明了，卡尔一谈到它的时候，总是带着赞赏的神情。

管马厩的老头勃莱尔·阿陶是个饱经世故的人，他 6 岁的时候就下到离海平面 500 米的地底下干活，以后就再也没有重新看见过阳光。现在他的眼睛已经差不多瞎了。可是他是那么熟悉他的“地下迷宫”！他推着他的煤车，知道什么时候该向右拐，什么时候该向左拐，从来没有错过一步！他走到通风门前停车，总是在那恰好只留下开一个门的空隙的地方！每天早晨和晚上，吃饭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友好地和你招呼！他是那么和善，那么可亲，那么慈祥！

---

① 法国古银币名，约合 3 个法郎。

“我不说假话，妈妈，当我把头凑近他的时候，他把脸擦着我的脸真的亲了我一下。”卡尔说。“您知道，勃莱尔·阿陶的脑袋里有一只钟，这真太方便了！要没有他，我们就整整一个星期连白天、黑夜、早晨、晚上都不知道！”

孩子絮絮地诉说，鲍埃尔太太乐融融地倾听着。她也喜欢勃莱尔·阿陶，跟她的孩子一样喜欢他，一有机会总要送些甜的东西给他吃。她什么都不在乎，只要能让她去看看她丈夫熟识的这个老工人，去看看那块发现她丈夫尸体的凶地——在矿井发生爆炸以后，可怜的鲍埃尔的尸体在那里找到时已经被火焰烧得象墨一般黑了……但是女人是不准下矿的，所以她只好满足于听听她儿子对于矿井的种种描述。

啊！她非常熟悉这个煤矿，这个她的丈夫一去不复返的黑魆魆的洞窟。有多少次，她在那有 18 英尺阔的张大的巨口前面等待着她的亲人；顺着石砌的围墙，瞅着那用钢索吊住的、挂在钢滑轮上的沉重的橡木罐笼[①]；观看那矿山的高大的外廓：放蒸汽机的厂房，查出入证的检查员的小屋子，以及其他一切！有多少次，她站在那烤得人混身燥热的永远燃烧着熊熊炭火的硕大的铁筐子前面；那儿，有从深洞里出来的矿工们在烘烤衣服；那儿，有迫不及待地想抽烟的人在点燃他们的烟斗！她是那样熟悉这座地狱门口的一切音响和活动！那里有卸下满载的煤车的卸煤工，还有装吊工、选煤工、洗煤工、机械师、司机，她曾无数次地看到他们

① 罐笼是煤矿里用的升降机，用来升降煤车物料和人。

劳动！

她无法看到的，可是在她的脑际浮现得清清楚楚的，那就是在带走了成群工人的罐笼坠到井下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在那些工人中间，从前有她的丈夫，现在有她的唯一的孩子！

她听见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哗笑在深邃的矿井中越来越远，越来越低，终于完全消失。她的心随着罐笼在狭窄的笔直的井筒里往下沉，下到 500 米、600 米，——巨大的金字塔高度的四倍！……她终于看见它到达了终点，男人们急急忙忙地跨出笼子！

在这座地下的城市里，人群向四面八方散开，有的往右，有的往左，推运工奔向他的煤车；拿着铁镐的掘煤工涌向他们将与之搏斗的采煤场；堵塞工忙着用坚实的材料把已经开采过的空煤层填结实；支架工在没有墙柱的坑道中架起支柱；修路工修筑坑道、铺设路轨；石工凿通矿壁把矿井连起来……

中央坑道象一条宽阔的马路似地从一座矿井通向三四公里以外的另一座矿井。坑道两旁分出许多和它成直角的第二路坑道，在这些平行的坑道上又分出第三路坑道。坑道之间都竖立着煤或岩石形成的墙壁或支柱。这里一切都是有规律的、方正的、坚固的、黝黑的！……

在这座四四方方的无数线路组成的迷宫里，活跃着一支半裸体的矿工大军。他们说着话，在他们的安全灯的照耀下劳动着！……

这就是当鲍埃尔太太一个人在家里沉思的时候，常常

想到的情景。

在这些纵横交错的坑道中，有一条是她特别看得清楚，特别熟悉的，她的小卡尔就在那儿开闭通风门。

夜色降临了，日班的工人出了矿井，夜班的工人去接替他们。可是她的孩子，她的亲生的孩子却没有乘上罐笼。他到马厩去了，去找他的亲爱的勃莱尔·阿陶，侍候他吃完他那顿麦片做的晚饭并且准备好给牲口吃的干草；然后他才去吃别人从上面给他送下来的自己的一份微少的冷饭。吃过了，他就跟一动不动地伏在他脚边的大老鼠和低低地围着他飞翔的两只蝙蝠玩一会，然后躺在草垫上睡去。

这一切鲍埃尔太太都知道得很清楚，卡尔跟她讲述的每一个细节她都熟悉，才说起一个头她就全明白了！

“妈妈，您知道昨天工程师毛勒斯密尔赫先生跟我说什么？他说一两天后要给我出一些算术题，要是我答得好的话，那末等他在矿里测绘平面图的时候，就让我帮他拿皮尺。看样子大约要开一条通到威勃矿井的坑道，要想开得准可很费事呢！”

“真的？”鲍埃尔太太喜出望外地叫道。“工程师毛勒斯密尔赫先生他那么说吗？”

这会儿她仿佛已经看见她的孩子顺着坑道拉长皮尺，而工程师则手里拿着小本子记着数目字，眼睛盯着罗盘，确定开掘的方向。

“坏的是，”卡尔接着说，“算术上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没有人给我解释，我真怕到时候答不好！”

这时候，马尔赛正坐在炉旁默默地抽着烟。作为这屋

子的房客他有这样的权利。他插进了他们的谈话，对孩子说：

“你什么地方感到困难，如果让我看看，也许我能给你解释。”

“您？”鲍埃尔太太有点不大相信地问。

“当然，”马尔赛回答，“您难道认为我每天去上夜校什么也没有学会吗？先生对我很满意，并且说我可以给别人补习呢！”

马尔赛说完话，就到自己房里拿来一个白本子，坐在小孩的跟前，问他哪儿做不出，就给他讲解。他讲得那么清楚，卡尔非常佩服，他再也不感到有什么困难了。

从这一天开始，鲍埃尔太太对她的房客更加尊敬了，马尔赛则对他的小朋友发生了感情。

另一方面，他自己在工作上处处表现为一个模范工人，过不多久就得到提拔，先是升为二等工，接着就升为一等工。每天早上 7 点钟的时候他上 O 字门去。到晚上吃过晚饭，就去听工程师特鲁勃芮讲课。几何、代数、机械制图，每一门功课他都以同样的热情学习着。他进步得那么快，引起先生很大的注意。年轻工人进苏尔策的工厂才两个月，不但在 O 字区，就是在整个钢城，也已经被列为最出色的聪明人之一。刚满第三个月，他的领导人就呈上一份报告，正式提名推荐：

“施瓦尔茨（约翰），26 岁，一等铸工。我应该提请中央行政机关注意：这个工人从理论知识、实际能力和突出的创造力这三方面来说都是‘出类拔萃’的。”

然而要真正引起上司对马尔赛的注意，还得有一个特殊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早晚总会来的，而事实上也终于来了，但是不幸得很，它是在最悲惨的情况下来临的。

一个礼拜天的上午，马尔赛听见打 10 点钟，可是还没有看见他的小朋友卡尔，他感到有些诧异，下来问鲍埃尔太太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原故。他发现她也正焦急不安。卡尔早就该回家了，至少该回来两小时了。马尔赛看她那样着急，就自动出去打听消息，他向阿尔布列希特矿井一直走去。

一路上马尔赛遇见几个矿工，他向他们挨个问看没看见那个小孩，每个人都回答他说不知道，他和他们互道了一声 Glück auf——平安地出来！德国煤矿工人的一句招呼语——以后，继续往前走去。

大约 11 点钟的时候，他到了阿尔布列希特矿井。那儿没有平常上工日子的那种喧嚣骚动的景象。很难得碰到个把年轻的“摩登时特”[①]——这是矿工们风趣地用来挖苦选煤女工的称呼——正在跟检查员闲聊。检查员由于职务的关系，甚至休息日也不能离开井口。

“您看没看见 41902 号的小卡尔出来？”马尔赛问这个职工。

他查了一下名单，摇摇头。

“这个矿有没有别的出口？”

“没有，只有这一个出口，”检查员回答，“开在北面的

① 专卖时式物品的商人。

‘口子’还没有完工呢。”

“那么说，孩子还在下面？”

“一定的，不过这倒是有点奇怪，因为星期天只有 5 个专门的守卫才留在下面。”

“我能不能下去看一下？……”

“没有许可不能下去。”

“也许发生了什么意外。”“摩登时特”插嘴说。

“星期天不可能发生意外！”

“不管怎么样，”马尔赛说，“我得知道这孩子的下落！”

“您去见机械部工长吧，就在这个办公室里……说不定他还在……”

工长穿着一套整整齐齐的假日服装，衬衣领子硬得象马口铁一样，他正在愉快地料理未完的事情。本着他的敏锐的感觉和仁慈的心肠，他马上和马尔赛同样感到不安。

“我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说。

他吩咐机手准备放下罐笼，他要和年轻工人一起下矿。

“您没有‘加里贝’气箱吗？”马尔赛问。“可能用得着的……”

“您说得对。井底下是永远没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的。”

工长从一口柜子里拿出两付锌质的蓄气器，样子活象巴黎买可可[①]的背在背上的可可壶。这是一种蓄有压缩空气的箱子，有两个橡皮管通到嘴里，用牙齿叼住管头的角质

① 一种饮料。

咬嘴。空气是用一种特别的、能把里面的气完全压出来的风箱打进去的。有了这样的空气供应设备，再把鼻子用一个木头夹子夹紧，就可以毫无危险地深入到空气十分恶浊的坑道中去。

准备停当以后，工长和马尔赛就上了罐笼，钢索从滑轮上放下来，开始下降。两个人在两盏小电灯的亮光底下，一面谈话，一面往地底下沉落下去。

“对于一个不是矿上的人来说，您的胆子够大了。”工长说。“我看见过有些人一到罐笼里边就慌得不知所措了，不知道该出去还是该留在笼里，象兔子似地缩成一团!”

“是吗? ”马尔赛回答。“我对这个一点儿也没什么。我曾经下过两三次煤矿。”

他们不一会就到了井底。在交叉路口的一个守卫说他压根儿没有瞧见小卡尔。

他们向马厩走去。只有几匹马在那儿，它们嘶叫了几声，代替勃莱尔·阿陶向三位来客表示欢迎，从它们的叫声听起来仿佛它们的心里也惶惶不安。钉子上挂着卡尔的背包。在一个小角落里，一把马刷旁边，放着他的算术书。

马尔赛立刻注意到卡尔的灯不在那儿，这又证明了孩子一定还在矿中。

“他可能掉进了一块坍陷的地方。”工长说。“但是不太可能！一个星期天，他到采煤场去干什么呢? ”

“噢！可能他在离开矿以前去捉虫子去了!”守卫说。“他对这可喜欢了!”

一个管马厩的孩子随即过来肯定这个假设，他看见卡



马尔赛和工长搜查坑道。

尔在 7 点钟前拿了灯离开的。

于是现在只有开始正式搜寻了。

一声哨响叫来了另外几个守卫，他们看着一张矿井的大平面图，划分了一下各人去的地区，每个人拿着灯，走向分定的第二路或第三路坑道去开始搜寻。

两小时后，矿里各个角落都已搜遍了，七个人都回到了交叉口。没有一处地方有丝毫坍陷的迹象，同时也没有一处地方有卡尔的踪迹。有人认为可能孩子出去的时候没有被人瞅见，而现在也许早就到家了。工长大概越来越感到饿起来了，所以同意这个看法，但是马尔赛的看法是相反的，他坚持再找一找。

“那是什么？”他指着图上用虚线划的一块地区说。这个部分处在周围那些有详细说明、精确地划定的地区中间，就好象地理学家用以标明北极区陆地的terryφ ignotφ[①]。

“这是因为煤层太薄而临时废弃的地区。”工长回答。

“有一块废弃的地区？……那就必须到那儿去搜寻！”马尔赛用一种不容违抗的语气说，这个语气在这些人身上起了作用。

他们很快就到了那处空穴，的确，从它的滑腻发霉的表层可以断定这块地方该有好几年无人过问了。

他们搜索了好一会，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忽然马尔赛叫住了大家，对他们说：

“你们是不是觉得呼吸困难起来了，而且有点头晕？”

“是啊！真的！”他的同伴们回答。

“我呀，”马尔赛说，“刚才有一会儿我差一点昏过去。这里肯定有碳酸气[②]……您可以允许我点一根火柴吗？”他问工长。

“点罢，小伙子，没有关系。”

马尔赛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盒洋火，擦了一根火柴，弯下身子，把小小的火焰凑近地面，它立刻熄灭了。

“我知道不会错……”他说，“这种气体比空气重，它紧贴着地面……没有‘加里贝’气箱的人，不能在这儿逗留了。

---

① 拉丁文：未经探明之地。

② 即二氧化碳，一种无色无臭不能助燃的气体，比空气重，有时由地壳缝隙中喷出，聚集在深井或地面，空气中如含二氧化碳太多，对身体有害，甚至会闷死。



卡尔一动不动地躺着，已经冰凉了。

要是您愿意的话，先生，就是我们两个人找下去吧。”

事情就这样商量定了。马尔赛和工长两人用牙咬住蓄气箱的咬嘴，鼻孔用夹子夹住，深入一层层古老的坑道。一刻钟以后，他们出来给蓄气箱换进新鲜空气，然后又去继续搜寻。

当他们第三回搜寻的时候，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远处的阴影里有一缕蓝色的电灯的微光。他们向那儿奔过去……

在潮湿的墙壁下，一动不动地躺着可怜的小卡尔，身体已经冰凉了。他那发青的嘴唇，充血的脸，静止的脉搏以及躺着的姿势说明了所发生的一切。

他打算在地上捡什么东西，弯下了身子，就慢慢地被碳酸气包围了。

想尽了一切办法企图使他活过来，但都没有用。他已

经死了四五个钟头了。第二天晚上，斯达尔施塔特的新辟的墓地上又多了一座小小的坟墓。鲍埃尔太太，这可怜的女人，象当初失去她的丈夫一样，又失去了她的孩子。

7

中 央 总 部

阿尔布列希特矿井区的主任大夫埃希丹纳希医生的一份详细的报告中证明：卡尔·鲍埃尔，41902 号，13 岁，在 228 号坑道捕捉昆虫，由于呼吸气管吸进大量碳酸气而窒息身死。

在另一份工程师毛勒斯密尔赫所写的同样清楚的报告中，说明了把 14 号平面图的 B 区包括在通风设施系统内的必要性，因为那里的坑道有一种很缓慢、很难察觉地向外散发的有毒气体。

最后，工程师又写了一份报告，叙述了工长腊耶和一等铸工约翰·施瓦尔茨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的热心为人的精神，希望引起主管部门的注意。

八九天以后，年轻工人在门房里拿他的报到牌的时候，发现钉子上有一个印着他的名字的通知：

“请施瓦尔茨今日上午 10 时来 A 字路 A 字门，中央总部，总经理办公室。服装务必整齐。”

“到底来了！……”马尔赛想。“费了些时间，可是还是来了！”

这些天来，他经过和伙伴们的谈话，以及星期天在斯达

尔施塔特周围散步，对于城内的总的机构已经有了相当了解，他知道要得到进入中央总部的许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关于这方面有种种传说：据说有些轻举妄动的人想乘人不备进入禁区，结果就失踪了……在那里工作的人，任用以前，要经过一系列秘密的手续，被迫提出最庄严的誓词，保证决不泄露内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要是违背了誓言，就要被秘密法庭残酷地处死……环形路和这座“至圣殿”之间有一条地下铁道连接着……在夜间有一些不知名的客人坐火车到那儿去……有时候在那儿举行最高会议，出席会议和参加讨论的都是一些神秘的人物……

马尔赛并没有过分相信这些传说，可是他知道这些话能说明一件可靠的事：要进入中央总部是极其困难的。在他所认识的工人和朋友当中——其中有铁矿工、烧炭工、炼金工、管高炉的职工、卫兵小队长，还有木工、锻工，——没有一个人进过 A 字门。

因此，他感到莫大的喜悦，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在指定的时间到了那里。他首先感到的是：到处戒备森严。

马尔赛暂时在那里等着。有两个穿着灰色制服，身上佩着剑，腰上挎着手枪的人在门房里。这间屋子跟修道院里专门负责传达工作的修女的屋子一样：有两个门，一个通里面，一个通外面，从来不会在同一时间开启。

检查和验对了通行证以后，马尔赛被那两个穿制服的侍从用一块白手绢很仔细地把眼睛包扎了起来。他丝毫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

于是他们挟住了马尔赛的胳膊，带着他走，一句话也

不说。

大约走了两三千步路以后，走过一段楼梯，有一扇门开了，又关上了，随后马尔赛得到许可，除下了蒙着眼睛的手绢。

这时候，他发现自己是在一间陈设非常简单的屋子里。室内的家具只有几把椅子，一张黑色的桌子和一块大的画板，以及所有画建筑图样所需要的用具。屋里的光线是透过几扇高大的、装着毛玻璃的窗户射进来的。

不一会，有两位象大学教授似的人物进了屋子。

"有人提到你，说你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其中的一个说。"我们准备测验你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你安置在设计处。你准备回答我们的问题吗？"

马尔赛谦虚地表示他准备接受测验。

于是，两个主考人接连提出一些化学方面、几何方面和代数方面的问题。年轻工人回答得既清楚又准确，每一点都使他们满意。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的图也很清楚，很巧妙，很好看。他写的方程式排列得很紧凑，每行的间隔都是一样的，就象一排挑选出来的精锐的队伍那么整齐。有一个问题他所用的证明方法竟是如此巧妙和新颖，就连主考人也不由地感到惊讶，问他是从哪儿学到的。

"在我的家乡夏夫好斯的初级学校。"

"看来你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师吧？"

"这方面是我最擅长的。"

"瑞士的教育的确办得出色！"一个主考人向另外一个说："我们给你两小时的工夫，要你画一张这样的图。"他说。

一面交给马尔赛一张相当复杂的蒸汽机切面图。“要是你能完成得好的话，我们就将给你下这样的评语：成绩优异出众，令人十分满意。你就会被录取了。”

屋里只剩下了马尔赛一个人，他开始用心地画。

到了规定的时间，主考人又进来了。已经画成的那张图使他们赞赏不已，他们在评语上又加了一句：我们还没有一个设计师具有这样的天才。

年轻人又被穿灰制服的侍从挟住了，受到跟刚才同样的待遇——蒙着眼睛，被带到总经理的办公室。

“已经把你介绍到设计处的一个制图工场，”总经理对他说，“你是不是准备接受规定的条件？”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条件，”马尔赛说，“不过我想我都能接受的。”



马尔赛被蒙着眼睛带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条件是这样的：第一，整个雇用期间不准外出。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可以得到特别的外出许可证。第二，这里的制度和军队中一样，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否则要受军事处分。你现在受到相当于少尉级现役军人的待遇，以后可以逐步升到最高的军级。第三，必须宣誓永

远不向任何人泄露在你所接触的部门中看到的一切。第四，收发信件要经过你上司的检查，并且只限于跟你的亲属通信。”

“一句话，我进了监狱了。”马尔赛心想。

随后，他非常简单地回答：

“我认为这些条件很合理，我愿意接受。”

“好吧。举起手来……宣誓……你被任为第四工场的设计师……你的住所会指定给你；至于伙食，这儿有一个第一流的食堂……你没把你的东西带来吧？”

“没有，先生。我来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事，我的东西都在我的女房东那里。”

“会有人给你去取的，因为你已经不能再离开这儿了。”

“幸亏我的笔记是用暗语写的！”马尔赛心想。“要不然只要一给他们发现就完了！……”

傍晚时分，马尔赛已经被安置在一个精美的小房间里了。这是在一幢楼房的四层楼上，楼前有一个宽阔的院子。这时候他才有工夫考虑一下自己的新生活。

看来这个新的生活并不象他起初想的那样悲惨。他的同伴们——他在食堂里跟他们见过面了——一般都是很平静、很温和的，象所有从事工作的人一样。为了稍微调剂一下这种没有欢乐的机器似的生活，他们中间有些人组织了一个乐队，每天晚上演奏，演的还相当不坏。那儿有一所图书馆，一间阅览室，在他们有限的空闲时间内可以得到一些珍贵的、科学方面的精神食粮。还设有几个专门的讲习班，由学识最渊博的教授讲课，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去听课，

并且要参加经常的测验和会考。但是这块狭小的天地里面没有自由，不能畅快地呼吸。这简直是一所成年人的学校，里面有很多严格的规则。这里的人们尽管被管得服服贴贴地服从着铁一般的纪律，然而周围的气氛并没有使他们成为负担。

整个冬天，马尔赛全心全意地工作着。他在工作上的兢兢业业，他的设计图的尽善尽美，以及他在学习方面的突飞猛进，受到所有老师和评判员的一致重视。由于这些表现，使他没有过多久就在这群勤奋的人中间出了名。他成了一致公认的最熟练、最灵巧、创造力最丰富的设计家。一有什么困难，大家都去找他解决。甚至上司也对他怀着一种敬意，很信赖他的经验，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往往会在普遍的羡慕之下取得这种尊敬。

但是如果这个年轻人以为到了设计处里面的主要部门以后，就能够由此得知内部机密的话，那他就想错了。

中央总部内，他所属的那个部门，是在一个用铁栅栏围起来的直径 300 米的半圆形地区内，他的生活就被禁闭在这个铁栅栏里边，不过他的智力活动范围却可以而且也应当扩展到最远的冶金工业部门。

他的实际工作仅限于设计蒸汽机。他设计制造各种各样体积和动力的蒸汽机，用于各种工业部门，作各种用途，有供军舰用的，也有供印刷用的。但是他始终跳不出这一门业务的范围，严密的分工制把他紧紧地束缚在他那摊工作上了。

马尔赛来 A 字区已经 4 个月了，但是他对于钢城里面

的整个工作面貌并没有比初来时多知道一些。顶多只能在组织机构方面收集到一些最一般的情况：在这个机构里面，他本身——不管他有多大才能——只是一个小齿轮，几乎是最下面的一个齿轮；他了解到斯达尔施塔特所形成的一个蜘蛛网的中心是金牛塔，这是一个大得出奇的建筑物，比周围所有的楼房要高；他还知道——这都是从食堂里听来的“小广播”——苏尔策先生的私人寓所就在塔的底部，著名的密室设在塔的中部，人们又说这座拱形的建筑物不怕火烧，它的内部就象一艘装甲舰艇的外壳一样包着铁皮，它由一连串装有暗锁的钢门封闭着，戒备得就象一家最最疑神疑鬼的银行一样；另外还有一种普遍的传说：苏尔策先生正在设法制造一件可怕的武器，它的效能是空前的，它将保证德意志很快地取得统治全世界的地位。

为了想要探知这里边的奥妙，马尔赛开动脑筋想出了最大胆的越墙、化装等种种潜入办法。可是这都是枉费心机，他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没有丝毫实现的可能。不论哪个晚上都有强烈的灯光照耀着，都有久经考验的哨兵守卫着，那道黑黝黝的高墙，永远是不可飞越的障碍，它挡住了他的一切努力。即使他终于突破了这围墙的某一角的话，他又能看到些什么呢？一小部分，始终是一小部分，决看不到全貌。

然而这一切困难都吓不倒他。他曾经发誓，决不罢休。他一定不罢休。如果需要 10 年准备时间的话，他就等待 10 年，终归有一天这个秘密会被他发现的！这一天必定会到来的。现在法兰西城正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这个幸福

的城市，它的种种造福人群的措施，使每个人无一例外地得到好处，它给所有失意的人们指出了新的希望。马尔赛毫不怀疑：苏尔策面对着这样一种拉丁民族的成功，必定会更加坚决地要实现他的威胁对方的计划。钢城本身和那里所进行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

好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3 月里有一天，马尔赛的脑中刚刚出现他的这个曾经千百次出现过的汉尼拔[①]的誓言的时候，一个穿灰制服的侍从来通知他，总经理要跟他谈话。

“我接到苏尔策先生的命令，”这位高级人员说，“要把我们的最好的设计师派到他那里去。就是说你。请你收拾你的东西准备到中央区去。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尉了。”

于是，就在他觉得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的时候，他获得了向往已久的进入中央区的许可。这是英勇的劳动所产生的一个合情合理的结果。马尔赛是这样的喜出望外，他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快活不由得流露在脸上。

“我很高兴能通知你这样一个好消息，”总经理说，“我只有鼓励你继续在你勇敢前进着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地继续前进。在你的面前有着无限光辉的前途。好好儿干吧，先生。”

经过了这样长时期的考验以后，马尔赛终于朦胧地望见了他曾发誓要达到的目的地！

他把所有的衣服都叠在箱子里，跟着穿灰制服的人，终

---

① 汉尼拔（纪元前 247－183），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名将，曾屡败罗马军。汉尼拔的誓言表示坚决做到，一定要取得胜利的意思。

于越过了最后一道墙。这一切只是几分钟的事情，但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要不然，马尔赛还可能长期地无法进入这个在 A 字路上唯一的中央区入口的。

他来到了难以接近的金牛塔下，这是第一次看见它的全貌，以前他只望见过那远远地隐现在云端里的高不可攀的塔尖。

展现在他面前的这幅景象的确是出人意外的。设想一下：一个人从一所喧闹的普通的欧洲工场里忽然一下子落到一座热带原始森林的中心，他该感到多大的惊奇！马尔赛在斯达尔施塔特的腹地所感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出其不意的惊愕。

对于一座原始森林，你可以通过伟大的作家的描写而逐渐了解到很多，而苏尔策先生的花园却是你从未见过的一座修饰得最精致的景色宜人的花园。那儿有最高大的棕榈树，最茂密的香蕉树，最丰满的仙人掌，形成一片浓荫。长春藤柔媚多姿地缠绕在挺然屹立的尤加利 [①]树上，仿佛给披上了一件绣着翠绿枝叶的盛装，又象是下垂的浓密的秀发。遍地芳草如锦。累累的菠萝和石榴与那黄澄澄的橙子争辉。风雀和极乐鸟 [②]在空中展览着它们的灿烂夺目的羽毛。最后，就连气候也是暖洋洋的，跟植物一样属于热带性。

马尔赛极目四顾，想寻找制造这幅奇景的玻璃暖房和暖气炉。他意外地发觉除了蔚蓝的天空以外什么也没有，

---

① 一种在热带地方很普遍的常绿乔木。高至 300 多英尺。

② 风雀和极乐鸟都产于热带地方。

这使他惊讶得好半晌目瞪口呆。

过了一会，他才记起来离此不远有一座终年燃烧着的煤矿，他省悟到苏尔策先生一定巧妙地利用了这产生地下热流的宝窟，通过一些金属管子而使周围的空气永远保持温暖。

虽然年轻的阿尔萨斯人凭自己的判断力得到了这个解释，但还是不禁为这一片葱茏的草木弄得目迷神离，止不住深深地吸一口弥漫在空气中的醉人的幽香。6 个月来，他不曾看见过一株绿草，现在他要取得补偿了。在平平的漫坡上，一条砂砾铺成的小径把他引到了一座精美的大理石回廊的台阶下。上面屹立着一排瑰丽的廊柱。后面是矗立的高大方正的楼房，好象是金牛塔的塔基。马尔赛瞅见回廊下有七八个穿着红色制服的仆役和一个戴着军帽，手持长枪的门警。他注意到柱子之间有着富丽堂皇的铜烛台。当他一级一级往上走的时候，他感觉到一阵轻微的轰隆声，这使他意识到一条地下铁路正从他脚底下通过。

马尔赛通报了姓名以后，立刻被带了进去。门里是一条过道，这简直是一所真正的雕刻陈列馆。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停下来，就被带进一间红地金饰的大厅，接着又穿过一间黑地金饰的大厅而来到了一间黄地金饰的大厅，侍役把他一个人留了下来，等了 5 分钟，终于被带进一间绿地金饰的华丽的办公室。

苏尔策先生叼着一支长长的烟斗，旁边放着一杯啤酒，他处在这一片豪华的场面中，就象一只漆皮靴子上沾了一块泥迹一样。

钢王没有站起身来，甚至头都没有转动一下，冷淡而简单地说：

“你是设计师吗？”

“是的，先生。”

“我看了你设计的图样。非常好。可是你只会设计蒸汽机吗？”

“他们从来没有要我做过别的。”

“关于炮弹学方面你是不是懂一点？”

“我在空闲的时候钻研过，因为自己爱好它。”

这个回答正合苏尔策先生的心意。他这时候才值得对他的受雇者看上一眼。

“那么，你和我一起设计一种炮吧，呃？……看看你能不能对付得下来！……啊！让你接替桑纳的工作你会感到困难的。桑纳这个笨家伙，今天早上在弄一包炸药的时候竟把自己炸死了！……这条蠢猪差一点没有把我们全给炸死！”

老实说：从苏尔策先生嘴里说出来的这一段粗卤的话，还并不十分使人讨厌。

8
龙　窟

几个星期以后，年轻的阿尔萨斯人已经和苏尔策先生完全打成一片了。关于这一点，眼看他运气越来越好的读者们大概不会感到惊奇的。他们两个已经变得形影不离。

工作、吃饭、在花园里散步、边喝啤酒、边抽着长烟斗，——两个人干什么都在一起。前耶拿大学的教授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合作者能够如此称他的心意，能够这样了解他，他只要把话提一个头，对方就明白他的意思了，而且又能这样快地把他的学理方面的论据加以应用。

马尔赛不仅是一个精通各门业务的杰出人才，他还是一个最使人喜欢的伙伴，在工作上则是最勤恳的，是个最谦虚而又有天才的发明家。

苏尔策先生有了马尔赛，简直如获至宝。每天他心底里要说上十遍这样的话：

“了不起的发现！这小伙子真是一颗明珠！”

事实上，马尔赛一眼就看透了这位东家的脾气秉性。他看出他的主要特性就是贪婪无餍、自私自利、处处表现得极端爱慕虚荣，于是他就随时小心谨慎地根据这一点来决定自己的一举一动。

苏尔策就好比一件乐器，年轻的阿尔萨斯人要学会操纵它的特殊手法，他学得那么快，过不了多少时候，他就能象弹钢琴一样得心应手地掌握苏尔策了。他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尽量表现自己的才干，但是永远给苏尔策留一个机会来显示他比马尔赛更强。

举例来说：他画了一张图，画得十全十美，但是留一个容易发现并且很好改正的错误，前教授先生一见，立刻就兴奋地把它划出来。

他要是有了一个学理方面的独到的见解，他就设法在和苏尔策先生谈话中间启发他，慢慢地把它引出来，使得苏

尔策认为这是他自己发现的；有时候马尔赛甚至更进一步，例如他会那么说：

“您叫我画的那张有一个活络冲角[①]的战舰设计图，我已经画好了。”

“我叫你画的？”苏尔策问，他从来不曾想到过这样的事。

“是啊！那么说您忘了这件事了？……一个活络的冲角能使一颗梭子形的水雷一直射进敌舰的腹部，过 3 分钟以后它就爆炸！”

“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我脑子里想到的东西太多了！”

于是苏尔策先生就坦然地当了这件新产品的发明人。

不过这种手腕也许只把他蒙住一半，实际上可能他自己已经感觉到马尔赛比他强。可是，人的脑子里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想法，苏尔策的脑子里就由于某种念头作怪，使他心安理得地很喜欢这种表面上的优越，尤其当他以为他的手底下的人也有这种错觉的时候，就更心满意足了。

“他是个奴才，有多大能耐也好，还不是条看家狗！”有时候，他这么安慰自己，一面默默地暗笑着，露出了他的牙床上的 32 颗骰子似的牙齿。

另外，他的虚荣心很快会在别的地方得到弥补，他会想到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实现这些工业的梦想！……靠了他，并且只是为了他，这些梦想才有价值！……马尔赛到底

① 装在军舰舰首的铁嘴，用来攻击敌人的。

不过是他苏尔策所设立的机构中的一个齿轮罢了，等等……

况且，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一切都暴露出来。马尔赛在金牛塔待了5个月以后，对于中央总部神秘的内幕，并没有知道多少。不过他的种种猜测却已近乎证实了，他越来越相信斯达尔施塔特隐藏着一个秘密，苏尔策先生除了谋利以外一定还有一个目的，可能他已发明了某种新的武器。从他所关心的事物和他所经营的事业的性质看来，这个假定具有很大的真实性。

但是谜底始终无法知道。

马尔赛不久就认识到要是不发生一个大变动的话，他是无法得到这个谜底的。但是在这一点上他看不到有什么迹象，于是决定自己来创造条件。

这是9月5日傍晚——一年前的今天，他在阿尔布列希特矿井发现他的小朋友卡尔的尸体——，晚饭就快吃完了。

远处，整个原野仍旧被这个美洲瑞士的漫长的严冬用它的白色大氅覆盖着。可是，在斯达尔施塔特的花园里，气候却温暖得仿佛6月天，雪没有下到地上就已经溶化了，所以降落下来的不是一片片的雪花，而是一滴滴的雨珠。

“酸菜炒香肠的味道真美，是吗？”苏尔策先生说；虽然有了蓓根的数亿钱财，他仍没有嫌弃一向心爱的这道菜。

“是的，真美。”马尔赛回答。这道菜他已经吃得厌透了，但是每天晚上他还是英勇地大嚼一通。

他的胃里面的翻腾难受促使他终于决定要试一试他谋

划好的一个计策。

“我甚至感到奇怪，”苏尔策先生补充着说，“那些既没有香肠、没有酸菜、又没有啤酒的人们怎么能活得下去!”他叹了一口气说。

“生活对于他们一定是一种长期的苦刑。”马尔赛说。“把他们和伟大的日耳曼帝国合并，才真正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现。”

“呃！呃!”……会有那么一天的……就会来的!”钢王扬声说。“我们已经占据了美洲的腹地。让我们再到日本附近找一两个岛，到那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将要跨着多么大的步子，从地球的这一头一下子就绕到那一头!”

仆役已经拿来了烟斗。苏尔策先生装满了他自己的那一只，点着了火。每天这会儿是最悠闲舒适的时候，马尔赛有意选择了这个时间。

“我得说明，”静默了片刻以后，他加了一句，“我不太相信真能够征服!”

“什么征服？”苏尔策先生问。他已经撇开了刚才的话题，所以有点摸不着头脑。

“德国人征服世界。”

前任教授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不相信德国人征服世界？”

“不相信。”

“啊！真是，这真是岂有此理！我倒很想知道这种怀疑的根据是什么!”

“很简单，就是因为法兰西的炮兵终归会干得更为出色

而把你们压倒。瑞士人，我的同胞们，他们对法国的军人有深刻的了解，他们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看法，他们深信一个受过教训的法国人一定会加倍警惕的。1870 年惩罚了别人的人自己将受到同样的惩罚。在我们的小国家里，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一点，先生。要是必须把一切都对你说，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也是英国权威人士的看法。”

马尔赛用的是一种冷酷的、干脆的、果断的声调，如果说这段卤莽的不中听的话会在钢王身上产生效果的话，那么他这种声调就更加强了这种效果。

苏尔策先生怒不可遏，话都说不出来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全身的血一下子涌到了脸上。年轻人看了有点担心，恐怕太过火了。然而他看见他的对手那阵几乎闭过气去的狂怒很快就过去了，显然这一下还没有击中要害，他又接着说：

“是的，说起来很使人生气，但这是事实。我们听不到我们的敌方有什么动静，那是因为他们正在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你以为他们从战争以来什么都没有学会吗？当我们象傻子似地一个劲儿增加我们大炮的重量的时候，肯定地他们却正在准备着一种新式的炮；而我们将是第一个受到这个新式大炮洗礼的人！”

“新式的！新式的！”苏尔策先生结结巴巴地说。“我们也制造新式的，先生！”

“啊！对，就谈谈这个吧！我们的前辈是用铜来铸造炮的，我们呢，把它改成用钢来制造，如此而已！我们不过是把炮的威力和射程加了一倍！”

“加了一倍！……”苏尔策先生不以为然地重复了一句。从他的语气听起来好象说：事实上，我们做的要比这好得多！

“说来说去，”马尔赛接着说，“我们只会抱怨诉苦。嗳！你愿意我说老实话吗？关键在于我们缺乏发明的天才。我们什么也没有想出来，可是法兰西人，他们却创造出东西来了，这一点你应该相信！”

苏尔策先生的心里已经稍微镇静下来了。不过，他的嘴唇在颤抖，他脸上一会儿煞白，一会儿又象要昏过去似地涨得通红，这就足以说明他的情绪还是相当激动的。

难道能忍受这样的侮辱吗？一个姓苏尔策的，一个全世界最巨大的工厂和第一流铸炮业的独一无二的老板，一个国王和议员都俯伏在他脚下的人，竟听着小小的瑞士设计师说他发明不出东西，说他不如一个法兰西的炮兵！……这是决不能忍受的！何况是在这个时候，——这时候，就在他的附近，在一堵包着铁皮的墙后边，摆着一件东西，它会使这个可笑的无法无天的人惊愕不止，会使他哑口无言，会粉碎他的愚蠢的论据！

苏尔策先生猛然站起来，竟把他的烟斗都撞断了。然后，他用一种满含讥讽的目光盯住了马尔赛，咬紧了牙齿，对他说，或者更确切一点，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句话：

“跟我来，先生，我将要让你看看：我，苏尔策是不是发明不出东西来！”

马尔赛冒险地来了个“孤注一掷”，但是他赢了，这是他的非常大胆而又出其不意的话语所激起的惊愕和被他挑起

的强烈的愤恨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因为这位前任教授的虚荣心太盛，以致超过他的谨慎。苏尔策急于要揭开自己的秘密。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小心地关上了身后的门，一直走进他的图书馆，手按着雕花墙板上的某一块。立刻，这堵墙上有一排书遮挡着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洞，这是一条狭窄的通道的入口。通道里有一座石梯，一直通到金牛塔下。

那儿，有一扇橡木的门，一把小小的钥匙把它打开了，这把钥匙从来没有离开过塔的主人。第二道门出现了，它是用一种对字锁，就是人们通常装在保险箱上的那种锁锁着的。苏尔策先生对好了字，推开了那扇沉重的铁门。这



苏尔策先生对好了字，推开了沉重的铁门。

扇门上安有一个复杂的能爆炸的特殊设备，马尔赛由于一种职业的好奇，很想观察一番。但是他的领路人没有容他有时间看。

两个人来到了第三道门前，这扇门上看不见有锁，轻轻一推它就开了，当然，一定有一种固定的推法的。

通过了这三重障碍以后，苏尔策先生和他的伙伴开始登上一座有 200 级的铁梯。然后，来到了俯瞰整个斯达尔施塔特城的金牛塔塔顶上。

这座塔是一座花岗石的建筑物，它的硬度能经得起一切考验。塔顶上是一个圆形的炮台，四面开着好几个炮口，炮台中央摆着一门钢质的大炮。

“看!”教授一路上没有吭一声，这会儿才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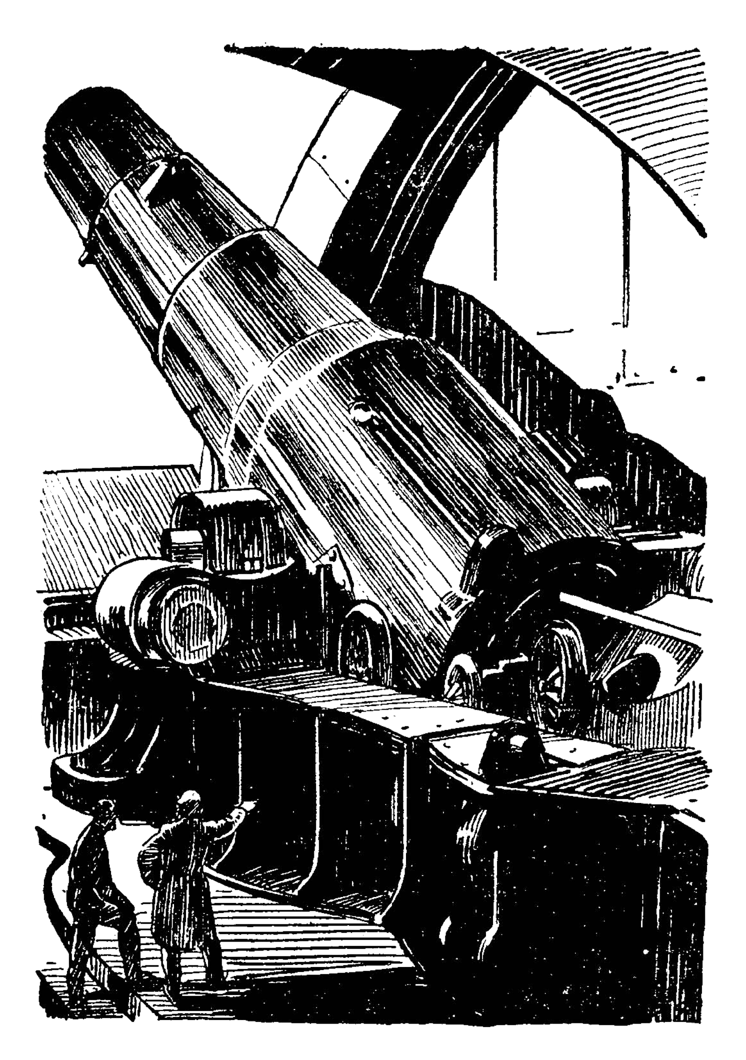
这是马尔赛所见过的最大的一门攻城炮。它至少该有 30 万公斤重，装有闭锁机，它的口径有一米半。饱架是钢做的，上面有一块钢板，炮可以在钢板上转动。炮上装着许多齿轮，操纵起来很省事，甚至一个小孩都能开动它。炮架后部装着一个弹簧矫正器，它的作用是抵制发射后炮身后退，即使不能完全阻止，至少能产生同样强的反作用，使炮身在每次发射以后自动恢复原来的位置。

“这门炮的威力怎么样? ”马尔赛问，他对这样的一架机器不能不赞赏了。

“我们用一发炮弹，可以在 2 万米以外轻易地穿透一块 40 英寸厚的金属板；就好象打一块奶油蛋糕似的!”

“那么它的射程有多远呢? ”

“它的射程!”苏尔策兴致勃勃地叫道。“哼！刚才你说



炮台中央摆着一门大炮。

我们的仿造力只能做到使现在的炮的射程增加一倍！好吧，用这门炮，瞄准了，我可以把一发炮弹射到10法里以外!”

“10 法里!”马尔赛叫起来。“10 法里！你用的是什么新火药呢？”

“哦！现在，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苏尔策先生用一种古怪的声调回答。“向你公开我的秘密已经不必再有顾虑了！目前，大颗粒的火药已经过时了，我用的是棉花火药，它的爆炸力比普通的火药要大4倍，我又把它和硝酸钾混合起来，它们的重量比例是10比8，这样就使它的爆炸力又增加了5倍!”

“可是,”马尔赛提到一点,“即使是用最好的钢制造的，也没有哪一门炮能够经得住这种火药的爆炸力！您的炮在发了3发、4发、5发以后就要坏了，不中用了!”

“我只用它发射一发炮弹，仅仅一发，这一发就够了!”

“这一发很贵吧!”

“100万，和这门炮的成本一样!”

“一发炮100万！……”

“那有什么关系，要知道它能毁灭10万万呢!”

“10万万!”马尔赛惊叫起来。

这件不可思议的破坏物对他引起了一种赞赏和恐怖交织起来的感情，然而他控制着自己，不让它流露出来。他接着又说：

“这的确是一门惊人的奇妙的炮，但是不管它功能多么强大，它完完全全证实了我的说法：仅仅是改良，模仿，没有发明!”

“没有发明!”苏尔策先生耸耸肩回答。“我再重复一遍：我不再对你保留什么秘密了！来吧!”

于是钢王和他的伙伴离开了炮台，回到下面一层，这里有一架水力升降机通到上面的平台。那里摆着好多圆筒形的东西，远看起来会以为是另外一些拆卸开了的大炮。

“这就是我们的炮弹。”苏尔策先生说。

这一回马尔赛不得不承认这种武器和他所知道的各种武器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

这是一些长 2 米、直径 1.1 米的巨大的管子，铅质的外壳上面刻有能旋入炮门的螺旋纹，后面安着一块用螺丝钉紧的钢板，前面嵌着一个圆身尖头的钢帽，钢帽上装着雷管。

这些炮弹的性能是怎么样的呢？这一点从它的外表是丝毫看不出来的。仅仅能猜想到它们的内部一定装有某种可怕的炸药，它的爆炸力超出人们所制造的一切炸药。

“你猜不透吗？”苏尔策先生看见马尔赛沉默不语，就开始发问。

“实在猜不透，先生！一个炮弹为什么要这么长、而且这么重呢？——至少从外表看起来很重。”

“外表是靠不住的，”苏尔策先生回答，“它的重量和同样口径的普通炮弹没有多大差别……好吧，什么都跟你说了吧！……这是一种玻璃火箭炮弹，外面包着橡木，里面装着液体碳酸，具有 72 个大气压力，炮弹一落地就引起弹囊爆炸和碳酸的气化。它产生的结果是：整个周围地区的气温降到约零下 100 度，同时空气中混入巨量的碳酸气。离爆炸中心 30 米的地区内，一切生物都将冻死和中毒。我说

的 30 米只是一个计算用的基数，实际上它的作用范围显然要大得多，可能达到一二百米！还有更大的一个优点是由于碳酸气要比空气重，所以将有很长时间在大气下层停留不散。危险区在爆炸发生后连续好几小时一直保持它的各种毒性，每一个企图进入危险区的人都必死无疑。所以这一炮的作用不仅发生在爆炸当时，而且还会持续下去！……这样就正合我的意思：没有受伤的，全部死亡！”

苏尔策先生在阐述他的发明品的性能的时候，显现出一种无法掩饰的愉快。他的兴致上来了，他满脸通红，得意洋洋，咧着嘴露出了满口牙齿。

“你看，”他补充说，“从这里用足够数量的这种大炮瞄准一座要夺取的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假定一门炮的威力圈是一公顷，那么一座 1,000 公顷大的城市，就需要 10 门炮一队的炮队 100 个。再进一步，假定我们的炮已经对好了方位，每一门炮都做好射击准备，大气中一切很平稳，很适于发射，然后，一根电线发出了齐放的信号……一分钟以后，1,000 公顷以内就将一个生物也不剩！城市将淹没在一片纯粹是碳酸气的汪洋大海里！这个想法是去年我看到关于阿尔布列希特矿井一个小矿工意外身死的医学报告时才产生！不过在这以前，我在那不勒斯参观‘狗窟’[①]

① 狗窟（La Grotte du Chien），在那不勒斯附近，那里的空气有一种奇怪的特点，它会使狗或任何矮腿的四足动物中毒，人只要是站着就不致于中毒，“狗窟”的名字就是由这一点而来的。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那里大约在 6,000 米范围内，有一层碳酸气，由于它比空气重，所以紧贴着地面。——原注

时就得到了启发，后来的那件事情只是使它成了形。你很清楚它的原理，是吗？一个人工的、纯粹碳酸气的海洋！空气中只要含有五分之一这种气体就不能呼吸了。”

马尔赛默默无言，他真的已经无话可说了。苏尔策先生深深地感到自己占了上风，不过他倒不想过分乘胜欺人。

“只有一点使我烦恼。”他说。

“是什么呢？”马尔赛问。

“我想不出办法来使爆炸不发出响声。我的炮要是也有声音，就跟普通大炮没有多大区别了。你想一想，要是我能够使发射没有一点声音，那将是什么样子！在一个静悄悄的夜里，一下子有10万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

苏尔策先生完全沉湎在自己憧憬的美妙境界中，要不是被马尔赛打断，他还会久久地沉浸在自我欣赏的梦幻中的。马尔赛提醒了一点：

“好极了，先生，好极了！但是造1,000门这样的炮得需要时间和金钱。”

“钱？我们已经多得装不下了！时间？……时间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德国人深深地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这是他的最大特点。

“就算是这样。”马尔赛回答。“但是你的装着碳酸的炮弹还算不得完全新发明，因为它是从毒气弹引伸出来的，而毒气弹已经有了好几年了；不过它可以作为一种有力的破坏物，这一点我不否认，只是……”

“只是？……”

“按体积看来，它的单位重量相当轻，能射得到 10 法里远吗？”

“造的时候只算它能射 2 法里远。”苏尔策先生微笑着回答。“但是，”他补充着说，一面给他看另外一个炮弹，“这是一个铸铁做的炮弹，里面满满地装着 100 个排列匀称的小炮筒，好象望远镜的镜筒似地一个套着一个。这个炮弹发出去以后，就变成了许多小炮，它们再吐出许多装着燃烧物的小炮弹，就好象接力发射的炮队。它将以熊熊的烈火，象一阵暴雨似地把整个城市围困起来，带给它火灾和死亡！这个炮弹具有我刚才说的能达到 10 法里远所需要的重量！我最近就要做一次实验，这次实验将使那些不相信的人亲手触摸到 10 万个倒在地上的尸体！”

这会儿苏尔策先生嘴里的“骰子”闪闪发亮，刺得人受不住，使得马尔赛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欲望，想打碎它一打才痛快。不过他还能克制自己。他想知道的还没有听完呢。

果然，苏尔策先生又说下去了：

“我告诉你了，不久就要举行一次有决定意义的实验！”

“怎么做？在什么地方？……”马尔赛扬声问。

“怎么做？用放在平台上的我的那门炮，射出一个这样的炮弹，它就会越过喀斯喀德山脉！……在哪儿？就在离开我们 10 法里多的一个城市，它不可能料到会有这一下轰击的，即使料到的话，也没有办法防止它的可怕的后果！今天是 9 月 5 日！好吧，在 13 日晚上 11 点 45 分的时候，法兰西城就要从美洲的土地上消失了！那时候将要发生一场足

可与索多玛[1]之火媲美的大火！这一回却是苏尔策先生来放出天上的火了！”

马尔赛听到这个意料不到的宣布，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幸亏苏尔策先生一点没有察觉他发生了什么变化。

“你看！”他用一种毫无顾虑的口气说，“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正好与法兰西城的发明家们所做的完全相反！他们在设法延长人的寿命，而我们却在寻求缩短寿命的秘诀。但是他们的工作已经注定了终归要失败，只有我们所播下的死亡的种子才会欣欣向荣。不过自然界的每一样东西的存在都有它一定的目的，沙拉赛恩医生在建立一座孤零零的城市的时候，他决没有想到他是在为我准备一个最出色的实验场。”

马尔赛简直不能相信刚才听到的那段话。

“可是，”马尔赛说，他的声音不禁有点颤抖，这好象引起了钢王片刻的注意，“法兰西城的居民丝毫没有触犯过您，先生！据我所知，您向他们挑衅在道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亲爱的，”苏尔策先生回答，“你的头脑在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有克尔特人的思想意识。如果你还能继续活下去的话，有这种意识是非常有害的。你要知道：权利、财富、罪恶这三样东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只有伟大的自然法则才是绝对的存在。生存竞争的定律是

---

[1] 索多玛（Sodome）：巴勒斯坦古城，在死海附近。据圣经中的传说，由于该城淫邪之风极盛而被上帝降火烧毁。

和万有引力的定律性质一样的。要想逃出它的约束是愚蠢不过的事；服从它并且按照它指出的方向而行动才是理智和聪明的做法，我所以要毁灭沙拉赛恩医生的城也就是根据这个道理。有了这些大炮，我的 5 万德国人会很容易地制服那 10 万个梦想家，他们是一群注定要死亡的人。”

马尔赛知道，要和苏尔策先生理论是没有用的，所以就不再引他说下去了。

于是两个人走出炮弹室，关上了它的秘密门，又回到了餐厅。

苏尔策先生以一种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神情，端起啤酒杯凑近嘴边，按铃要人另外拿一只烟斗来，代替折断了的那一只，然后又对着仆人：

“阿尔米纽斯和西吉梅尔在那儿吗？”他问。

“在，先生。”

“叫他们来到能听得见我的声音的地方。”

仆人离开餐厅后，钢王转过来，直瞅着马尔赛的脸。在他的象金属一样冷峭的眼光的逼视下，马尔赛并没有垂下眼睛。

“您真的要实行您的计划吗？”

“真的。我知道法兰西城的位置，连它的十分之一秒的经度和纬度都知道得清清楚楚。9 月 13 日晚上 11 点 45 分，它就要与这个世界永别了。”

“也许您的这个计划本来应该绝对保守秘密的吧！”

“亲爱的，”苏尔策先生回答说，“你一定永远也不会合乎逻辑地看问题了，这一点使我很遗憾。不过你在这样年

轻的时候就得死去，使我更感到遗憾。”

马尔赛听到后面的一句话，站了起来。

“我的计划，”苏尔策先生冷冷地补充道，“从来不会让那些能把它再讲述出来的人知道，这一点你怎么会不懂得？”

铃又响了，阿尔米纽斯和西吉梅尔两个巨人出现在门口。

“你曾经想知道我的秘密，”苏尔策先生说，“而且你已经知道了！……那么，现在你只有死路一条。”

马尔赛没有作声。

“你太聪明了，”苏尔策先生接着说，“你以为在你知道了我的计划是怎么回事以后我还会让你活下去？那将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荒唐，那是不合逻辑的。我的目标是这样伟大，它不允许我为了考虑到一条人命而影响它的成功；和它比起来，一条人命是太微不足道了——即使是象你这样的人，亲爱的，对于你的灵敏的头脑我是极其器重的。所以，我衷心地感到遗憾。我的好胜心把我拉得太远了，使得我现在不得不把你除掉。可是，你应当了解，在这种使我献出整个身心的利益面前，就顾不了什么感情问题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前任桑纳就是由于知道了我的秘密所以才死的，并不是什么炸药包爆炸了！……这是一条绝对的规定，决不容许违背！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有丝毫变更。”

马尔赛瞧着苏尔策先生，从他的声调听来，他明白这个秃头是顽固得不通人性的，他已经完了。他甚至连为自己辩护一下都没有，那只是白费劲。


阿尔米纽斯和西吉梅尔出现在门口。

“我什么时候死？怎样死法？”他问。

“这一层你别担心。”苏尔策先生安详地回答。“你虽然会死，但是没有任何痛苦。只是有一天早上，你醒不过来了，就是这样。”

钢王做了一个手势，马尔赛就被带到自己的房中，禁闭起来，那两个巨人在门口把守着。

当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痛苦和愤怒得直哆嗦，他想起了医生，想起了他的亲人、他的同胞和他所爱的人们！

“我死，那倒没有什么。”他自言自语道。“但是他们正受着灾祸的威胁，怎样才能避免呢！”

9
告　辞

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了。可是马尔赛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他还能活几个小时已经屈指可数了，也许随着这西下的夕阳而来的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夜晚。

他一会儿都没有睡着，——并不是害怕象苏尔策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一觉睡下以后再也醒不过来了——而是因为他的脑子没法平静下来，迫近法兰西城的这场大祸一直在他的脑际盘旋不去。

“怎么办呢？”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弄坏这门炮？把放着炮的塔炸毁？怎么才能办到呢？逃跑吧！逃跑，可是两个巨人守着我的房间！再说，就算我在 9 月 13 日以前能够离开斯达尔施塔特，我又怎么能防止这场灾祸呢？……不过，即使不能保全我的亲爱的城市，至少我可以救出城里的居民，我可以跑到他们那儿去，对他们喊：“逃吧，快逃！你们要被火烧死了，火！大家快逃啊！”

一会儿，马尔赛的思潮又转到了另一方面。

“苏尔策这个坏蛋！”他想。“就算他有点夸大他的炮弹的破坏力，就算这场大火不能把城市全部都烧毁，但是至少会一下子烧毁很大一部分！苏尔策琢磨出来的是一架恐怖的机器，尽管两个城市之间有相当距离，这门可怕的炮照样能够把炮弹射过去的！它的初速要比现在一般炮弹所能达到的初速大 20 倍！差不多一秒钟 1 万米，两法里半！也就

是几乎等于地球绕太阳转动的速度的三分之一！这是不是可能呢？……可能的，可能的！……只要发第一炮的时候他的炮身不爆炸……而他的炮一定不会爆炸的，因为这门炮所用的金属对于爆炸的抵抗力几乎是无穷的！这个恶鬼对于法兰西城的方位知道得太准确了！用不着走出他的巢穴，他就能把他的炮分毫不差地瞄准目标，炮弹就会象他所说的那样正好落在城市中心！怎样才能把这件事预先通知那些不幸的居民呢？”

马尔赛一夜没有合眼。天亮了，他就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在床上白白地躺了一宿，这个失眠的夜晚，真是令人焦躁，真是难熬啊。

“好吧，”他对自己说，“大概得今天夜里了！这个刽子手，他想不叫我受痛苦，他大概要等我熬到困极了，顾不得心中忧虑而沉沉睡去！到那时候！……但是他用什么方法把我弄死呢？他是不是想等我睡着的时候让我吸进一些氰酸而把我毒死呢？还是把碳酸通到我的房间里来呢？这种气体他这里是要多少有多少的。也许他用的是液体碳酸，就跟他装在玻璃炮弹里的一样，当它骤然还原到气体状态的时候，会使温度降到零下100度！第二天，人们再也看不到我这个身强力壮，生龙活虎似的人了；他们只能发现一具干瘪的、冰凉的、僵硬的木乃伊！……啊！这个杀人魔王！好吧，他可以用那难以忍受的冷气，使我的心房干涸，甚至把我的生命冻结，但是我的朋友们，沙拉赛恩医生、他的家庭、香妮，我的小香妮，我一定要使他们得救！为了这一点，我必须逃走……对，我一定要逃走！”

马尔赛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下意识地去摸房门的把手；虽然他知道门一定是锁着的。

事情却大大地出乎他的意外，门居然打开了，他可以象平常一样地下楼去，按照他的习惯到花园中去散步。

“啊!”他说，“原来没有把我囚禁在房间里，只是囚禁在中央总部内！这就有点门儿了!”

但是，马尔赛刚一出去就看出来了，尽管自己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可是阿尔米纽斯和西吉梅尔[①]——他们是配得上用这两个古人的名字，不，史前人的名字的——两个巨人紧紧护送着，他一步也不能摆脱他们。

他以前在路上遇见他们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寻思过他们的职务。这两个穿着灰色军装，脖粗如牛，力大似神，一张紫膛脸上乱蓬蓬地长满又厚又硬的络腮胡子的大力士，究竟是干什么的!

现在他可明白他们的职务了。原来他们是苏尔策先生手下的刽子手，而现在暂时是他的私人卫兵。

这两个巨人一直盯着他，晚上就睡在他的房门口，他要是到花园里去，他们就紧跟着。他们穿着制服，再加上一套怕人的武器装备：一支手枪和一把匕首，这更说明了是在监视着他。

他们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始终一言不发。马尔赛曾经想和他们谈谈，施用外交手腕，但是他得到的回答只是凶狠的瞪眼。他想请他们喝一杯啤酒，他认为这一定不会遭到

① 都是古代日耳曼英雄的名字。

拒绝的，可是结果还是没有用。经过了 15 小时的观察，他了解到他们有一个短处——只有一个，那就是抽烟，在跟踪的时候，他们很随便地抽着烟斗。马尔赛能不能利用这唯一的短处来使自己脱险呢？他不知道，他还没想出办法来，但是他已经对自己发誓要逃出去，那么，对于能使他脱逃的一切机会都不应该放过。

然而，情况越来越紧迫了，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

马尔赛很清楚，只要他有一点点想反抗或者想逃走的表示，就会有两颗子弹打穿他的脑袋。就算没有被打中吧，可是要知道他还在有三排哨兵守卫着的三道防御线里面呢！

这个前中央学院的学生，按照他的习惯，把这个问题完全用解数学习题的方法来处理：

“要是一个人被几个不够细心的壮汉看守着，他们每个人的气力都比他大，武装比他好，那么对这个人来说，第一步就得先脱离他们的监视范围，然后，再设法逃出那四周防守严密的堡垒……”

马尔赛把这两个问题演算了足有 100 次，落了 100 个没有结果。

难道情况的极端危急竟堵塞了他的智慧的源泉？难道这位少有的人才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这倒很难说。

第二天，当马尔赛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看到花坛旁边有一株灌木，它的形状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是一株草本植物，颜色并不鲜艳，叶子是互生的，椭圆形、有尖、成对，花朵大而红，样子长得象单瓣的钟花，下

面有花梗托着。

马尔赛没有专门学过植物学，仅仅由于自己的爱好而懂得一点，他认为这一株植物的外貌具有茄科植物的特征。他随便摘了一小片叶子，一边走一边轻轻嚼着。

果然不错，他的四肢感到沉重起来了，有点想呕吐，这一切都说明有一个莨菪[①]——也就是说，一种最厉害的麻醉剂的天然制造所就在他的身边。

他继续漫步，一直走到花园南边的一个小小的人工湖边；在花园的一处尽头，有一个按照布劳涅森林[②]的瀑布一模一样地仿造的人造瀑布，瀑布的水就是由那湖里流来的。

“瀑布的水往哪儿流呢？”马尔赛心里琢磨着。

它先是流到一条小河里，拐了十来个弯以后，就在花园的尽头那儿不见了。

那么那儿一定有一个排水洞，从各方面看起来，这条河一定经过排水洞，然后从那些灌溉斯达尔施塔特外面的田野的某一条地沟流出去。

马尔赛从这里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条出路，虽然不是一条能通车马的大路，但终究是一条路。

“如果那条沟有铁栅挡住呢？”仿佛有一个声音，马上向他小心地提出难题。

“谁要是一点也不敢冒险，他就什么也干不成！锉刀可不是为了锉瓶塞才发明出来的，制作室里有的是锋利的锉刀！”另一个带着嘲讽的声音加以反驳，这是一种令人采取

---

① 植物名，有毒。

② 巴黎郊外风景区。

大胆决定的声音。

两分钟以后，马尔赛打定了主意。他有了一个想法，也许是个不能实现的想法，但是他既然还没死，就得想法使它实现。

于是他径直回到那株红花的灌木那儿，故意在他的两个监视人眼前摘了两三瓣叶子。

随后，他一回到屋里，就把叶子在火上烤干了，放在手里揉碎，把它们跟烟草混在一起。他做这一切的时候仍旧故意让人看得清清楚楚。

接连六天，每天早上马尔赛总是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醒了过来。他再没有看见过苏尔策先生，在散步的时候也从来没有遇见过他，难道他已经放弃了要除掉他的毒计吗?不会的，当然不会的，如同他不会放弃破坏沙拉赛恩医生的城一样。

既然还让他活着，马尔赛就利用这个机会，每天摘一回叶子。当然，他很小心，自己决不去吸那莨菪叶，为此，他准备了两袋烟，一袋是为自己用的，那一袋则是和莨菪叶用的。他的目的是要引起阿尔米纽斯和西吉梅尔的好奇。这两个莽汉既然是两个烟鬼，一定会很快地注意到他采叶子的那株植物，一定会学他的样子如法炮制一番，尝尝这种叶子混合在烟草里是什么味道。

他估计对了，预料的结果发生了，简直一点不差。

在第六天——9 月 13 日这个凶日的前一天——马尔赛若无其事地用眼角向身后扫了一下，满意地看到那两个监视他的人正在采集那些绿色的叶子。

一小时以后，他料想他们一定在用火烤叶子，然后用他们的长满硬茧的大手把它揉碎了和烟草混在一起。看样子他们大概口水都流出来了。

那么说是不是马尔赛只让阿尔米纽斯和西吉梅尔睡着就完了呢？不是。仅仅逃出他们的监视还不行。必须想办法泅过那一大片水，通过那条地沟，不管沟有多长，哪怕有好几千米也得由那里逃出去！马尔赛所想的这个办法，实在是一个九死一生的办法，但是他早就准备必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何况现在苏尔策已经宣布了他的死刑呢。

夜色降临了，吃过晚饭了，又到了末一次散步的时候，这三个形影不离的人漫步向花园走去。

马尔赛已经胸有成竹，他一分钟也不耽误，径直向一幢高耸在山上的房屋走去。那就是模型工场。他挑了一条放在一边的凳子坐了下来，点着了他的烟斗，开始吸起烟来。

立刻，阿尔米纽斯和西吉梅尔也在邻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他们早已装好了烟斗，这时候就开始大口大口地猛吸起来。

麻醉剂很快就生效了。

不过 5 分钟，这两个古代的日耳曼大汉已经呵欠连连，不断地伸懒腰，好象关在笼里的两只大熊在互相比赛似的。他们的眼前好象升起一团迷雾，耳朵嗡嗡直响，钱红的脸色涨成深红，胳膊已经不能动弹了，脑袋搭拉在椅背上。

烟斗滚到了地上。

最后，响起了两个响亮的鼾声，它和那终年长夏的斯达尔施塔特花园里的鸟鸣声有节奏地溶和在一起。

马尔赛等的就是这一刻。他等得多么焦急是完全可以想得到的，因为第二天晚上 11 点 45 分钟的时候，被苏尔策先生宣判了的法兰西城就要不存在了。

马尔赛急忙走进了模型工场。这间宽广的屋子简直是一所博物馆。缩制的水力机械、机车、蒸汽机、机动蒸汽机、抽水唧筒、涡轮、钻孔机、航海机械、舰艇的船身，这里有着几百万种精心的杰作。这是从苏尔策工厂建立以来所制造的一切成品的木制模型，不用说，这里面一定也有炮、鱼雷和炮弹的模型。

夜色昏沉，给年轻的阿尔萨斯人打算进行的大胆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在准备逃生的同时，还想把斯达尔施塔特的“模型博物馆”销毁。啊！要是能把巨大的、坚固的金牛塔以及它藏着的炮台和炮一起摧毁该多好！但这是不可能的，不能妄想。

马尔赛头一件事情就是从工具架上拿下一把适合于锯铁的小钢锯，把它放在自己口袋里。然后从火柴盒里拿出一根火柴，划亮了，一刻也不犹豫地到屋子的一角，在堆着图纸和松木做的轻巧的模型的地方，引起火来。

随后，他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所有能燃烧的东西都着了火，猛烈的火焰从窗洞里喷射出来。立刻，警钟响了，一股电流使得斯达尔施塔特各区的电钟齐声合鸣起来，救火员拉着他们的蒸汽压水机从四面八方奔来。

就在这个时候，苏尔策先生来了，他的出现无疑地督促了所有正在忙碌的人们。

几分钟以后，汽锅加了压力，巨大的唧筒很快地喷起水来。它们喷出了一股很粗的水柱，射在“模型博物馆”的墙上，射到屋顶上。但是火势要比水力大很多，水一碰到它，非但没有把火浇灭，反而变成了水气。不一会儿，房屋的每一部分都同时受到火的袭击。5 分钟后，火势更猛烈了，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控制它的希望了。这场大火构成了一幅悲壮而惊心动魄的景象。

马尔赛蹲在一个角落里，眼光始终不离开苏尔策先生。这钢王督促着他的手下人上前，好象要他们去向一座城市冲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来阻止火势蔓延了。“模型博物馆”是孤零零盖在花园里的，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它就将整个儿化为灰烬了。

这时候，苏尔策先生眼看房屋本身已经毫无办法保全了，于是就高声呼叫着，喊出这么一句话：

“谁把放在中间的玻璃柜里的 3175 号模型抢救出来就赏他 1 万美金！”

这正是苏尔策所完成的那门了不起的炮的模型。对他来说，这比锁在“博物馆”里的任何一件模型都要珍贵得多。

但是，要抢救这件模型，必须跳进火海，穿过一片使人窒息的黑烟，要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因此尽管苏尔策先生拿 1 万美金来诱惑，却没有一个人响应他的号召。

这时出来一个人。

是马尔赛。

“我去。”他说。

“你！”苏尔策先生叫起来。

“我!”

“你要知道，已经向你宣告的死刑，不会因这件事而赦免的!”

“我并不想赎自己的生命，我是想保全那珍贵的模型!”

“那就去吧,”苏尔策先生回答,“我向你发誓，要是你办到的话，那 1 万美金一定如数交给你的继承人。”

“我相信。”马尔赛回答。

人们已经拿来了好几个“加里贝”气箱，每逢着火时，总是准备好这种气箱，以便必要时戴着它进入浓烟呛人的地方去。马尔赛在当初营救鲍埃尔太太的孩子小卡尔的时候，已经使用过它。

一只压满好几个大气压的空气的“加里贝”气箱立刻背在马尔赛的背上。他的鼻孔夹好了夹子，嘴里叼着咬嘴，跳进烟雾之中。

“我总算有了个蓄气箱，有了能维持一刻钟的空气……上帝保佑让我够用吧!”他心想。

马尔赛根本不打算抢救苏尔策的炮的模型，这是可想而知的。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穿过那间满是浓烟的大厅。熊熊的火柱和烧透的房梁象暴雨似地压下来，但是说也奇怪，竟没有伤着马尔赛。一会儿，房顶坍下来了，落在一片火星幻成的烟火之中，风把烟火一直卷上云端。就在这个时候，马尔赛从开向花园的一扇门逃了出去。

他奔向小河，沿着河岸，跑到即将把他带出斯达尔施塔特的陌生的排水洞处，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了下去。做这一切，马尔赛只用了几秒钟。



马尔赛逃出了被大火笼罩的大厅。

一股急速的水流把他带到一片一七八英尺深的大水中。他用不着辨明方向，因为有水流带引着他，就象他拿着一根阿丽安的线[①]一样。他差不多立刻就觉察到自己进入了一条狭窄的仿佛一根管子似的地下沟渠中了，整条沟都被河里流下来的水灌得满满的。

“这根管子有多长呢？”马尔赛心想。“关键全在这一点了，要是在一刻钟内还没有通过这条沟的话，那么空气就没有了，我就完了！”

马尔赛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水一直把他往前冲着，过了10分钟，他撞在一件障碍物上。

这是一道封闭沟渠的、可以开闭的铁栅栏。

“就怕这一着！”马尔赛只说了一句话。

他抓紧每一秒钟，从口袋里拿出了钢锯，开始齐着门缝锉断锁簧。

他锉了5分钟还没有把锁簧锉断。铁栅仍旧牢牢地紧闭着。马尔赛呼吸已经极其困难了。蓄气箱里的空气非常稀薄，他只能吸到很少的一点点。他感到耳朵里嗡嗡直响，眼睛充血，头晕脑胀，一切都说明他很快就要窒息而死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为了尽可能少消耗肺里的氧气，他屏住了呼吸，的确，在这个条件下，他的肺实在不应该再放掉一点氧气了！……但是锁簧虽然已经被锉开了很大的口子，却还是没有断！

---

① 阿丽安是希腊神话中女神，她爱上了底索士，底索士因欲杀掉为害民间的牛头人身的巨怪米诺妥而被囚于迷宫，阿丽安就给底索士一球线，把他引出迷宫。所以阿丽安的线即为指引迷路的意思。



马尔赛摇撼着铁栅。

这时候，他的钢锯掉了。

“老天爷不会跟我作对罢!”他心里想。

他用两只手摇撼着铁栅，一种求生本能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力气。

锁簧断了，铁栅开开了，水流冲走了几乎完全窒息了的不幸的马尔赛，他使尽所有的力气吸着蓄气箱中最后的几粒空气的分子。

*　　　*　　　*

第二天，当苏尔策先生手下的人进入那座整个被火烧光了的房子的废墟时，他们无论在颓垣断壁当中，无论在灼

热的灰烬里，一点活人留下的底迹也找不到了。毫无疑问，那个勇敢的人已经由于他的忠诚而牺牲了。这件事对于那些在工作中了解他的人来说，并不感到奇怪。

那件十分珍贵的模型就没能抢救出来，但是知道钢王秘密的人却已经死了。

“上天可以证明我是打算免除他的痛苦的！”苏尔策先生诚诚恳恳地自语道。“不管怎么样，这一来倒是省了一万块钱！”

这就是对年轻的阿尔萨斯人的悼词！

10
德国杂志《我们的世纪》上的一篇文章

在发生上面所叙述的事件的前一个月，一本红色封面的杂志 Unsere Centurie（《我们的世纪》）发表了一篇以法兰西城为主题的文章。大概因为这篇文章只是以一种纯粹物质的观点来研究这座城市吧，日耳曼帝国一些趣味高雅的人竟特别欣赏这篇文章。

> 我们曾经向读者报道过在美国西部海岸出现的一件稀罕的事。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由于它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移民，很久以来，大家就已习惯于它那些层出不穷的震惊世人的事情了，但是其中最令人感到惊奇的，要算是建立法兰西城这件事了。这个城市，在 5 年以前，还没有一点影子，可是今天，它却已经很发达了，一下子达到了繁荣兴盛的最高峰。

这座奇妙的城市象神话般地耸立在芳香的太平洋海岸旁。我们不预备研究这项倡议和建设的草案是不是象人们所肯定的、是由一个法国人沙拉赛恩医生提出来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位医生值得骄傲的是，他是我们著名的钢王的远亲。顺便提一下，据说当初骗取那一笔巨额遗产——后来当然依法归还给苏尔策先生了——的事也与建立法兰西城有关系。一句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只要称得上是好事情，那么里面一定有某种日耳曼的因素。这是一条真理。能有这个机会加以证明使我们感到很骄傲。但是这些暂且不谈，我们应该把关于这座象一株野生植物似的模范城市的真实情况提供给我们的读者。

这个城的名字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就是找遍我们著名的杜赫梯希曼的 378 册双折的大地志也找不到法兰西城的一点痕迹（这个大地志是把地理科学应用到狙击战术的伟大纪念碑，它连全世界每一处荆棘和丛林的位置都有极准确的标注）。目前矗立着这座新城市的地方，5 年以前还是一块荒僻的旷野。在地图上它的位置在北纬 43 度 11 分 3 秒，西经 124 度 41 分 17 秒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它位于美洲俄勒冈州白色海峡以北 20 法里的地方，是在太平洋沿岸和落机山的第二条支脉喀斯喀德山的山麓。

这块有着极好的地理条件的地方是经过细心寻访、从许多良好的地区中挑选出来的。决定选中这块地方的理由特别是因为第一，它的纬度处在北半球的温和区域，这一点永远是决定一个地区的开化程度的首要条件；第二，由于它在一个联邦共和国，特别是在一个新建的州里，这就使它能够在若干年后再归入合众国的条件下，暂时维持独立地位并保持和欧洲的摩纳哥王国相似的主权[①]，第三，靠近海洋，将会逐渐成为海上交通的要

① 摩纳哥为法国南部独立小国，但在关税方面受法国控制。

道;第四，那里的土质变化多、肥沃，而且非常合乎卫生；第五，它的南、北、东三面都有高山遮风，但却留下了西面太平洋的和煦的海风来调剂城内的空气；第六，它有一条小河，河水清凉、甘美、澄澈，由于经过多层瀑布，水流湍急，所以非常洁净，直到流入海里仍旧是一泓清水；最后，它是由一个长长的弯钩形海峡所形成的一个天然港口，可以建立许多码头，非常容易发达起来。

还有一些附带的有利条件：附近有上好的大理石矿和其他石矿，有陶土层，甚至还有金矿的迹象；城市的创建者们几乎由于这一点而放弃这块地方，因为他们担心人们的拜金狂热会打乱原来的计划。不过很幸运，那里的金矿很小而且蕴藏量也极少。

地点虽然经过慎重周密的研究才选定的，但只费了不多几天的工夫，并且没有必要专门到那里去勘察一番。现在地理科学已经很进步了，你不用走出屋子就能得到关于最遥远的地区的详细而精确的资料。

地点决定以后，创建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在利物浦赶上了一艘就要启航的邮船，11 天以后到了纽约，又过了 7 天，到达旧金山，在那儿，他们乘了一艘汽艇，只用 10 小时就安抵目的地了。

经过与俄勒冈州立法机关洽商后，租借了伸展在喀斯喀德山山麓沿海地带的一块方圆有 4 法里的地区；在那儿原有 6 个移民是土地所有权人——其中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冒充的，化了几千块钱就把他们打发了；这一切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到 1872 年的 1 月，这块土地已经经过了勘察、测量、树立标志和地质勘探，一支由 25,000 名苦工组成的大军在 500 个工头和工程师的领导下开始工作。加里福尼亚州到处张贴着广告，每天早上从旧金山开出的贯穿美洲大陆的快车天天加了一节广播车，旧金山的 23 家报纸每天登着广告，这样大事宣传充分保

证了招募工人的工作。其实并不需要这样大规模的宣传，只要在落机山的山壁上刻上几个招工的大字，马上就会来大批的廉价劳动力。

第一项巨大的工程是修建一条通到萨克剌门托城的铁路，把新城市和太平洋铁道的干线连接起来。凡是地下有浊气的地方，人们尽量注意不去翻动泥土或挖掘深沟，以免对城市卫生发生有害的影响。铁路工程以及修建港口的工程都是极其紧张地进行着的。4 月初，第一列从纽约开出的直达火车把那些在这以前一直留在欧洲的创建委员会委员们送到了法兰西城的车站。这时候他们已经把城市的总计划以及住宅和公共建筑物的详细规划都制订好了。

建筑材料一点也不感到缺乏：建造城市的消息刚一传出，美国的工业界就忙着把各种各样只要能想到的建筑器材源源运到法兰西城的码头。城市创建者们只须考虑挑选就行了。他们决定把雕琢过的石材用来建造市政机关的大楼和作一般的装饰用，其他房屋则用砖来建筑。当然不是那种用粘土块随便烧一下制成的粗糙的砖头，而是用那种很轻的，形状、重量和密度完全合乎一定规格的砖头，这些砖头纵宽部分的中央有一个圆形的透孔，每块砖头的圆孔都可以一个个衔接起来，在每堵墙中间形成很多空心管直通两端，这样就使房屋的外墙和内部的隔墙中间都有空气自由流通①。这种设备同时还有一个可贵的优点，就是能够隔音，使得房屋的每一部分都不受到周围的干扰。

另外，委员会反对那种单调乏味的统一的格式，所以不给建筑师们硬性规定房屋的式样，只是提出了某些原则，要建筑设计师们遵照这些原则来设计房屋，这些原则是：

① 这些设施和有关福利方面的总的计划都是根据伦敦皇家协会会员，博学的拜加明·沃·李却生博士的意见决定的。——原注

1、房屋之间要互相隔开，每所房子周围都有一块空地，种植花草树木；一所房子只住一家。

2、每所房屋最多两层；不得妨碍其他房屋的空气和光线。

3、房屋正面必须距离街道 10 米，有一道高及胸部的栅栏和街道隔开。中间的空地则辟为花圃。

4、墙要用特制的合乎规格的空心砖砌造。墙饰完全由设计师自由设计。

5、屋顶须有平台，四面微微下倾，上面铺沥青，四周围上相当高的栏杆，以免发生意外，并装有完善的排水设备使雨水立刻流去。

6、房屋一律建筑在一个四周都有通风口的圆台上面，圆台在住宅的第一层底下形成一间地下通风室，同时是一间宽敞的大屋子。自来水管和排水管都通到圆台里边，安在中央的柱子里面，要装得便于经常进行检查，并且遇到火警的时候能立刻供应必要的水。这间大屋子的地面要比路面高出五六厘米，铺一层砂，以求清洁。里面有一个出入口，安着一座特设的梯子直接通到厨房或储藏室，一切家务杂事都可以在那里料理，免得有碍观瞻或发出刺鼻的气味。

7、和一般习惯相反，厨房、储藏室或房屋的其他附属建筑都设在房屋的顶部，和平台相通，平台就成了它的阔宽的露天的附属室。有一架用一种机械作动力的升降机很容易地把一切重物送到楼上。升降机和人造光及水一样都以低廉的价格供住户使用。

8、屋内可以按照各人的意思布置。但是严格禁止使用毡毯和糊壁的彩色纸，这两样东西是传染疾病的因素，是瘴气的真正温床和毒物的制造所。卓越的家具匠用珍贵的木材拼成艺术图案的地板上，要用十分洁净的羊毛毯完全铺盖起来。墙壁表面

要砌一层琉璃砖，看起来就和庞贝城[1]内的房屋一样异彩夺目，变幻无穷，这种装饰物的美丽的色泽和经久性，决不是那种包含着数千种无孔不入的毒物的彩色纸所能比得上的。人们可以象擦洗镜子和玻璃一样，把地板和天花板洗干净，没有一个病菌能够埋伏在上面。

9、每间卧室附有一间梳洗室。务必记住：这间一个人一生的三分之一要在那里度过的屋子，必须是最宽畅的，空气最流通的，同时是陈设最简单的。它只作睡眠用，所以它的必要的家具只是四把椅子和一张铁床；床上铺上松松的床垫和经常拍打的褥子。至于鸭绒被，刺绣的床单和其他类似的东西，都是流行病的强大同盟，当然一概不能用。可以用又轻又软、容易洗晒的上等羊毛毯子代替这些东西。窗帘帷慢等并不正式禁止使用，但至少要劝告大家选择便于经常洗濯的布料来做。

10、每个房间都装有壁炉；根据不同的爱好，烧木材或者烧煤，但是每座壁炉要设一个通风口。烟不从屋顶排出，而是由许多地下管子通到一种特设的炉灶去。这种炉灶是由市政当局出资修建的，设在房屋的后面，每 200 个居民合用一座。烟经过炉子就消除了它所含的煤灰，成为无色状态，在 35 米的高空散布到空中。

以上就是对于建造每一所私人住宅的 10 条规定。关于市内总的设施方面同样都经过周密的研究。

市容首先必须简单和整齐，适于作各方面的发展。街道都成十字相交，每段距离相等，宽度一致，沿路种植树木，依次标注号码。

每隔半公里，有一条比一般宽出三分之一多一点的路，叫作

---

① 庞贝是在意大利发掘出来的火山爆发后被埋的古城，是古代罗马富翁们游息之地，城内建筑物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道”或“大街”，道旁有一条露天的坑道，作为电车道和火车道。

每个十字路口有一个公园，暂时用著名雕像的美丽的仿制品装饰着，等将来法兰西城的艺术家们雕塑出足可与之媲美的自己的作品来时，就把它们换下来。

在那里，一切工业和商业都是自由经营的。要取得法兰西城的居住权，必须具备下面几个必要条件：须有真实的履历证件，能够在工业、科学或艺术方面从事一种有益于人的或专门的职业，自愿遵守城市的法令。那里是不允许过闲荡的生活的。

公共建筑物已经建筑得很多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大教堂、若干个礼拜堂、博物馆、图书馆、学校和体育馆。它们都布置得富丽堂皇，合乎卫生，一切都真正和一座大城市相称。

不用说，小孩子从 4 岁开始就得在身心各方面接受各种锻炼，只有经过锻炼才能发展他们的智力和体力。要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养成一种严格讲究清洁的习惯，使他们对于在自己衣服上沾了一块污迹都会认为是极不光彩的事。

同时，个人卫生和集体卫生也是法兰西城的创建者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人类聚居的地方总会产生种种肮脏东西，只要一有这种脏物，就要加以清除和消灭，要不断地扫除它们，这是城市中央政府的主要工作。这方面的具体措施是每天把所有的污物都集中在城外，经过某种处理，把它们压缩。然后运到野外去。

到处有滚滚的流水，街道上都铺着沥青路面。石砌的人行道就象荷兰人院子里的石板地那么光亮。菜市是经常视察的一个目标。如果商人们胆敢投机耍滑，不顾人们的健康，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谁要是拿一个臭鸡蛋、一斤坏肉或者一升掺水的牛奶来欺骗顾客的话，就要受到与下毒药害人同样的处分。这种重要和细致的卫生警察的工作是交给那些有经验的、从正规学校里专门培养出来的这方面的真正专家来担任的。

洗衣作也在警察的管辖范围内。洗衣作的规模都很大，备有蒸汽机、人工干燥室，特别还有消毒室。每一件衣服都真正彻底洗干净以后才送交物主，并且特别注意决不把不是同一住户的衣物混放在一起。这一项谨慎措施虽很简单，但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

那里普遍实行了在家里治疗的制度。专设的医院不多，只是为那些没有家的外地人以及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必须住院的人才设立医院。不用说，一个模范城市的建造者决不会想到要盖一所比其他一切建筑物都要大的医院，把七八百病人都塞在同一所传染病屋子里。他们决不会想出这种奇怪的荒谬的办法：要把许多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排在一起。相反地，他们要想法子把病人都隔离开来。这是为病人的利益着想，同时也是为公共利益着想。甚至每个病人在自己家里也要尽可能单住一间屋子。医院只是为了适应某种例外紧急情况的需要而设立的有限的机构。

一所医院最多住二三十个病人，每个病人单住一间屋子，医院的房子很轻巧，是松木做的，每使用一年就要烧了重新修建。这是一种巡回医院，它的每一部分都是按照一个特制的模型建造的，它能根据需要随便移动到城市的某一个地点，而且医院的数目可以按需要而增加。

医疗事业方面还有一项新颖的良好措施，就是中央行政机关组织了大批优秀的、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为大家服务。这些医生们不可多得的最忠实的女助手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她们会把一些必要的但是又常常在紧要关头为人们忽略的实用常识告诉病人家属。另外，她们在护理病人的同时还要负责防止疾病蔓延。

在这里不可能把新城市创建者们拟订的完善的卫生措施一

一列举。每一个市民一到达法兰西城就会拿到一本小册子，一种合乎科学的有规律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则都用简单明了的文字写在上面。

从那本小册子上可以看到：使人体各部机能保持平衡发展乃是健康的必要因素之一；工作和休息对于各个器官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经常使用脑力，使脑子感到疲劳是和进行体力劳动同样对身体有益的；十分之九的疾病都是由空气和食物传染的，因此寓所和人身不应靠近可疑的传染病媒介物；要避免饮用兴奋剂；应该锻炼身体；每天要自觉地做到生理方面的卫生；多喝白开水；要吃新鲜的、烹煮熟了的肉和蔬菜；晚上规定睡眠七到八小时；这是最基本的卫生守则。

我们方才谈的是城市创建者们在建城以前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则，现在我们要再谈谈这座新奇的城市建成似后的种种情况。这是因为这座城市确是修建得太快了，第一批房屋刚刚盖起，其他的房屋就象变魔术似地从地下涌出来了。只有到过“远西”[①]的人才能体会这座城市惊人的发展速度。在 1872 年 1 月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旷野，1873 年却已经有 6,000 幢房屋了，到了 1874 年则已达到 9,000 幢，所有的建筑物都已修成了。

应该指出，获得这样空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好的条件结合在一起。在一片空旷的原来分文不值的土地上大规模地修建起来的房屋以极有限的价格出让，租借的条件也非常简单；这块孤零零的土地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不要任何入市捐税；加上气候温和和人们喜爱新事物的心情，这一切很自然地吸引了大批移民。目前，法兰西城已经有近十万居民了。

但是最有意义的并且唯一可能和我们有关的就是他们在保健方面的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效果。无论在古老的欧洲或者新大

① 指美国密西西比河或大平原以西的地区。

陆[1]，即使在环境最好的城市里，每年的人口死亡率从来也没有显著地降到 3%以下过，可是在法兰西城，5 年来的平均死亡率只是 1.5%。要不是那里的田野原来有一种湿热病引起过一阵小规模的传染的话，这个数字比现在还要小。去年一年的死亡率只是 1.25%。更重要的一点是：目前所登记的死亡的人中间，除了个别的几个以外，都是由于一些特殊的疾病大部分是遗传病致死的。那里，发病率比起任何别的地方要少得多，病的种类非常少，病的性质也非常轻。至于真正的流行病则一直没有发现过。

看看这件事情如何发展一定是很有趣味的。大家一定很好奇地想知道，如果整个这一代人，甚至进一步好几代人都遵守这样一种科学化的养身之道，以后，究竟能不能消灭疾病的遗传因素。

“我们抱着这种希望，肯定地并不过分，”这座惊人的城市的创建者之一曾经这样写，“最后获得的结果将是无比伟大的！人将要活到 90 岁或 100 岁，只有老死，象大部分动物和植物一样！”

这真是一个诱人的美梦！

但是，如果允许我们表示诚恳的意见的话，那么对这件试验最后能否成功，我们的信心是不很大的。我们在这件事上看到一个根本的缺点，很可能是一个致命伤，那就是管理这座城市的委员会掌握在拉丁人的手里，而日耳曼人受到了坚决的排斥。这一点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不良趋向。从有世界那一天起，没有一件不朽的事业不是与德国人有关的，离开了德国人，什么事都不会有把握。法兰西城的创建者们可以先扫清道路，做好第一步工作，他们可以明确一些专门问题，然而一个真正的模范城市

① 指发现较迟的美洲及大洋洲。

决不在美洲的这一块地方，它将出现在叙利亚的海岸，总会有一天，我们要看到的。

11
沙拉赛恩医生家的一顿晚餐

9 月 13 日——离开苏尔策先生要毁灭法兰西城的时刻只有几个钟头了，就要临头的一场大难，不论是政府领导人还是任何一个居民都还一点也不知道。

这时候是晚上 7 点钟。

在一片浓密的夹竹桃和乌梅的掩映下，法兰西城幽雅地伸展在喀斯喀德山麓下，它的大理石的码头被太平洋的微弱的浪花温柔地默默冲激着。微风在仔细洒过水的街道上吹拂，呈现出一幅悦目的令人精神焕发的景象。一片浓荫覆盖着街道，树梢发出沙沙的微响。齐整的青草地正换上一层嫩绿。花坛中百花盛开，散发着阵阵幽香。白色的房屋宁静而雅致，使人感到温暖亲切。空气很温和。天空蓝得跟闪烁在长长的道路尽头的碧海一样。

当一个旅客乍到法兰西城的时候，一定会对人们健康的气色和洋溢在街头的一片蓬勃的朝气加以注意。绘画、音乐、雕刻等学会和图书馆都集中在一个区域里，那里为大家开了一些精彩的课程，每班人数都不太多，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单独练习的机会。这会儿正是这些学会和图书馆休息的时候，人流从大楼里面涌出来，起初有点儿拥挤，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示不耐烦，没有听到任何喧嚷的声音，每

个人都显得那么安详和愉快。

沙拉赛恩家的住宅不是建筑在城市中心，它盖在太平洋的海岸边。一开始，城市刚一修建的时候——这所房子是最早建筑的住宅之一，医生就和他的妻子带着女儿香妮在这儿定居下来。

奥克达夫，这位突然阔起来的亿万富翁，愿意留在巴黎，不过只有他一个人，马尔赛已经不跟他在一起当他的保护人了。

这两个朋友在西西里路一起居住了一个时期，从那里分别以后，差不多互相没有再见过面。后来医生和他的妻子和女儿迁居到俄勒冈州的海滨以后，奥克达夫就不受任何人约束了。他的父亲希望他继续在学校里求学，但是他很快地就把学业扔到脑后去了，他最后一次考试没有及格，而他的朋友却考得了第一名。

在这以前，马尔赛一直是可怜的、没有主见的奥克达夫的指南针。自从年轻的阿尔萨斯人一走，他这个自幼要好的朋友终于在巴黎逐渐过起一种所谓挥金如土的豪华生活来了。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有 4 匹高头大马拉着的一辆轻便马车上，不断地在玛丽尼路他的寓所和郊外各个赛马场之间的道路上来回奔驰。3 个月以前，奥克达夫·沙拉赛恩对于他所租的几匹练马场的马还不知道该怎么骑法，现在却一跃而为法兰西的对骑马最有研究的专家之一了。他在这方面的丰富的知识都是从他雇用的一个英国小厮那儿得来的，这个英国小厮的专门知识极其渊博，因而使得奥克达夫对他言听计从。

他每天上午的时间都让裁缝、马具商和鞋匠给占去了。晚上则在小戏院和特龙谢路路角上成立不久的一个崭新的俱乐部里度过。奥克达夫所以挑选了这个俱乐部，是因为他的富裕阔绰赢得了那一群人的尊敬，而这种尊敬是他在别的地方凭他本身的才德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他认为这是一个能使自己出人头地的最理想的社交集团。那里有一件事情很特别：挂在俱乐部应接室的那张装璜精致的名单上，竟全是些外国人的名字。贵族官僚多得数不过来，如果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的话，你会以为到了一所徽纹学院[①]的走廊上了。可是，你要是再往里走的话，就会以为到了一个活的人种展览会：新旧两大陆，各种高鼻子的和黄皮肤的人都在那里会师了。

奥克达夫·沙拉赛恩在这群寄生虫中间简直被捧成神仙了：他说过的话被人引用，他的领带式样被人模仿，他对于事物的判断被人奉为信条。至于他自己则被这一片阿谀趋奉弄得神魂颠倒，却没有察觉到自己所有的钱都花费在纸牌和赛马上去了。也许俱乐部的那些会员，根据他们的看法，认为蓓根的遗产也有他们的一分吧。总而言之，他们是在慢慢地、但是长年累月地把蓓根的遗产一点一点地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去。

在这新的环境里，奥克达夫和马尔赛·勃鲁克曼之间的联系很快就中断了。这两个朋友，隔很长很长时间都难得通一次信。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是专心一志想攀登到才能

[①] 研究徽纹学的学校。欧洲贵族都有自己的徽章符号，表示他的家世、爵位、职务等。符号的形状、颜色、质地等都有一定含义，名目极多。

和学识的最高峰的辛勤刻苦的劳动者，一个却是吃喝玩乐、一肚子俱乐部史话和养马经的花花公子，他们中间能有什么共同点呢?

马尔赛所以要离开巴黎：最初是为了要了解一下苏尔策先生的动静，这时，苏尔策已经在美国，和法兰西城同一个地区上建立了和法兰西城对立的斯达尔施塔特；后来就为了要接近钢王，设法在他手下做事；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两年来，奥克达夫一直沉湎在这种没有意义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后来，他终于对这一切空洞无聊的事物感到厌倦了。于是，在挥霍了几百万金钱之后的某一天，他重新回到他的父亲身边——这才使得他没有堕落到身败名裂的地步。因此，他目前也正在法兰西城医生的住宅里。

他的妹妹香妮，单从外表看来，已经是一个美丽的 19 岁的妙龄女郎了。她在这第二故乡居住了 4 年，这使得她在法国人原有的种种优美的气质之外又加上了许多美国人的特性。她的母亲有时候就这样说，她在有香妮形影不离地伴随她以前，就从没有尝到过亲人的体贴入微所给与她的幸福。

至于沙拉赛恩太太，自从她的浪子，她心目中的王子，她的最长的承继人回来以后，她变成了人间最快活的一个人。她参与了她丈夫的财力所能做到的和正在做的各种福利事业。

这一天晚上，沙拉赛恩医生请了他的两个最知己的朋友在家里吃饭，一位是汉登上校，是个年老的南北战

争[1]中的残废军人，他在匹兹堡丧失了一只胳博，又在七橡林丢了一只耳朵，但是他在下棋时却完全不象个残废者，一点也不放松；另一位是新城市的教育总长朗兹先生。

他们谈论着市政规划，谈论着教育、医疗和互助储金等公共事业方面已取得的成就。

朗兹先生根据医生的计划——这个计划并没有把宗教教育遗忘，已经设立了好几所初级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教师们一步一步地用一种适应儿童各方面天赋的自然发展的智力锻炼方法来发展他们的才智。人们教导儿童在求学的时候，先要热爱你所学的东西，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去追求那种象蒙丹尼[2]所说的"只漂浮在脑壳外层"的知识，这种没有被深刻领会的知识不能增进你的智慧，不能使你成为优秀的人。孩子经过良好的教育，逐渐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就能够自己来选择生活的道路了。

在这样一种优秀的教育制度中，增进儿童健康的措施被放在首要地位。人应该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同样健全，不管哪一方面有缺陷，人就要遭受痛苦；况且，要是没有健康的身体，智力是会很快消退的。

目前，法兰西城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就是在文化生活方面也已发展到最高的境界。在各种学会里，聚集着新旧两大陆最卓越的学者。艺术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都纷纷慕名而来。法兰西城的年轻一代在这样一些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他们都有这样的志愿：有一天，一定要用他们的辉

---

① 1861 年美国为解放黑奴而发生的内战。

② 蒙丹尼（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怀疑主义哲学家。

煌成就来使美洲的这一角发出万丈光芒。

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由法兰西人创建的新的雅典城[①]，不久就要高出一切城市之上了。

同时应该指出，在中学里，军事教育是和一般教育并进的。青年人中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学会使用武器，具有战略和战术各方面的初步知识。

因此，汉登上校最近还说过，他对于那些新的兵士十分满意。

“他们已经习惯于行军，习惯于忍受疲劳，习惯于各种操练了。”他说。“所有的市民都是我们的军队的成员，到了必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将成为一个熟练的受过训练的军人。”

法兰西城和邻近的州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因为它抓住一切机会来帮助它们；而它们只要关系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往往就会忘恩负义，因此医生和他的朋友总记住那句格言：“依靠自己，上帝会帮助你的！”他们除了自己以外从不指望任何人。

这时候，他们正吃完晚饭：甜食盘子刚收走，妇女们刚离开餐桌——这是盎格罗撒克逊人的习惯[②]，这里在很多事情上都按照着盎格罗撒克逊人的习惯。

沙拉赛恩医生、奥克达夫、汉登上校和朗兹先生还在继续谈话，当他们正谈到政治经济方面的最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一个仆人进来送报纸给医生。

---

① 雅典是古代希腊的一个城，以文学艺术的高度发达而著名。

② 英国人习惯，饭后要让女主人和女客人先离开餐桌。

这是《纽约先驱报》，这份声誉卓著的报纸对于法兰西城的建造和它的发展始终表示着殷切的关注，因此法兰西城的要人总要把这份报纸的每一栏都翻阅一下，看看美国社会舆论对他们的看法有什么改变。住在法兰西城这块小小的中立的土地上的这群快乐、自由和独立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忌妒，他们在美洲固然能找到一些同情者来维护他们，但同时也遇到不少敌意的攻击。而《纽约先驱报》则是同情他们的，它不断地向他们表示种种爱慕和敬意。

沙拉赛恩医生一面说着话，一面已经撕开了报纸的封口，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头条新闻上面。

当他读那段新闻的时候，他先是低声念，接着声音越来越高，后来简直惊呆了。他的朋友们都大大地出乎意外，感到无比的愤怒。新闻是这样的：

> 9月8日纽约讯——一次严重地侵犯人权的阴谋袭击就将发生了。根据可靠消息，斯达尔施塔特正在制造恐怖武器，阴谋攻击和毁灭来自法国的法兰西城。这场冲突势将把拉丁民族和撒克逊民族拖入战争，美国是否能够干预或预备干预，本报还没有获得确讯；但是我们要在一切正直人士面前揭发这种滥用武力的狂暴行为。法兰西城一小时都不能耽误了，应该立刻准备防御……。

12
会　议

钢王仇视沙拉赛恩医生的事业，并不是一个秘密。大

家也知道他建造这个城市是为了和法兰西城对抗。但是人们万万想不到他竟要蹂躏这一个和平的城市，要用武力来摧毁它。这未免太过分了。可是《纽约先驱报》的消息却是这样地肯定。这份权威报纸的通讯员们已经完全知道苏尔策先生的计谋。而且——他们这样说——一小时都不能耽误了！

可敬的医生乍一听见这个消息，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他象所有正直的人一样，对于一切坏事情总不能立刻相信。人居然会恶毒到无缘无故地、或者仅仅为了要炫耀自己而想把一个可以算是人类共有的财富的城市毁灭，这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

“想一想，今年我们城的平均死亡率要比 1.25％还低！”他天真地叫道。“我们这里没有一个 10 岁的孩子不识字，从法兰西城建立以来不曾有过一件谋害和盗窃的事！可是那些野蛮人竟要把这个刚刚开始的已有成效的试验彻底破坏！不！我不能相信，一个化学家，一个学者，哪怕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日耳曼人也好，决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但是，那张报纸对于医生的事业是忠心耿耿的，应该相信它所作的证明，而且应该立刻作出对策来。最初的激动过去以后，沙拉赛恩医生重新镇静下来，对他的朋友们说：

“诸位，”他说，“你们是公民议会的议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证全城的安全是我的责任，同样一也是大家的责任。我们应该先采取什么步骤呢？”

“有没有调解的可能？”朗兹先生说。“能不能在不损及尊严的条件下和平解决？”

“这是不可能的。”奥克达夫说。“苏尔策先生不惜一切代价要进行战争，事情已经很明显。他那样仇恨我们，决不会同意调解的！”

“好吧！”医生高声说。“我们就想办法对付他吧。上校先生，你想有没有办法抵御斯达尔施塔特的大炮？”

“每一种人为的力量都会被另一种人为的力量有效地击败。”汉登上校回答。“但是不要设想以苏尔策先生用来攻打我们的同样的方法和武器来保卫我们自己。要制造足以和他的武器对抗的战争工具需要很长的时间。再说，我们是否能造成功，还没有把握，因为我们缺少专门的工厂。因此，只有不让敌人接近我们，使他们不可能进行围攻，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我立刻召开会议。”沙拉赛恩医生说。

医生带着客人来到他的工作室。

这是一间陈设简单的屋子，三面都放着书架，另一面，在几张画像和一些艺术品的下面，有一排编着号码的传音机，样子和聋子用的助听器相仿。

“亏得有了电话，”他说，“我们不用走出自己的屋子就可以召开法兰西城议会会议。”

医生按了一下通知铃，它立刻把他的通知传达到各个议员的寓所。3 分钟以后，每一根线都陆续传来了一声“出席！”说明议会已经召开了。

于是医生来到他的话筒前，摇了一下铃，说：“宣布开会……现在由我的尊贵的朋友汉登上校讲话，向议会报告一件极端严重的事情。”

医生把位置让给汉登上校，上校把《纽约先驱报》上的消息念了一遍，然后要求立刻采取初步措施。

他刚一说完，六号机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上校阻止敌人前来的办法不起作用的话，他是不是认为能够防守得住呢？”

汉登上校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段问答跟先前的报告一样立刻传达给每一个看不见的议员。

七号机问：照上校估计，法兰西城的市民能有多少时间进行准备。

关于这一点上校也不知道。但是应该按照 15 天以后就要受到攻击那样地行动起来。

二号机：“您认为等待敌人进攻好呢？还是先发制人的好？”

“应该尽可能先发制人。”上校回答。“如果敌人要从海上登陆，我们就用鱼雷来炸掉苏尔策先生的军舰。”

谈到这个问题以后，沙拉赛恩医生就把最优秀的化学家和最有经验的炮兵军官召集到议会，要他们仔细研究汉登上校交给他们的任务。

一号机发问：

“立刻开始进行防卫工作需要多少钱呢？”

“大约需要准备 1,500 万到 2,000 万美金。”

四号机：“我建议立刻召开全体公民大会。”

沙拉赛恩主席：“我把这个建议提付表决。”

每一具电话都响了两下铃，表示这个提议被一致通过。

现在是 7 点半。公民议会继续了不到 18 分钟，没有惊

动任何人就开完了。

公民大会是以同样简单，并且差不多同样迅速的方法召开的。沙拉赛恩医生刚把议会的决定用电话通知市政厅，竖在城里 280 个十字路口的柱子顶上的电钟立刻齐声响起来，这些柱子顶上有一个发光的时辰盘，它的两根由电来操纵的针立刻指在 8 点半——开会的时间。

这个传达的铃声长达一刻钟，全体居民同时得到了通知。他们有的急急忙忙地走出来，有的赶紧抬头看一下最近的时辰盘，他们知道应召开会是每个人的义务，因此都赶紧奔向市政大厅去了。

到了规定的时间，就是说差不多三刻钟以后，出席大会的人都到齐了。沙拉赛恩医生已经在首席坐定，全体议员坐在他的周围，汉登上校在讲台下等候发言。

大部分居民已经知道了促使会议召开的那段消息。因为议会的讨论情况早已由市政厅的电话机自动速记下来，并且立刻送到报馆，印成布告张贴出来了。

市政大厅是一个玻璃顶的宽敞的大厅，空气畅通，屋顶上装着一排排煤气灯，强烈的光芒把大厅照得通明，拱顶的棱线都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人们都站立着，很镇静，稍微有点嘈杂的声音。每个人脸色都很愉快。他们由于体魄健全，经常过着丰富和有规律的生活，深信自己的力量，所以都没有因为惊怖或愤怒而感情冲动。

8 点半，主席刚一摇铃，全场立刻肃静无声。

上校走上讲台。

汉登上校站在那儿，以一种朴素有力、不讲究辞令、也不夸张的语言——这是那些懂得自己要说的一切，深刻理解它的意义，因而能明明白白地把它讲述出来的人所用的那种语言——叙述了苏尔策先生对法兰西城，对沙拉赛恩和他的事业的深仇宿恨，叙述了《纽约先驱报》所报道的苏尔策为了要毁灭法兰西城和全城居民而作的骇人听闻的阴谋措施。

“应该由法兰西城的居民来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他说下去。“有些没有勇气的，没有爱国热忱的人也许宁肯放弃自己的土地，让侵略者来占领他们的新的故乡。但是我本人深信这种懦怯的提议在我的公民中间是决不会得到支持的。凡是能够理解模范城市的创建者所追求的目标的崇高性质的人，凡是能够接受城市的法令的人，一定是一些勇敢的有见识的人。作为人类进步事业的忠实而英勇的代表者，他们一定愿意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个举世无双的城市，这座改善人类命运的光荣的纪念碑！他们的责任就是为了他们所代表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个结论受到热烈的欢迎，全场掌声雷动。

接着有好几个人发言拥护汉登上校的动议。

沙拉赛恩医生提议有必要立刻成立一个防御委员会，负责采取一切紧急措施，并注意掌握必要的军事秘密。这个建议被通过了。

会上，一个公民议会的议员建议应该拨付500万美金的临时经费，以供准备工作的需要。全体举手同意这项措施。



一个仿佛从天而降的人出现在讲台上。

10 点 25 分，会议结束了，法兰西城的居民已经选出了几个负责人，就要离开会场，这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出其不意的事情。

讲台上才空了不多一会儿，忽然出现了一个样子非常奇特的人。

这个人好象是从天上掉在那儿的。他的坚毅的脸上带着极度惊恐紧张的表情，但是他的态度却是沉着的，果断的。他的衣服沾满污泥，湿淋淋地半贴在身上，额上流着血，这一切说明他刚刚经历了可怕的事件。

大家一看见他，都停住了脚步。这个陌生人做了一个

有力的手势，叫大家不要走动，安静下来。

他是谁？从哪儿来？没有一个人想问他，连沙拉赛恩医生也是如此。

不过他们很快就知道他的身分来历了。

“我刚从斯达尔施塔特逃出来。”他说。“苏尔策先生已经宣布要把我处死。但是上帝保佑我总算赶得上跑来设法营救你们。在这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与我见过面，虽然我的外貌已经连我的尊长沙拉赛恩医生都认不出来了，但是我相信，他会告诉大家：可以信任马尔赛·勃鲁克曼!”

“马尔赛!”医生和奥克达夫同声叫起来。

他们两个正预备奔向他去……

他又做了一个手势阻止他们。

他真是不可思议地逃了出来的马尔赛。他在几乎窒息的时候弄断了地沟的栅门以后，就完全失去了知觉，一任水流冲击，幸亏一出那扇栅门就是斯达尔施塔特城的外面了，所以两分钟以后，马尔赛就被冲到城外的河岸上，终于获得了自由——只要他能活过来!

在这沉沉夜色的笼罩下，在这块一切救援的人都来不到的荒野上，这个勇敢的年轻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过了很长时间。

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一切都想起来了……感谢上帝，到底逃出了可诅咒的斯达尔施塔特！他不再是一个被监禁的人了。他这时一心惦念着沙拉赛恩医生、医生的朋友们和同乡们!

“他们！他们!”他失声呼喊起来。

马尔赛用了最大的努力，站立起来。

这里距法兰西城还有 10 法里。10 法里！没有公路，没有车马，要穿过阴森森的钢城周围的这一片不见人烟的旷野。他一刻不停地一口气赶完了 10 法里，10 点一刻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沙拉赛恩医生城市边沿的房屋附近。

他从墙上的布告得知了城里的情况。他晓得居民已经得到消息，知道大难将要临头；不过他们不知道这场灾祸怎样紧迫，更不知道它的性质怎样特别。

苏尔策先生处心积虑谋划的那场灾难将在当天晚上 11 点 45 分钟来临……现在是 10 点一刻。

就看最后的努力了。马尔赛一口气冲过市区，10 点 25 分，正当大会将要散的时候，他爬上了讲台。

“这不是在一个月以后，朋友们，”他叫道，“也不是在八天以后我们才会遇到灾难，再过一小时，就要有一场空前的大祸，就要有无数碎铁片和火焰象大雨一样落在你们的城里了。一架象恶魔那么凶的武器，将在我所说的时间，从 10 法里以外，瞄准你们的城市。我亲眼见过这件武器。现在，妇女和孩子们赶快去找一个躲避的地方，藏到坚固的洞底下去，或者立刻离开城市逃到山上去找一个避难的地方！健壮的男人赶快准备用一切办法来和大火作斗争！目前不会有大批军队，甚至没有一个士兵向你们进攻，只有火是你们唯一的敌人！威胁着你们的敌人，他不屑用一般的攻击方法。他的恶毒厉害你们是知道的，只要他的阴谋、他的企图实现了的话，只要苏尔策先生不致于破天荒地出错的话，法兰西城将要同时在 100 处地方突然发生火灾！这 100 处不

同的地方只一转眼的工夫就会燃烧起来！不管将要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首先应该把人救出来，因为你们的房屋，你们的一切纪念物要是无法保全，甚至连整个城市都被毁灭的话，只要有时间和金钱就可以把它们重建起来！”

如果是在欧洲的话，人们会把马尔赛当作一个疯子。可是在美国就不同了，即使是最难想象的事，人们也不会完全不信。人们注意地听着这个年轻的工程师的每一句话，并且由于沙拉赛恩医生的关系，大家都信任他。

讲话人的这一段话，尤其是他的语气，有力地抓住了每个人，大家都相信他所说的，甚至连讨论一下都没想到：马尔赛·勃鲁克曼有医生担保，这就够了。

立刻发出了几项命令，传达员向各个方向出发，传达这些命令。

至于市民们，有的回到自己的住所，下到地洞里，准备躲过可怕的轰炸；另有一些人——步行的、骑马的、坐车的，纷纷奔向郊野，爬到最近的喀斯喀德山的山坡上去避难。

就在这段紧迫的时间内，那些健壮的男子把所有能够扑灭火的东西：水、土和沙子都收集起来，集中在大广场和医生指定的几个地方。

会议厅里，人们一堆一堆地继续讨论着。

但是马尔赛这时候却象被什么问题缠住了，他的整个头脑都被占据了，对其他一切都不注意了，他不再发言，嘴里喃喃地只说了这几句话：

“11 点 45 分！该死的苏尔策真能用他的毒辣的发明来打倒我们吗？”

马尔赛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本子，他做一个手势要求大家安静下来，然后拿着铅笔，急急忙忙地在本子的一页上面写了几个数字，然后，大家看见他的眉目逐渐舒展，脸色变得开朗起来了：

“啊！朋友们!”他叫道，“朋友们！要是这几个数字没有骗人的话，我们所惧怕的一切就象一场恶梦似地烟消云散了！这一道弹道学计算题证明了这点，我白算了半天还没算出它的答案来，苏尔策先生算错了，他威胁我们的那场灾难只是一种幻想！他在科学方面总算出了错！他所宣布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发生，不可能发生，他那个可怕的炮弹将从法兰西城的上空经过，不会落下来，因此，现在什么也不必担心了，要有的话，除非是将来。”

马尔赛要说的是什么呢？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这时候，年轻的阿尔萨斯人把他终于算出来的计算题的结果告诉了大家。他的清楚而颤抖的声音用一种使不懂数学的人都能明白的方法讲解了他所演算的问题。这真是拨云见日，苦尽甘来。炮弹不仅碰不到医生的城，而且什么东西都碰不到，它将要消失在太空之中！

沙拉赛恩医生表示同意马尔赛所作的演算说明，忽然，他用手指着大厅的钟：

“3 分钟之内，”他说，“我们就可以知道是苏尔策对还是马尔赛对！不管怎么样，朋友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已经采取了的谨慎措施是多此一举，凡是防御敌人的任何工作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如果马尔赛刚刚给我们带来的希望不致落空，就是说，敌人的炮弹没有打中的话，那么这也决不

会是最后的一炮！苏尔策仇恨我们，他决不会甘心失败，就此罢休！”

“跟我来！”马尔赛叫道。

大家跟随他向大广场走去。

3 分钟过去了。时针指着 11 点 45 分！……

4 秒钟以后，一块庞大的黑色的东西从高空中飞过去，刹那间，随着一声尖厉的呼啸声，消失在很远的地方。

“一路顺风！”马尔赛高声喊道，一面大笑起来。“苏尔策的炮弹照这样的初速，现在已经越出大气层，不可能着地了！”

两分钟以后，传来一阵爆炸声，好象是来自地心似的一种沉闷的声音！

这是金牛塔上大炮发射的声音，它比一分钟飞过 150 法里的炮弹晚到 113 秒钟。

13
马尔赛·勃鲁克曼致斯达尔施塔特苏尔策教授的一封信

我认为应该通知钢王：我非常愉快地在前天晚上通过了您的产业的边界线，因为我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苏尔策大炮的模型要重些。

在向您告别的时候。我应该也把我的秘密告诉您，否则的话，我就没有尽到我的责任，不过请放心，听我的秘密是不需要付出您的生命来作代价的。

我不叫施瓦尔茨，我也不是瑞士人，我是阿尔萨斯人，我的名字是马尔赛·勃鲁克曼，要是您相信的话，我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工程师，但是主要的，我是一个法兰西人。您成了我的国家、我的朋友、我的家庭的死敌；您想出了种种阴谋诡计来反对我所爱的一切；因此，我不顾一切危险，用尽了各种手段来探知您的阴谋！今后我仍将尽所有办法来击破这些阴谋。

我急于想告诉您：您的第一炮没有打中，您的目的——感谢上帝——没有达到，它不可能达到！您的大炮可以算是一门非常神妙的炮，可是它所发射的装着这样一种火药的炮弹，伤害不着任何人！它永远不会落到任何地方。这一点我曾经预料过。今天，一件使您取得最大荣誉的事情终于证实了：苏尔策先生发明了一门惊人的炮……没有丝毫杀伤力的炮。

您一定会很高兴知道这个消息：昨天晚上 11 点 45 分 4 秒的时候，我们看见您的十全十美的炮弹从我们城市上空路过。它在空中向西作环球旅行，它会周而复始地绕下去直绕到世纪末。这个炮弹要比现在一般炮弹的初速快 20 倍，一秒钟达一万米，这样的炮弹不可能着地！由于它的移动加上地心吸力的作用，它成了一个永远绕地球运转的活动体。

这些您早就应该知道的。

另外，我想，在这初次试验以后，您的炮一定完全毁坏了；不过您给行星系增加了一个新的星球，给地球添了第二颗卫星，这是多么愉快的事！以 20 万元美金作代价，并不算贵。

马尔赛·勃鲁克曼

9 月 14 日，法兰西城

一辆特快车立刻从法兰西城开往斯达尔施塔特。马尔赛要把这封信马上送到苏尔策先生手里，要狠狠地嘲弄他一番心里才痛快，这是可以谅解的。

马尔赛说对了：以这样快的速度推进着的这颗赫赫有名的在大气层外环行的炮弹，再也不会落到地面上来了。马尔赛也猜对了：金牛塔上的炮，经过这么厉害的炸药的爆炸，当然已经不能用了。

这封信使得苏尔策先生狼狈不堪，重重地打击了他那丝毫碰不得的自尊心。他念信的时候，面色如土，念完之后，把头低低地垂在胸前，仿佛受了出其不意的当头一棒。他处在这样一种瘫痪无力的状态中，足足有一刻钟，紧接着就暴发了一场狂怒！至于这场怒气发作到什么程度，那只有阿尔米纽斯和西吉梅尔知道。

虽然如此，苏尔策先生毕竟不是一个甘心认输的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将在他和马尔赛之间展开了。他不是还有那些装着液体碳酸的炮弹吗？他为什么不能用威力较小却更实用的炮从短距离把它们射出去呢？

一种突然而来的力量使钢王平静下来，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室，重新开始工作。

事情很明白，法兰西城所受的威胁比以前更严重了，应该严密戒备，丝毫也不能疏忽。

14
战 斗 的 准 备

局势虽然已不象先前那么紧急，但仍旧是严重的。马尔赛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苏尔策先生的阴谋和他的武器的情况都告诉了沙拉赛恩医生和他的朋友。第二天，有马尔

赛参加的防御委员会就着手讨论防御计划并准备采取具体行动。

在这一切事情上，奥克达夫成了马尔赛的得力助手，马尔赛发现他的精神面貌已经大大的改变了，觉得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帮助。

到底作出了哪些决定呢？谁也不知道详细内容。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要点系统地印出来发表了。不过就从已发表的这些文件也不难看出马尔赛的办事能力。

“进行任何防御时，”大家一致认为，“最要紧的是要先了解敌情，然后再根据敌人的力量拟定抵抗的办法。无疑地苏尔策先生的大炮是非常厉害的。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数目、口径、射程和性能，这比不知道敌情而盲目作战要好得多了。”

不管敌人是从陆地还是从海上进犯，都要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摆开攻势以前就将他们消灭，这是最主要的。

防御委员会积极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一天，布告板上公布说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出结果了。这一点，全体市民没有一个人表示怀疑，他们都成群结队地前来要求担负任务。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都同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每一件工作对防御工作都是有贡献的。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男人不分年龄、不分地位，都参加了工作。工作迅速而愉快地进行着。城里已经储备了够吃两年的食物，同时也运来了大量的煤和铁：铁是制造武器的原料，煤能供给热和动力，这两样东西是战争中不可缺少的。

广场上堆满了煤和铁，住宅底层的大屋子已改为储藏室了，里面是堆积如山的面粉、熏肉、奶酪、罐头食品和干菜。那些把法兰西城点缀成一片绿海的花园则饲养起成群的家畜。

最后，动员令发布了：要求每一个男子都拿起武器。人们响应号召的热烈情绪，又一次证明了这些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他们的装备很简单：上身是羊毛短衫，下面是帆布裤子和半长统靴，头上戴着质地很好的熟皮帽子，背着韦特枪，他们就在马路上操练起来。

大批的有劳动力的人都来搬运沙土，挖掘堑壕，在所有有军事价值的地方都修筑了壁障和碉堡。铸炮工作已经开始了，而且进行得很紧张。这方面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可以利用城里的无数除烟炉，把它们稍加改动，就成了熔炉。

在这紧张的工作里面，马尔赛东奔西走，不知疲倦。他到哪儿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无论发生什么理论上的或者技术上的困难，他都能立刻加以解决。

必要的时候，他卷起衣袖亲自动手，把一些简易迅速的工作方法教给大家。大家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指挥，他发出的命令总是立刻被准确地执行。

跟他一起，奥克达夫也尽了最大努力。虽然，他最初想穿一套神气的有绣金袖章的军官服，但是后来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他明白了在开始的时候自己只能当一个普通的兵士。

于是他来到了自己被编定的队伍，并且自觉她在各方

面以一个模范军人来要求自己。起先有些人为他叫屈，他对这些人的回答是：

“要根据各人的才能做事，”他说，“我大概没有指挥的本领！……可是至少我得学会服从！”

一个很突然的消息——是个假消息——促使防御工作进行得更紧张了，据说苏尔策先生打算和海运公司商谈关于装运他的大炮的问题。从此以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谣言纷纷传来：一会儿是苏尔策的舰队已经向法兰西城开拔了，一会儿又是萨克拉门托的铁路被一些好象天上掉下来的“戟士”[①]截断了。

这些不攻自破的谣传都是那些无聊的报屁股文人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而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实上，斯达尔施塔特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种绝对的平静虽然使马尔赛有时间来作好防御工作，但是当他难得空闲下来的时候也有点因此感到不安。

“这个强盗会不会改变了策略而准备用什么新的阴谋对付我？”有时候他心里寻思。

但是他的防御计划是很全面的，不论是击退敌人的舰艇，还是粉碎敌人对城市的围攻，全都对付得了。而且，马尔赛在感到不安的时候，进行工作就更加紧张了。

他在劳累一天以后唯一感到愉快、唯一能得到休息的时间就是每天晚上在沙拉赛恩太太的客厅里度过的短促的几个小时。

① 德国古时候的持矛骑兵。

他刚一回来，医生就坚持要他每天在医生家里吃晚饭，除非他另有约会不能来。但是奇怪得很，一直还没有一次吸引人的邀请足以使马尔赛放弃医生给他的这个特权。他风雨无阻每晚必到的原因，不见得是医生和汉登上校的相持不下的棋局，那不会引起他那么大的兴趣。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一定另外有什么引人的东西吸引着马尔赛。晚上，当沙拉赛恩太太和香妮这两位勇敢的女子坐在一张大桌子前面，准备将来战地医院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马尔赛总是和她们坐在一起，跟她们聊天，他仿佛对于这种谈话很感兴趣。当你注意到这一切的时候，也许就会猜想到是什么吸引着马尔赛了，不过他自己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种新式的圆头钢螺丝钉是不是比你给我们看过的设计图上的那种要好？”香妮问道。她关心一切和防御工作有关的事情。

“那不成问题，小姐。”马尔赛回答。

“啊！我真高兴！但是工业上的最微小的成就都意味着长时间的钻研和艰苦的劳动！……你说昨天工兵挖了 500 米堑壕？真不算少，是吗？”

“不，还不够呢！要照这样的进度，这个月底围墙还完不了工呢。”

“我真希望它早些修好，到那时候就让这些可恶的苏尔策的人来吧！男人们多幸福，他们能参加工作，能有所贡献，他们一定不象我们那样觉得时间过得真慢，战斗还没开始。我们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马尔赛叫起来，平常他是不这么冲动的，“一点用都没有！那么你说，这些勇敢的人抛下一切去从军是为了谁呢？要不是为了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妻子和他们心爱的人的平安和幸福，他们那样辛苦劳动，是为了什么呢？要不是你们，他们每个人的火样的热情又从哪里来呢？反过来，你们又要在谁的身上引起那种为了你们而牺牲一切的爱情呢？还不是……”

说到这儿，马尔赛有点儿惶惑，他突然顿住了。香妮小姐也没有坚持。这场讨论就只好由好心肠的沙拉赛恩太太来结束了。她对年轻人说，一定是人们热爱自己所应该做的一切，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表现出这样的热情。

当马尔赛为无情的工作所召唤，为一项急需制订的计划或预算所催逼而遗憾地从这种甜蜜的谈话中抽身离去的时候，他怀着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保护法兰西城和它的每一个居民。他完全没有料到即将发生一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乃是违反人道和专制独裁——钢城的基本法则——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15
旧金山的证券交易所

旧金山的证券交易所意味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工商业方面的广泛活动，它是世界上最活跃最新奇的市场之一。这个加里福尼亚州的首邑，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杂居着各个地方的人，这是它最引人注意的特点之一：在那

精致的红色花岗石的廊柱下面，金黄头发身材高大的撒克逊人和那肌肤光润、发色较浓、肢体纤巧灵活的克尔特人会擦肩而过；黑人常会在那儿遇见芬兰人和印度人；热带的玻里尼西亚人会出乎意外地遇见北冰洋的格陵兰人；各种各样的方言土语都混杂在一起，好象在一个现代的通天塔[①]。

10 月 12 日，这个世界闻名的证券交易所，跟平常一样开市，没有任何特别的情形。将近 11 点钟的时候，经纪人和掮客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出现了。他们互相招呼着。根据不同的个性，有的有说有笑，有的一本正经。他们彼此握了握手，向小吃部走去。吃饱了以后，紧接着就开始了一天的战斗。他们一个个去打开自己订下的信箱——这是一种编有号码的、放在过道里的出租信箱，从里面拿出了一大叠信件，随随便便地浏览着。

不一会儿，开盘的行情挂出来了。就在这时候，忙忙乱乱的人群不知不觉地增多起来。越来越密的人群中发出微微的吵嚷声。

电报开始从地球的各个角落象雨点似的飞来。几乎每一分钟都有一长条蓝纸，在鼎沸的人声中朗读以后，便由交易所负责贴电报的那个人贴在北面的墙上。

人群的骚动一分钟比一分钟剧烈。那些跑外的连奔带跑地进来又出去，匆匆赶到电报局，把回电拍出去。所有的笔记本都打开着，人们写着、涂改着、随手又撕去。每个人都仿佛感染了一种传染性的疯狂症。一点钟的光景，这激

① 圣经中故事，诺亚的儿子想盖一座通天的高塔以避洪水，上帝就使盖塔的人互相言语不通而使这个企图不能实现。

动的人群中好象传开了什么神秘的事件。

一位跟“西方银行”有关的人物刚刚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意想不到的、使人没法相信的消息，这消息象闪电似地传了开来。

有的人说：

“真是开玩笑！……这准是一种花招！怎么能相信这样的胡说八道呢？”

“呃！呃！”另一些人说，“不过无风不起浪啊！”

“可是处在象他那样地位的人也会垮台？”

“什么样地位的人都可能垮台的！”

“但是，先生，仅仅不动产和机器就值 8,000 多万美金呢！”这一个嚷道。

“还不算钢铁、粮食和制成品！”那一个随声附和。

“对！我也那么说！苏尔策足有 9,000 万美金，什么时候需要，我可以负责把这笔资产变成现金！”

“可是你说为什么要拒绝支付呢？”

“根本用不着解释！”……我不相信！”

“你说这话就好象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那些有钱的有名望的人家似的！”

“斯达尔施塔特可不是一个‘家’，那是一个‘城’！”

“总而言之，事情不可能这样就算完！少不了会成立一个公司来接办他的事情的！”

“可是苏尔策这个家伙为什么不在被拒绝支付以前就组织一个公司呢？”

“说得对，先生，简直不合情理，不值一驳！这只是一个

十足的谣言，可能是纳希放的空气，他想抬高钢的市价!”

“消息一点不假！苏尔策不仅破产了，而且还逃跑了。”

“怎么回事？快说!”

“跑了，先生。电报刚贴出来!”

一股汹涌的人流冲向公告栏。这是已经翻出来的刚刚收到的一封电报：

> 纽约。12 点 10 分。——中央银行。斯达尔施培特工厂。停止支付。已知负债数：4,700 万美金。苏尔策失踪。

这一回，不管消息如何突然，再也没有可怀疑的了。于是各种各样的臆测开始出现了。

两点钟的时候，金融界到处可以听到因苏尔策破产而破产的人的名字。损失最多的是纽约的明宁银行；芝加哥的魏斯脱莱家损失了 700 万美金；布法罗的密王奇家是 500 万；旧金山的工业银行是 150 万；另外还有因这些人的破产而受连累的比较小的破产人。

另一方面，这件事情所必然引起的一切直接影响，不用等消息传来，就汹涌澎湃地波及到各个方面。

那天上午，旧金山的交易市场照内行人的说法是没有多大市面，可是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可不是那样了！波动！涨价！投机倒把风起云涌!

钢的价格成直线上涨，一分钟一个样！煤价也不落后！美利坚合众国所有冶金工厂的股票和钢铁工业部门的一切产品价格都一齐上升！法兰西城的土地顿时身价百倍！本

来自从宣战[①]以来，法兰西城的地价就一落千丈，久已无人问津，现在却骤然间每亩地要到 180 块美金！

当天晚上，报纸代售处人山人海。但是不论是“先驱”或是“论坛”，是“亚尔塔”或是“前卫”，是“回声”或是“环球”，尽管把它们所能采访到的少得可怜的一点点消息用了头号大字刊登出来，这些消息却还是差不多等于零。

人们只知道在 9 月 25 日，有一张应由苏尔策先生支付给布法罗的杰克逊公司的 800 万美金的期票，送到了立有苏尔策户头的纽约的西林－斯屈劳斯联合信托公司兑现。该公司发现钢王名下的存数不够支付这样一笔巨款，随即把这件事情打电报通知他，但是没有得到答复。他们仔细查了一下账，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已经有 13 天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斯达尔施塔特的信件和票据了。从此以后，他们每天收到的许多要在苏尔策先生名下支付的期票和支票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打上“no effects”（无存款）的字样退回原处。

四天来，问询的信件、惶惶不安的电报、气势汹汹的质问排山倒海地向信托公司和斯达尔施塔特袭来。

最后，终于有了明确的答复。

“苏尔策先生自 9 月 17 日后不知下落。”电报上说。“事情真相无人知悉。他既未留言，该区信箱亦无信件。”

于是，事实再也不能掩盖了。几个主要的债权人害怕起来，把事情提请商务裁判所解决。不过几个小时，这些债权人破产的消息象闪电一般地传开了，紧接着是一连串受

① 指美国南北战争。

他们影响的人的破产。10 月 13 日中午，已知的债款数共有 4,700 万美金。从各方面看起来，估计债款总额将达 6,000 万。

这就是人们所知道的，也就是所有报纸近乎夸张地报导的一切。不消说，每家报纸都预告第二天将刊登从未听说过的最重要的消息。

的确，没有一家报馆不在事情发生后就立刻派记者到斯达尔施塔特去。

10 月 14 日晚上，一支清一色的记者大军包围了钢城，他们每个人都打开了笔记本，拔出了铅笔。但是这支大军却象一个浪头打在斯达尔施塔特的围墙上似地撞得落花流水，碰壁而回。门岗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记者们白白用尽了一切收买的手段，始终无法使门岗让步。

然而他们还是打听到一些情况，那就是工人对这件事情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那里什么变化都没有。只是前一天，工长们奉上级命令通知大家说，各个分库里已经没有存款了，中央总部也没有指示，因此，从下星期六开始，在没有新的通知以前，停止一切工作。

这个消息，不但没有澄清局势，反而使它更复杂了。苏尔策先生已经失踪将近一个月，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但是失踪的原因以及其中的内幕则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位神秘人物会重新出现的”，这一个模糊的感觉仍旧时时刻刻隐隐约约地紧抓着那些焦急不安的人们。

最初的几天，厂里仍旧按照往常的速度继续生产。每一个人在固定的岗位上执行自己的任务。各个分库在每星

期六照常发放工资。总库还在负责解决本地一切银钱方面的需要。斯达尔施塔特的集权制已经达到一个高度集中的程度，城的首领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独掌大权，所以他的失踪没有在很短的时期中就使得整个机构的工作停顿下来。从 9 月 17 日钢王签发命令的最后一天起一直到 10 月 13 日传出了仿佛晴天霹雳的停止支付的消息的那一天，有数千封信件——其中一定有许多信件附有巨额款子——从斯达尔施塔特的邮局投入中央总部的信箱，并且毫无疑问都送到了苏尔策先生的办公室。但是没有人敢动，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有权把它们拆开、用红铅笔批过以后才把附来的款项交给总库。

厂里那些最高级的工作人员们，对于越出自己固定的职权范围的事情从来连想都没有想过。虽然他们对于下属拥有几乎至高无上的权柄，可是他们在苏尔策先生的面前——甚至仅仅是回忆中的苏尔策先生面前，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没有权力，不能提出建议，甚至连表示意见的权利都没有的工具。因此他们互相间没有联系，每个人各自担负着交派给自己的那一部分职务，他们暗中等待，冷眼旁观，看它会发生什么变化，而且也终于看到了变化的发生。

事变终于发生了。钢王统治下的这种独特的局面，一直到和钢王的企业有利害关系的一些人突然得到警报而打电报、要答复、催索、抗议、最后提出法律解决的时候，还在维持着。事情不是一下子就明确的。人们很难相信一个这样赫赫有名的发达的企业会没有牢靠的根基。可是现在事情已经摆出来了：苏尔策先生已负债潜逃。

记者们能够打听到的就是这些。甚至连新闻界最不平凡的名记者，这一回也不比他们的同行们更幸运。如由于从当代最缄默的人物格兰特[①]总统的嘴里套出过他的政治见解而一举成名的梅克勒强，和那原是世界报的普通记者，由于第一个把普利文[②]投降的重大消息告知沙皇而尽人皆知的勤奋的勃伦突勃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论坛报》和《世界报》还无法把苏尔策的破产真相告诉大家。

这项不吉利的企业的结局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因为斯达尔施塔特的情况太复杂，它是一个独立的、和别人没有联系的城，不允许到那里进行任何正式的合法的调查。在纽约，苏尔策先生的签字已经不生效了，但是他的工厂的全部资产足可在某种程度上抵偿债务。他的债权人自然会想到这一层，但是要把它作为抵押品或者暂时把它查封起来的话，应该向哪个法庭提出申诉呢？斯达尔施塔特是一个特殊的城，还没有划归哪一个管辖区，它完全属于苏尔策先生。要是他留下一个代表、一个管理委员会、一个代理人就好了！但是什么都没有，连一个法庭、一个司法委员会都没有！钢城的皇帝、大法官、总司令、公证人、律师、商务裁判官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已经把中央集权的理想由自己亲身实践了。因此，他一走，一切都跟着消失，什么都找不到了，这个惊人的机构就象纸糊的城堡似地整个崩溃了。

---

① 格兰特（1822—1885），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的著名统帅，1868－1876年任总统。

② 保加利亚城市，俄土战争时为俄罗斯及罗马尼亚军队联合占领。

要是在别的情况下，那些债权人就会成立一个联合组织来接替苏尔策先生，来没收他的资财，剥夺他的事业的领导权。考虑各方面情况，他们认为要使工厂继续生产的话，只需要稍微花一点钱加以整顿就可以了。

但是这些事一件都办不到。没有合法的手续来进行接管。人们被一重无形的障碍挡住了。即使能越过屹立在钢城周围的堡垒也越不过这道无形障碍。这些倒楣的债主，眼看着一笔资财可以抵偿自己的债务，却没有办法拿到手。

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大家集合在一起开会商量，一致同意向国会呈递请愿书，要求它来处理这件事，维护它的国民的利益，宣布把斯达尔施塔特并入美国的版图，以便把它置于同一的文明法律的约束之下。有好几个国会议员个人表示对这件事情很关心；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这项多方面提出来的请求，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个请求很有可能取得圆满的结果。不幸的是国会正在休会期间，恐怕要耽搁很长时间才能把这件事情正式向国会提出来。

在等待期间，斯达尔施塔特不再有任何人过问，城里的熔炉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

靠工厂生活的一万户居民就此陷入了失望的境地。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继续工作吗？可能半年以后才能拿到工资，也可能永远不会拿到。没有人同意继续干下去。再说做什么工作呢？定货的来源已经跟其他一切同时枯竭了。苏尔策先生的主顾们要等有了合法的处理以后再恢复关系。各工区的领导人、工程师和工长没有接到命令什么也不能做。

人们举行过大会、小会，提出过各种意见、主张，但是没有作出肯定的计划来，因为没有一个计划是行得通的。随着失业紧跟着出现了贫困、绝望和罪恶。工场里空无一人，酒店中却处处满座。工厂里的烟囱一个一个地停止冒烟，附近村落的酒店却一家一家地开张起来。

工人中最聪明最有见识的人，他们早已估计到会有困难的日子，因此积攒了一笔准备金，现在都纷纷带了他们的武器和行李——工具、主妇们心爱的床铺被褥等物，以及腮帮子胖鼓鼓的孩子——呈现在车窗外的人间的图景使得孩子们的心都飞了——赶紧逃奔他乡。这些人走了，走向四面八方，不久，他们有的在东部，有的在南部，有的在北部又找到了一个工厂、一块铁砧、一份炉灶……

但是能实现这样的梦想的只是有数的几个，大多数的人还是被贫困束缚在原来的土地上！他们睁着凹陷的眼，怀着创痛的心，留了下来！

这些人，好象一群可怜的野兽，任凭那帮每逢发生灾害时就出来趁火打劫的、披着人皮的恶鸟啄食。几天之后他们就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收入来源断绝了，借贷信用也随之丧失，工作被剥夺了，希望也落了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和即将来临的严冬一样残酷的悲惨的前途！

16
两个法国人攻打一座城

当苏尔策失踪的消息传到法兰西城的时候，马尔赛的

头一个念头是：

“也许这只是一个狡猾的战争策略？”

当然，经过一番考虑以后，他就认为从情理上说，这个假定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如果这是个策略的话，那么斯达尔施塔特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但是他又想到仇恨会使人失去理智，尤其象苏尔策先生这样的人，在某种情形下，为了发泄强烈的仇恨，他会不顾一切的。不管怎么样吧，必须继续保持警惕。

经马尔赛的提议，防御委员会立刻拟了一份公告，号召市民们对于这种骗人的消息要加以提防，敌人散布这种消息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放松警惕。

防御工作和各种演习进行得更加紧张了，这是法兰西城对于苏尔策先生一切诡计的最恰当有力的回答。但是，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的报纸所报道的那些真假难辨的片断的消息和斯达尔施塔特的事变所引起的金融和商业方面的后果，这一切捕风捉影的事，虽然一件件孤立地看的话，毫无价值，但是综合起来，却有很大的说服力，不容人再怀疑了。

有一天早晨，医生的城市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就好象一个做着恶梦的人，只要一醒过来，马上就脱离了险恶的梦境一样。真的！法兰西城确实已没有危险，用不着作战了。这是马尔赛说的，他在自己对这一切终于深信不疑以后，就通过他所能运用的一切方法把这个消息通知全城居民。

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普遍地感到松了一口气，高兴极

了，好象欢度节日一样，压在心上的石头终于掉下来了……人们互相握手道喜，互相请吃饭表示庆祝。妇女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人们都暂时放下了防御演习、军事操练和一切防御工作。每个人都放心了，欢欢喜喜，满面春风，法兰西城就象一个大病以后刚刚恢复健康的人那样欢乐。

这些人中最高兴的当然要数沙拉赛恩医生了。这位可敬的人物觉得自己要对每个人的命运负责，这些人都是充满了信心来到他的土地上安居下来，把自己放在他的保护之下的。他一心一意想让大家得到幸福，但是这一个月来，他老怕他们受到损害，时时刻刻担着心。而现在，他终于从极度焦虑的心境中解放出来了，终于能舒一口气了。

由于有了这场共同的灾难，全体公民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各个阶层中，人们都比以前更加亲近了，他们的感受是相同的，利益是一致的，彼此相待都好象兄弟一般。每个人都感到有一种新的思想感情在心中激荡。现在，对于法兰西城的居民来说，“祖国”已经诞生了。他们曾经为它担过惊，受过苦，他们更深刻地体会了自己对它的热爱。

采取防御措施，对于法兰西城也产生了有利的效果。人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以后用不着临时慌张了。大家都更加自信了。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变人们都已经有了充分准备。

沙拉赛恩医生的事业，从来没有放射出象现在这样明亮的光芒。而且难得的是人们并没有忘记马尔赛的好处。虽然大家能够平安无事并不是他的功劳，但他是这次防御工作的组织者，由于他的忠诚忘我，即使苏尔策先生的计划

实行了，法兰西城也不致被破坏，因此大家对这位年轻的工程师都十分感激。

虽然如此，马尔赛自己却并没有认为他已经尽到责任了。

他觉得斯达尔施塔特还笼罩着一团迷雾，其中可能还隐藏着危险，只有在驱散了包围着钢城的一片黑暗以后，他才能放心。

于是他决定再到斯达尔施塔特去一趟，并且下决心不摸清它的最后秘密决不回来。

沙拉赛恩医生再三劝告他，这件事情不容易办到，可能有很多危险；到那儿去就跟到地狱去差不多，路上不知道会碰到多少危险……象苏尔策先生那样的人，正如马尔赛所描述的，决不会不给人吃点苦头就销声匿迹，决不会眼看自己的一切希望破灭而甘心罢休的……这样一个人末了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提防他来最后一手，这一手你要是碰上，必死无疑！……

“亲爱的医生，正因为我考虑到您所想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马尔赛回答他说，“所以我认为我有责任到斯达尔施塔特去。斯达尔施塔特就好象是一颗炸弹，我应该在它爆炸以前去掉它的雷管。我还想要求您让奥克达夫和我一块儿去呢。”

“奥克达夫!”善良的医生惊叫了一声。

“是的I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靠得住的勇敢的小伙子了，我向您担保这次出去一定会对他有好处的!”

“那么让上帝保佑你们两个吧!”老人一面回答，一面激

动地拥抱着他。

第二天早上，一辆车子穿过了已经没人住了的村庄，把马尔赛和奥克达夫送到了斯达尔施塔特的城门口。两个人都带着需要的物品和武器，他们十分坚决地一定要驱散这团迷雾，否则决不回去。

他们并肩走在围在城堡外面的路上。在这以前，马尔赛对于传说的真实性总还有点怀疑，现在事实终于摆在他面前了。

工厂完全停工了，这是很明显的。

夜空是黑沉沉的，没有一颗星星。要是在以前的话，从他和奥克达夫并排行走着的这条路上，可以瞅见煤气灯的亮光和哨兵枪上刺刀的闪光，这些明显的记号，现在都看不到了。从前，工区的许多透出灯火的窗户就象一块块发亮的五彩玻璃，现在呢，一切都是黑压压的，没有一点声息。城市仿佛被死神统治着，插入天空的高大的烟囱好象一具具骷髅。马尔赛和他的同伴踏在路上的脚步声发出空荡荡的回音。周围的一切是那样沉寂，那样荒凉，奥克达夫忍不住说道：

"真是奇怪，象这么静，我可从来没经历过！好象在一块坟地里似的！"

7 点钟的时候，马尔赛和奥克达夫来到斯达尔施塔特正门前的壕沟边上。城垣上一个人也没有，以前，城垣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哨兵，好象一根根活的柱子，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吊桥已经拉起来了，门前露出了一个五六米宽的深坑。

马尔赛拿出一根绳子，把绳的一头挽个圈使劲往上抛，想套住一根小小的门梁，他化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终于把它套上。奥克达夫就双手吊住绳子，爬上了门顶，马尔赛接着把武器和其他装备一件一件地吊上去，然后自己也爬了上去。

现在只要把绳子挪到城墙的里面，把“辎重”仍旧用绳子递下去，然后，人再从绳子上滑下去就行了。

现在两个年轻人已经在环形路上了，马尔赛想起他头一次来斯达尔施塔特的那天就是走的这条路。到处是荒凉，寂静得听不见任何声音。一大片黑魆魆的、默默无声的、巍峨的建筑物屹立在他们面前，数以千计装着玻璃窗的窗洞好象在注视着这两个不速之客，仿佛说：

“走罢！……你们要知道我们的秘密做什么！”

马尔赛和奥克达夫商量起来。

“最好走O字门，那扇门我熟悉。”马尔赛说。

他们向西走去，不一会就来到了上面刻着O字的高大的拱门前面。两扇沉重的钉着大钢钉的橡木门板关闭着。马尔赛走近门前，捡起一块铺路的石头在门上敲了几下。

回答他的只是敲门的回音。

“来！动手吧！”他对奥克达夫喊道。

又得费力地抛绳子，把它套在门上一个突出的地方，牢牢地吊住。这件事实在不容易。但是马尔赛和奥克达夫终于越过了墙，来到了O字区的中央大道上。

“我的天！”奥克达夫叫了起来。“费这么大劲有什么用呢？我们走了不少路了！可是刚翻过了一堵墙，前面又来



一大片巍峨的建筑物矗立在两个年轻人的面前。

了一堵!”

“不要喊!”马尔赛回答,“这儿正是我从前工作的那个工场。我倒很愿意再来看看,顺使从那儿拿几件工具,我们一定会用得着的,别忘了再拿几包炸药。”

这就是年轻的阿尔萨斯人刚进工厂时在这儿工作的那间宽大的铸工场。这会儿,它是那样阴森森地,炉子熄灭了,路轨生了锈,起重机上蒙着厚厚的尘土,它的巨大的、孤零零的胳膊伸出在空中,好象一个个绞架!这景象使人看了有点胆寒,马尔赛感到需要把这种气氛转换一下。

“这边的一个工场会使你更感兴趣些。”他一面说,一面把奥克达夫领到食堂里去。

奥克达夫表示同意,等到他看见一张木头小桌子上整齐地摆着的一排红色、黄色和绿色的瓶子时,就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满意了。那里还有几盒食品罐头,罐头上注明是最好的牌子。这些东西满可以当一顿饭,再说他们也感到饿了。于是两个年轻人就把刀叉等物摆开在锡面的长桌上,开始吃喝起来,吃饱了好有力气继续他们的探险。

马尔赛一面吃,一面盘算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打算翻过中央总部的围墙是不可能的,想都不用想,这堵墙高得不可思议,跟其他一切建筑物都不连接,也没有一处突出的地方可以挂绳子;如果要寻找它的门——大概只有一扇门,那就得跑遍所有工区,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剩下只有利用炸药一个办法了,不过这个办法还是很冒险的,因为苏尔策先生不在他放弃的土地上设下埋伏而悄然离去,看来是不可能的,那些打算占领斯达尔施塔特的人免不了要用爆破

的办法，苏尔策一定会料到这一点而事先布好反爆破的策略；然而这一切是吓不倒马尔赛的。



半个工区被炸掉了。

马尔赛看到奥克达夫已经吃饱了，歇足了，就和他一起向该区的中央大道的尽头走去，一直来到光石砌成的高大围墙下面。

“你认为在墙底下埋一个地雷怎么样？”他问。

“很困难，不过我们并不是饭桶！”奥克达夫回答，现在什么办法他都准备试一下。

他们动手干起来了。必须把墙基挖松一处，用一根棍子插到两块石头中间的缝里，撬下一块石头，然后用锥子在缺口的地方钻几个平行的圆洞。10 点钟的时候，一切都做完了，药包已经放好了，药捻也点着了。

马尔赛知道药捻能燃 5 分钟。他早就注意到食堂是在一间地下室里，正好是一个拱形的地窖，就和奥克达夫躲到那儿去。

不一会，房子和地窖都震动了，好象发生地震一样。一声惊心动魄的爆炸划破了天空，仿佛有三四个炮队同时发射似地，紧接着是一阵摇晃。两三秒钟以后，四面八方飞起来的大堆碎片纷纷落在地上。

在一大片闪闪发亮的飞溅的碎玻璃中，屋顶崩塌了，梁柱断裂了，墙壁倒下了，这一阵山摇地动继续了有好一会儿。

最后，巨响平息了。奥克达夫和马尔赛走出了他们的掩蔽所。

尽管马尔赛很熟悉各种爆炸物的威力，这次爆炸的结果竟使他出乎意料之外。半个工区被炸掉了，中央总部附近的工场墙壁倒塌了，就跟被轰炸过的城墙一样。地上到处盖满了成堆的碎砖瓦、玻璃片和石灰。爆炸时卷上天空的大片尘土慢慢地从天上降落下来，象一层白雪似地铺撒在这片废墟上面。

马尔赛和奥克达夫向里面的围墙跑去。它也被炸开了一个缺口，约有 15 米到 20 米宽。中央总部的前设计师瞧见缺口里边正是他非常熟悉的、曾经在那儿度过许多孤独的时光的那个院子。

这个院子既然没有人照管，围在院子四周的铁栅就不再发生作用了……他们很容易地进去了。

到处是同样的寂静。

马尔赛挨着个地看了一下各个工场，在这里，他曾经设计过许多受同事们赞赏的图样。在工场的一角，他重新看到了他的画板上的那张画了一半的蒸汽机草图，就是他所设计的、后来被苏尔策先生叫到花园里去了而没有画完的那张图。在阅览室里，他又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书报。

每一样东西都保持着没有做完就忽然停顿下来的面貌。

两个年轻人来到中央总部的内界线，一会儿就到了围墙下，马尔赛推想这堵墙里边一定就是钢王的花园。

“是不是也得叫这些石头跳一下舞？”奥克达夫问他。

“也许……不过我们还是先找一找门，如果有门，那么只要一个地雷就可以把它送上天去，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于是两个人就顺着墙在花园外面绕着。他们常常遇到有突出来的房屋而不得不绕个大弯子，有时候还得翻过栅栏。但是他们总保持着能够看见围墙。他们这些力气总算没有白费，到底在围墙上找到了一扇门，一扇又矮又小不容易发现的门。

只用了两分钟，奥克达夫就在那橡木门板上钻透了一个窟窿。马尔赛立刻把眼睛凑上去，心里十分满意，他看到里面正是那四季长青、温暖如春的热带花园。

“得把这扇门炸掉，然后我们就到了！”马尔赛对他的同伴说。

“这么一小方块木板要用一个地雷来炸掉未免太看重了它！”奥克达夫回答。

他说着就动手用镐头一下下使劲砸起门来。

门刚刚有点摇晃的时候，他们听见里面有用钥匙开锁和拔开两个门栓的声音。

门只开了一半，被安在里面的一根粗链子带住了。

“Wer da？”（谁来了？）一个粗嗄的嗓音问道。

17
枪　声

再没有什么事比这句问话更出乎两个年轻人的意料的了。他们就是听见一声枪响也不会象听见这句话那么惊讶。

对于这座瘫痪的城，马尔赛曾经作过各种各样的设想，可就是没有想到会有一个人安详地问他做什么来了。如果我们说斯达尔施塔特是个彻底荒芜了的城市，那么，他们这次前来可以说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发现城里还有居民，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在前一种情况，他们到这里来只是一种考古性质的调查，在后一种情况，这就成了一种破墙而入的袭击行为了。

这些念头在马尔赛身上引起的反应是那么强烈，竟使他象哑了似地说不出话来。

“Wer da？”那个声音有点不耐烦地又问了一遍。

这种不耐烦显然不是毫无道理的：越过各种障碍、翻过城墙、炸毁了城里好几处，就为了要进这扇门，可是现在当别人简单地问一声“谁来了”的时候，竟答不上话来！再说这句问话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只不过半分钟的工夫，马尔赛就意识到自己已处在进退两难的地位。他立刻用德文说道:“你认为我是朋友也好，是敌人也好,”他回答说,“我要跟苏尔策先生说话。”

他的话没说完，就听见那半开的门里送出来一声惊呼:

“啊!”

马尔赛瞅见门里露出半副脸：红色的络腮胡子，上嘴唇上丛生着短髭，还有一只迟钝的眼睛。他立刻从这些特征认出来这是曾经监视过他的西吉梅尔的面孔。

“约翰·施瓦尔茨!”巨人又惊又喜地叫道,“约翰·施瓦尔茨!”

看来在他看管下的囚犯突然回来差不多就跟一个月前神秘地失踪使他感到同样的惊奇。

“我可以跟苏尔策先生说话吗? ”马尔赛发觉除了这儿声惊呼以外，再没有别的答复了，就又重复了一遍。

西吉梅尔摇摇头。

“没有命令!”他说。“没有命令不能进来!”

“那么至少请你告诉苏尔策先生说我在这儿，我想跟他说话，这总行吧? ”

“苏尔策先生不在这儿! 苏尔策先生走了!”巨人有点悲哀地回答。

“他上哪儿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

“不知道! 守卫制度没有改! 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来!”

马尔赛能从西吉梅尔嘴里套出来的就是这儿句不连贯的话，他的每一句问话都被固执得不通人情地碰了回来。

奥克达夫终于忍不住了：

“干吗要他许可才进去呢！”他说，“直接进去要干脆得多！”

说罢就使劲推门，打算闯进去。但是那根链条牢牢地拴着门，而且里面的人比他气力大得多，一推就把门关上了，接着门上的两个门栓也都一一插上了。

“里面一定有好几个人！”奥克达夫嚷道，他碰了这么一个钉子相当下不来台。

他把眼睛凑在刚才钻的窟窿中，刚一看立刻惊叫起来：

“还有一个巨人！”

“是阿尔米纽斯？”马尔赛说。

他也凑在洞上看。

“是的！是阿尔米纽斯，他是西吉梅尔的同事！”

突然间，另外一个仿佛从天上下来的声音使马尔赛抬起头来。

“Wer da？”那个喊声说。

这回是阿尔米纽斯的声音。

这个守卫从墙头上探出头来，他一定站在一架梯子上才够着的。

“你知道，是我，阿尔米纽斯！”马尔赛回答，“请你开门吧，行不行？”

话还没说完，墙头上露出了一根枪筒。随着枪声，一颗子弹从奥克达夫的帽檐上擦过。

“好，我来回敬你一下！”马尔赛扬声说，随即把一个地雷塞在门底下，立即使它爆炸起来。

马尔赛和奥克达夫两个人手里端着轻骑兵枪，嘴里叼着刀子，刚炸开一个缺口，就冲到了花园里。

在他们刚越过的炸断了的那堵墙上，有一架梯子还靠在那里，梯子脚边有几处血迹。可是既不见西吉梅尔也不见阿尔米纽斯，两个人都不在那条通路的防守岗位上。

花园里一片灿烂夺目的花草树木，完全呈现在两个攻城者的面前，奥克达夫满口赞美地欣赏着。

“美极了！……”他说，“但是得小心！……随时准备射击！……这两个吃酸白菜的家伙很可能就躲在树丛后面！”

奥克达夫和马尔赛分成两路，沿着前面的一条小径的两侧走去。他们小心地行进着，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个障碍物跳到另一个障碍物，完全本着最基本的单独作战的战斗原则。

他们这样谨慎小心，确有先见之明：走了还不到 100 步，就响起了第二下枪声，一颗子弹打在树上，树皮都飞起来了，马尔赛恰好刚刚离开那棵树。

“别干傻事！……卧倒！”奥克达夫低声说。

说完，自己就以身作则，卧倒在地上匍匐前进，一直爬到一个圆形路口周围的荆棘丛中，圆形地区的中央就是金牛塔。马尔赛稍微慢了一点，因此第三发枪弹又从他身边擦过，他来不及采取别的行动了，只能跳在一株柏树的树干后面以防接着射来第四发枪弹。

“幸亏这几个畜生开起枪来象是生手！”奥克达夫隔着 30 步路对他的同伴喊道。

“嘘！”马尔赛一面用嘴回答，一面还用眼睛示意，“你看

见楼下那个冒烟的窗洞了吗?……他们就埋伏在那里，这两个土匪!……但是我要拿他们开开玩笑!”

马尔赛转眼间就把树丛后面的葡萄架的支杆截下了长短合适的一段，然后脱下了自己的短衫，套在这根杆子上，再把他的帽子顶在杆头，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很象的假人。于是他把它插在自己所在的地方，远处只看得见一顶帽子和两只袖子。然后一溜烟窜到奥克达夫那儿，凑在他耳边低声说:

“你向窗口射击，在你这儿打几枪，再到我那儿去打几枪，把他们要弄一番!我呢，迂回到后边去袭击他们!”

马尔赛把奥克达夫留下来当射击手以后，自己就悄悄地钻进围在圆形路口四周的树丛中去。

一刻钟过去了，在这期间，双方对射了有二十来发，谁也没有命中。

马尔赛的帽子和上衣已经被打得活象一个筛子一样了，但是他本人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至于楼下的那儿扇百叶窗则已经让奥克达夫的枪打得稀烂了。

忽然间，枪声停止了，奥克达夫清清楚楚地听见一声窒息的叫喊:

“救命!……我抓住他了!……”

奥克达夫赶紧离开他的掩蔽所，冲到圆形路口，跳上窗户。这一切都发生在半分钟内。一会儿工夫他就跳进了屋子。

地毯上，马尔赛和西吉梅尔象两条蛇似地紧紧缠在一起，打得难解难分。巨人完全没有料想到敌人会突然打开

里面的一扇门袭击过来，因此慌了手脚，来不及应用自己的武器。不过他力大如神，还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他虽然被压在底下，仍旧没有失去转败为胜的希望。至于马尔赛则象生龙活虎一般，表现了惊人的矫捷灵活。

这两个战斗者的这场搏斗，势必要有一个被打死才能结束。幸而奥克达夫及时赶到了，结局才不致那么惨。西吉梅尔的双臂被抓住了，武器被缴下了，身体被捆起再也不能动弹了。

“那一个呢？”奥克达夫问。

马尔赛指着屋子尽头的一张沙发，阿尔米纽斯血淋淋地躺在上面。

“他中弹了吗？”奥克达夫问。

“是的。”马尔赛回答。

他说罢就朝阿尔米纽斯走去。

“死了!”他说。

“好极了，这个坏蛋死得不冤枉!”奥克达夫大声说。



马尔赛和西吉梅尔打得难解难分。

“我们现在是这里的主人了!”马尔赛说。“我们要作一次重要的巡察。首先要看一看苏尔策先生的办公室!”

两个年轻人从刚刚进行过围攻的最后一战的接待室出来，穿过了一间间屋子，向钢王的“至圣殿”走去。

奥克达夫对这些金碧辉煌的房屋赞赏不已。

马尔赛看着他，微笑着，打开了拦在前面的一扇扇的门，一直来到绿地金饰的大厅。

他猜想一定会在那儿发现什么惊人的东西，但是他决没有想到会有跟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一样奇怪的事情。一进门你简直会以为是谁把纽约或巴黎的整个邮政总局突然偷了来，乱七八糟地扔在这间屋子里了。写字台上、家具上、地毯上，到处都是密封的信件邮包。人一走进去，半条腿都埋在里面了。原来在外面花园里的信箱中，每天都有苏尔策先生的财务方面、工业方面和私人的信件，忠心耿耿的阿尔米纽斯和西吉梅尔全都把它送到主人的办公室来了，一天天地积聚了这么多。

有多少问题、痛苦、焦急的等候，有多少贫困和眼泪，包藏在这些寄给苏尔策先生的默默无言的、折叠着的信件中!同时又有多少价值千百万的证券、支票、汇票和各种各样的期票!……这一切，都静静地躺在那儿，虽然这些信是那么脆薄，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动它一下，只是因为有权撕信的手不在这里。

“现在我们该寻找实验室的暗门!”马尔赛说。

他动手搬开了书架上的全部书籍，结果是白费气力，并没有发现那天苏尔策先生跟他一起走进去的那条秘密通

路。他把所有的雕花墙板都一块一块推了一下，又从火炉边拿起了一根铁棒，把墙板都一块块揭下来，结果还是白辛苦一场！他再把墙壁的每个部分都敲了一遍，想听听哪儿有空洞的地方，也还是没有结果！这就说明一定是苏尔策先生感觉他的实验室的暗门不再是只有自己知道而不放心，所以把它堵死了。

但是他一定另外又开了一道门。

“在哪儿呢?……”马尔赛心想，“只可能在这儿，因为阿尔米纽斯和西吉梅尔把信件都送到这儿来的！那么，我离开以后，苏尔策先生一定仍旧住在这间屋子里！他的脾气我是摸透了的，他把从前的通路砌死以后一定会就近另外开一条，以避人耳目！……地毯下面会不会开一个暗门？”

地毯上没有任何割开的地方。他把钉子都拔掉，把地毯卷了起来，把每一块地板都检查到了，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谁告诉你出口在这间屋子里？”奥克达夫问。

“我觉得是在这儿，而且很肯定!”马尔赛回答。

“那么我只有把天花板也检查一番。”奥克达夫说，随着就登上一把椅子。

他打算爬到挂灯上去，用枪柄敲一敲装饰在天花板中央的大雕花边，看看有没有可疑的地方。

奥克达夫的双手刚抓着那镀金的灯台，不由得大吃一惊，手里的吊灯居然垂落下来了。天花板也跟着落下来，上面露出一个大洞，一架轻巧的钢梯从洞里自动降下来一直落到地面。



奥克达夫吊在挂灯上。

它好象在邀请人们上去。

“来吧，我们找到了!”马尔赛镇静地说，一面立刻爬上梯子，他的同伴紧紧跟在后面。

18
胜利的果实

钢梯的最上一级就勾在一间宽大的、密不通风的圆形屋子的地板上。这间屋子的橡木地板中央开着一个圆形窗洞，上面镶着厚玻璃，有一股炫目的白光从下面透射上来，要不然一定会黑得什么都看不见。那个玻璃圆盘就象一个正对着太阳而被照得清清楚楚的皎洁的月球。

封闭在这几堵墙壁之中的是死一样的沉寂，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这两个年轻人以为来到了一间通墓穴的屋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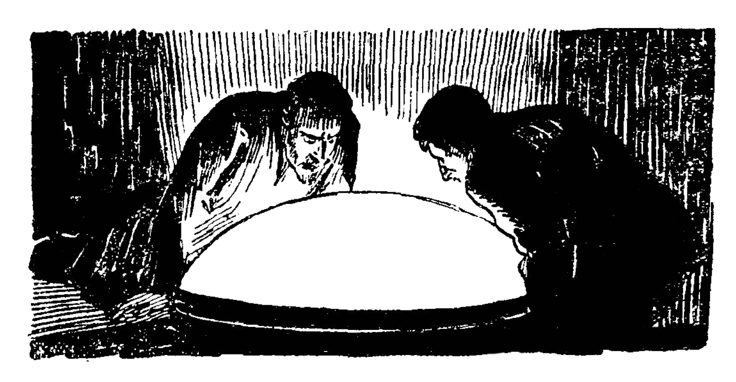
马尔赛没有立刻走近那发亮的玻璃圆盘，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就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确信他到斯达尔施塔特来寻找的难以窥破的秘密就要在那里出现!

他仅仅迟疑了一刹那的工夫。就和奥克达夫走过去跪在圆盘旁边，低下头去仔细察看底下的那间屋子。

一幅又恐怖又想象不到的景象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这个玻璃圆盘的两面都是凸出的，好象一个透镜，透过它所看到的东西都大得惊人。

这就是苏尔策先生的秘密实验室。室里有一盏巨大的电灯，从一个钟形的真空泡里发着光，有一个极强的电池供



马尔赛和奥克达夫俯在巨大的透镜上。

应着电流；那透过仿佛一面灯塔的反光镜似的圆盘而照射上来的强烈的光芒就是从这盏电灯发出来的。在屋子当中，在这炫目的光耀中，有一个由于透镜的折射而大得可怕的人，——有点象一个利比亚沙漠中的狮身人面像，他活象一块大理石似的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在这个幽灵周围的地面上，散布着一大片炮弹碎片。

毫无疑问！……这是苏尔策先生，从他的可怕的大嘴和他的发亮的牙齿可以认出来。但是这个大得象巨人似的苏尔策先生已经窒息了，因为他的骇人的炮弹有一个爆炸了，他的身体已经被一种可怕的冷气冻僵了！

钢王坐在他的桌子前面，手里拿着一支大得象标枪似的钢笔，他好象正在写字！要不是他那肿胀的眼睑下的目光呆滞和嘴唇木然不动，别人会以为他还活着。这具死尸就象人们在两极地带的冰块中发现的古代巨象的化石，一个月来它始终藏在那儿，没有任何人看见。他周围的一切：细颈瓶里的化验物，蒸馏器里的水，盆里的水银都冻结起

来了！

虽然这幅景象那么可怕，马尔赛还是露出了一种庆幸的神色，他想到他们能有机会在外面观察实验室内部的情形真是万幸，要是进到里面去的话，奥克达夫和他一定也要死在那里了。

那么这件惊人的意外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当马尔赛注意到四散在地板上的那些弹片尽是一些碎小的玻璃片的时候，他很快就明白了：苏尔策先生的这种盛有液体碳酸的窒息弹的内壳，由于必须经得住大得惊人的压力，所以是用一种阻力要比普通玻璃强 10 倍到 12 倍的特制玻璃做的，但是这种玻璃有一个缺点——这缺点新近才被发现：它有时候会由于一种神秘的分子活动的作用而突然爆炸，而这种爆炸的原因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放在实验室里的炮弹可能就是发生了这种爆炸，但更可能是由于炮弹内部压力太大因而引起爆炸的。爆炸时液体碳酸突然减去压力而回到气体状态，需要吸收大量的热，因而引起周围温度的急剧下降。

爆炸引起的这一切后果一定是很突然的：苏尔策先生突然中毒以后，他的身躯处在零下一百度的寒温中很快就僵化了，所以他仍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特别引起马尔赛注意的一点是钢王丧命的时候正在写字。

他用那支现在还拿着的笔在这张纸上写的是什么呢？看看这样一个人物的最后一个思想，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这倒是很令人感到兴趣的事。

但是怎样才能拿到这张纸呢？把发光的圆盘打破而到实验室里去那是万万试不得的。在极大的压力下聚在里面的碳酸气一定会突然冲出来，人被这种不能呼吸的气体包围以后一定会窒息而死。这无疑是自寻死路，而且取得那张纸后也不见得能得多大好处，为了这点冒这么大的险，显然是不值得的。

不过，虽然不能从僵硬了的苏尔策先生那儿取得他亲手写下的最后几行字，但是要知道它的内容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经过透镜的折射后，字迹一定已经放大了，可以设法辨认出来。那被强烈的电灯光照得雪亮的圆盘不就在眼前吗？实验室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被它所反射的强烈的光线照得清清楚楚。

马尔赛认得出苏尔策先生的笔迹，他辨认了一会以后终于看出了下面的十行字。

苏尔策先生所写的与其说是指示不如说是命令：

> 命令 B，K、R，Z 提前 15 天完成破坏法兰西城的计划。——接到这个命令后，立刻按照我所布置的一切切实执行。——这次试验必须迅速、有效、周到、完善。——我决定的一切不得有丝毫更改。——我要法兰西城在 15 天内变成一座死城，不容许有一个居民活下来。——我需要一座现代的庞贝城，并且要使全世界对此感到恐怖惊惧。——只要切实遵照我的命令行事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
> 你把沙拉赛恩医生和马尔赛·勃鲁克曼的尸体送来。——我要看到它们，一定要得到手。
>
> 苏尔……

他的名字没有签完；最后一个“策”字和照例的缩写签字式都没有写上。

在这样一幅奇怪的景象前，在一个为非作歹的“天才”所创造的这幅近乎幻境的景象前面，马尔赛和奥克达夫看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可是终究还得撇开这悲惨的一幕。

两个朋友非常激动地离开了实验室上面的这间屋子。

迟早有一天，电流断了，电灯熄灭了，那时候，这个坟墓就将完全为黑暗所笼罩，只有钢王的尸体——这一具干瘪得跟两千年都不会腐烂的法老[①]的尸体一样的木乃伊孤独地留在那儿！……

奥克达夫和马尔赛给西吉梅尔松了绑，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反倒弄得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一小时以后，两个人离开了斯达尔施塔特，踏上归途，当天晚上就回到了法兰西城。

沙拉赛恩医生正在他的工作室里工作的时候，有人通报他说两个年轻人回来了。

“让他们进来！”他叫道，“快让他们进来！”

他看见他们两个的第一句话是：

“怎么样？”

“医生，”马尔赛回答他说，“我们从斯达尔施塔特带给您的消息是会使您永远放心的。苏尔策先生已经完了！他死了！”

① 《圣经》中称古代埃及王为法老。埃及王的尸体都涂有香料，不会腐烂。

“死了!”沙拉赛恩医生叫起来。

这位好心肠的医生，站在马尔赛前面，沉默了一会儿，一句话不说。

“我的可怜的孩子，”他恢复神志以后，对马尔赛说，“你知道，我听了这个消息本来应该高兴的，因为它使我们避免了我最厌恶的东西——战争，而且是一场非正义的、没道理的战争！但是你知道，和常理相反，这个消息却使我感到难过！唉！为什么一个禀赋非凡的人竟会是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他不把自己的少有的智慧用在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上呢？你想，损失了多少力量啊！要是当初我们能把这些力量和我们团结在一起，并且使它有一个跟大家一致的目标的话，原可以发生很好的作用的。这就是当你对我说‘苏尔策先生死了’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现在，好孩子，你把关于这个意外结局的一切尽你所知的告诉我吧!”

“苏尔策先生死在一间神秘的实验室中，”马尔赛说道，“由于他的鬼聪明，这间实验室的结构十分奇妙，在他生前，没有人能够进得去。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间实验室，因此也就没有人能进去救他。于是他就成了把一切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里的独裁制度的牺牲品，他错以为凭这种独裁就能使自己成为他的全部事业的唯一的首脑，没想到这种独裁制度，会有一天，忽然反过来跟他和他的理想对立起来!”

“这是必然的结果!”沙拉赛恩医生回答。“苏尔策先生所根据的是一种绝对错误的理论。事实上，一个最好的政府应该是在自己的领袖去世以后很容易找到接替人，并且

由于这个政府各个机构没有任何秘密，因而能继续照常进行一切工作。你认为对不对？”

“您知道，医生，”马尔赛回答，“斯达尔施塔特所发生的一切正好证明了您刚才所说的话。苏尔策先生是死在他的写字台前的，这张写字台是钢城的中心，他平常就坐在这里发布命令，这些命令从来不经过讨论，但是全城都得服从它；他死了以后，还是坐在这张写字台前面，他的样子就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我猛一见的时候还以为这个幽灵要对我说话呢！……发明家成了自己的发明品的牺牲者了！他是被一个本来要用来毁灭我们的城市的炮弹炸死的！就在他正要签发最后一道破坏令的时候，他的武器在他自己的手里爆炸了！这个命令，您听着！”

马尔赛把自己抄下来的苏尔策先生亲手所写的那几行可怕的字句高声念了一遍。

然后，他补充说：

“如果我当时还不能肯定苏尔策先生已经死了的话，还有一件事也会很好地向我证明，这就是：他周围的一切都已失去生命了！斯达尔施塔特的一切都死了！那里好象是一座睡美人[①]的宫殿，酣睡使得一切生命都停顿、一切活动都中止了！在主人昏迷不醒的同时，仆人们，甚至连一切用具也都昏睡过去了！”

“是的，”沙拉赛恩医生答道，“上帝在这件事情上主持了公道！苏尔策先生的死是因为他不择手段地急于要向我

---

① 法国著名文学家查理·贝罗所写的神话：有一位公主中了一个女巫的魔法而沉睡不醒。

们开火，他过于冒进，收不住脚了!”

“的确，”马尔赛回答，“但是这些过去的事我们不要再去想它了，现在来看看眼前的事吧：苏尔策先生已经死了，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和平，而对于苏尔策先生所建设的令人赞叹的一切来说则意味着毁灭，暂时虽还没有毁灭，却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了。这是由轻率种下的祸根，一种跟钢王想出来的那些东西一样惊人的轻率。一方面是他自己的成功，一方面是他对法兰西和对你的仇恨，这两样东西使他冲昏了头脑，使他对自己的武器还没有充分把握就大量供给一切可能与我们为敌的人。但是，虽然如此，虽然他的大部分债务要很久才能还清，我相信只要有一双有力的手，就可以使斯达尔施塔特重新站立起来，并且把它为罪恶目的而聚集起来的力量用在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上。苏尔策先生只有一个有可能承继他的人，医生，这个承继人就是您。对于他所建立的一切不应该任它废弃。世界上的人们都认为敌人的灭亡对自己只意味着一点：就是从中捞取好处。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相反地，我们必须从这件正在毁灭的庞大的事业中救出一切能对人类有利的东西，我想您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自己则已经准备把我的一切都献给这桩事业。”

“马尔赛说得对。”奥克达夫紧紧握着他朋友的手，回答说。“要是父亲同意的话，我准备在马尔赛的指挥下工作。”

“我赞成你们的主张，亲爱的孩子们。”沙拉赛恩医生说。“对，马尔赛，资本我们不会缺少的，多亏你，我们在新生的斯达尔施塔特要有一个军火厂，一个使得今后世界上

再没有人敢侵犯我们的军火厂！我们将成为最强大的人，同时，我们也要尽力使自己成为最富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们要使周围的人都热爱和平和正义的事业。啊！马尔赛，多么美好的理想！当我想到有了你、跟你在一起我就能够实现一部分这种美好的理想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是的！为什么我没有两个儿子！……为什么你不是奥克达夫的兄弟！……我认为只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没有一件事情是办不到的！……”

19
一件家务事

在讲述这件故事的过程中，可能对于几位主人公的私生活讲得不太多，因此我们现在很有理由回过头来谈谈他们的事。

应该告诉大家，好心肠的医生虽然已献身于集体的事业、献身于全人类的事业，但他对个人的问题也并不是完全不考虑的，甚至他在实现自己理想的途中刚刚飞跃了一大步的时候也还是考虑到的。所以当马尔赛在听了他最后几句话而脸色忽然发白的时候，马上引起他的特别注意。他的目光搜索着年轻人的眼睛，他要从他的眼睛里找出这一阵突然的激动所包含的意义。年轻的工程师沉默不语，年老的医生以同样的沉默来表示自己的疑问，他大概要等年轻人来打破这种沉默。但是马尔赛用坚强的意志努力克制自己，不一会就冷静下来了，脸色也恢复了正常，他这会儿

的态度完全是一种正在等待对方继续谈下去的样子。

沙拉赛恩医生看到马尔赛马上又恢复了常态，大概有点忍不住了。他走近了他的青年朋友，然后以一个医生惯有的动作，握住了他的胳膊，好象要给一个病人按脉似地；平常当他给病人按脉的时候，不管他聚精会神地按脉或者只预备随便按一下，都是这种样子。

马尔赛虽然不太明白医生的意图，却一任他握住自己的胳膊，还是不开口。

“我的好马尔赛，”他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对他说，“关于斯达尔施塔特未来的命运，我们以后再继续讨论吧。不过一个人即使已经献身于改善全人类的命运的事业，他还是可以同时关心他所爱的、他最亲近的人的命运的。有一件事情，我认为现在应当跟你说了：不久以前，有人来向一个年轻女孩子的父母提亲——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我一会儿再告诉你。这是一年来第二十个了，在这些提亲的人里面，大部分都是不错的，即使最爱挑剔的人也可以答应下来。但是当这个女孩子的父母来征求女儿的意见的时候，她的回答却是‘不’，永远是‘不’！”

这时候，马尔赛把一直被医生握着的手腕挣脱了出来，动作显得有点粗暴。

但是，医生也许是觉得对于他的病人的病情已经诊断出来了，也许是根本没有理会到年轻人既抽回了胳膊，也收回了对医师的信任，他继续叙述下去，好象没有注意到这件小小的意外。

“后来，那个女孩子的母亲终于对女儿说：‘那么至少得

把你一次一次拒绝的理由跟我们说说。论教育、财产、地位和相貌，哪样也不差呀！为什么你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就那么坚决、那么肯定、那么干脆地拒绝了呢？你平常在别的事情上可不是那样的呀！’

“年轻的女孩子是一个头脑清楚、心地正直的人，在母亲的盘问下终于决定说出来，不再闷在心里了。她说：

“‘我对您说“不”是老老实实的回答，亲爱的妈妈，就跟我要是真的从心眼儿里愿意的话，我就会老老实实地对您说“好”一样。我同意您的话，您对我提起的很多人确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可以应允的，可是我认为这些求婚的人主要不见得是为了我本人，而是因为我们家是城里最体面的也就是说最有钱的人家，所以才来提亲的。我想到这里，就不愿意答应他们的要求。您既然要想知道，我就跟您直说吧：我一直等待着一个人，但是这些求婚的都不是，我还在等待着，不过，很不幸，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够等到这个人的话，恐怕也要在很远的将来！’

“‘什么！我的小姐，’大吃一惊的母亲说，‘你……’

“她没有说下去，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对，只好转向她的丈夫，她的眼光显然是向他求援。

“但是，她的丈夫，不知道是不想加入这场争辩，还是认为应该在他插嘴以前，让母女两个谈得更明白些，他装出一点都不明白的神气，装得那么象，以致可怜的孩子窘得脸都红了，也许还有点发火吧，她忽然决定把一切通通说出来。

“‘我已经跟您说了，亲爱的妈妈，’她说下去，‘我所期望的那门亲事很可能要等许久，甚至永远等不到也不是没有

可能的。我还告诉您：对方迟迟不提出来，即使永远不提出来，我也不感到惊讶或者认为是受屈。人们说我太富裕了，这正是我的不幸，对方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所以他不提出来，他是对的。他要等我们先……’

“‘为什么不向我们提呢。’母亲打断女儿的话说。她怕听她的女儿已经说到嘴边的话，她大概是故意打断她，不愿意她说下去。

“这时候她的丈夫加入谈话了。

“‘亲爱的朋友，’他亲切地抓起了妻子的双手，‘这应该怪你，你的女儿一向非常听你的话。她差不多一生下来就总是听你夸奖一个又漂亮、又勇敢、等于是我们家里的男孩子。你又使得大伙儿也都看重他的性格的坚强。同时当你的丈夫也赞扬他的杰出的智慧、感激地谈到表示出这个孩子对他的忠诚的无数事迹的时候，你总是在一边附和！要是你的女儿对于这位被自己的父母说得这么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不重视的话，那岂不是没有尽到女儿的本分吗！’

“‘啊！爸爸，’这时候年轻的女孩子叫喊着，扑到她母亲的怀里，掩盖她的不好意思，‘您既然已经猜着我的心事了，为什么还要逼着我说！’

“‘为什么？’父亲说，‘就为了我喜欢听你自己说出来，我的小宝贝，为了使我更加肯定自己没有弄错，为了好告诉你，也让你的母亲告诉你：我们同意你的决定，你的选择完全对我们的心思。而且为了使得那个虽贫穷而高尚的人不必提出这个有伤他的自尊的要求，这件事情由我来向他提出，——是的，我来跟他说，因为我了解他的心事就跟了解

你的心事一样清楚，所以你放心吧！一有适当的机会，我就会问马尔赛是不是愿意做我的女婿！我想他不会不愿意的……’”

故事最后这样突然地结束是马尔赛没有料到的，他好象被一个弹簧弹了一下似地霍地站了起来。奥克达夫默默地握着他的手，沙拉赛恩则向他张开了双臂。年轻的阿尔萨斯人脸色变得煞白，简直象死过去了似的。但是，有一些精力特别旺盛的人们，当幸福之神没有事先对他们打招呼叫他“小心”，就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可不就是这种样子吗?

结　语

法兰西城已经解脱一切顾虑了，它跟所有的邻邦都和平相处，行政方面管理得有条有理，到处洋溢着欢乐，由于居民们才德兼备，全城已达到了繁荣的高峰。法兰西城的人民享受到这种幸福是完全应该的，没有人忌妒他们，而且由于他们的力量强大，连最好战的分子也都对他们表示尊敬。

钢城在苏尔策先生的魔掌统治的时候，只是一个恐怖工厂，一个可怕的破坏性的机构。但是，靠了马尔赛，它已经顺利地整顿好了，现在斯达尔施塔特已经成为实用工业部门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生产中心了。

马尔赛和香妮结婚一年以来，成了一个非常快乐的丈夫。他们生了一个孩子，这更增添了他们的幸福。

至于奥克达夫，他一切都听从妹夫的指导，并且竭尽全力来帮助他。他的妹妹正在撮合他跟自己的一个朋友的婚事，她的朋友除了长得可爱以外，还是一个有见识、明白事理的女子。有了这样的品质就可以保证她的丈夫不会再走邪路。

这样，医生和他的妻子的愿望完全实现了，他们可以说

已经达到了幸福的顶峰，如果荣誉也曾经是他们的诚实的愿望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也已经达到了荣誉的顶峰。

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未来是属于辛勤劳动的沙拉赛恩医生和马尔赛·勃鲁克曼的，法兰西城和斯达尔施塔特这两个模范的城市和工厂，将永远流传下去，成为后世人们的榜样。